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庾 子 山 集

(五)

庾 信 撰
倪 璠 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0020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庚子山集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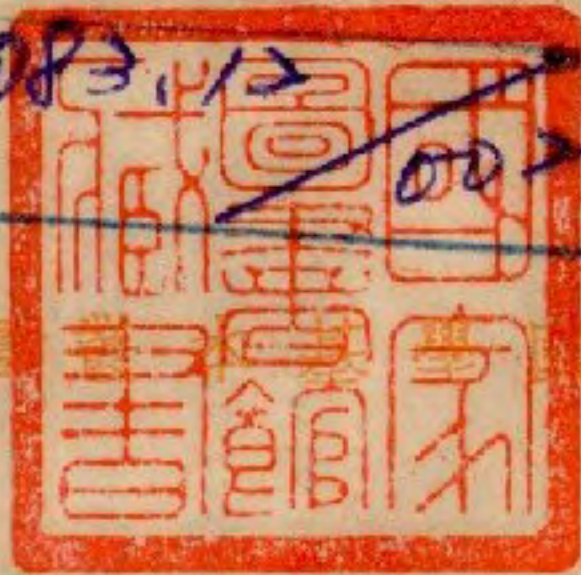
庚信撰
倪蟠注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5435

類號

083.12
~~0020~~





457 / 11 1988

庾子山集卷之十三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碑文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隋書地理志云河南郡陝縣後魏置陝州弘農郡周明帝紀云二年春於弘農置陝州庾信本傳云出為弘農守此篇及下
 溫湯碑皆為弘農太守時作也五張者張元高子兄弟五人捨宅為寺故以為名寺者寺本華題釋名曰寺嗣也謂治事者
 相嗣續於其內也故天子有九寺僧史略云鴻臚寺本禮四尺遠國之邸舍尋令別擇洛陽西雍門外蓋一精舍以白馬馱
 經來故用白馬為題本是司名西僧乍來權止公司移入別居不忘其本還標寺號經者梵音素怛嚩或蘇怛囉者華言線
 蓋取貫穿攝持義也又梵云脩多羅或脩妬路者秦言契謂上契理下契根故言經者具三義謂久通由也肇云經常也謝
 靈運云經者由也律也通也謂言由理生理由言顯學者神悟從理教而通矣藏者梵云俱舍或云比咤或云摘迦此翻為
 藏經律論謂之三藏又辟支佛藏菩薩藏聲聞藏名三藏又阿含毗尼阿毗曇為三藏四教義稱阿含即定藏毗尼即戒藏
 阿毗曇即慧藏藏者攝也謂攝人攝法故包含攝持之義時寺主法映及洛州刺史張隆等於寺中造一切法輪子山出守
 此邦逢茲佛會遂相
 請託有此碑文也

碑文

004758686

蓋聞如來說法萬萬恆沙。

如來佛號佛有十種名稱功德如來十號之一也。梵云多陀阿伽陀亦云怛闍阿竭。後秦翻爲如來。恆沙喻多也。維摩經曰名爲多陀阿伽陀。肇曰秦言如來亦云如去。如法而來如法而去。古今

不改千聖同轍故名如來亦名如去。什曰多陀阿伽度。秦言如來亦言如去。如法知如法說故名如也。諸佛以安隱道來此佛亦如是來。彼佛安隱去此佛亦如此去也。竺道生注曰如者謂無復有如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爲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法華經曰佛以恆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爲一佛土。又曰其數如恆沙。又曰爾時他方國土諸來菩薩過八恆河沙數於大衆中合掌作禮而白佛言我等於佛滅後在此娑婆世界護持經典當於此土而廣說之。佛言不須汝等護持此經我娑婆世界自有六萬恆河沙菩薩一一菩薩多有六萬恆河沙眷屬能於我滅後護持誦讀廣說此經。佛說是時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國土地皆振裂而於其中有無量千萬億菩薩同時涌出身皆金色三十二相無量光明先盡在此娑婆世界之下虛空中住聞佛所說音聲從下發來一一菩薩皆大衆唱導之首各將六萬恆河沙眷屬如是等比無量無邊算數譬喻所不能知。又曰我說是如來壽命長遠時六百八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衆生得無生法忍。四天下微塵數菩薩四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按恆沙喻如一佛國恆河沙數乃至如四天下微塵數言如來說法菩薩四衆護持經典如萬萬佛國恆河沙數之多也。

菩薩轉輪生生世界。

菩薩梵語具足云菩提薩埵。此云覺有情。從行

立稱。梵云斫訖羅。此土翻輪。凡佛有所說皆名轉法輪。生生猶言衆生之類。楞嚴稱世爲遷流。界爲方位。過去未來現在名世。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名界。僧肇維摩經注曰菩薩正音云菩提薩埵。秦言大心。衆生有大心入佛道名菩提薩埵。無正名譯也。大毘婆沙論云何名法輪。答是法所成。故法爲自性故名法輪。如世間呼金輪等輪。是動轉不住義。捨此離彼義。能伏怨敵義。又圓滿義。爲轂輻輳三事具足。故輪體法。卽八聖道支也。初名小乘法輪者以戒爲先。次大乘法輪者以智爲先。華手經曰爾許芥子所墮世界合成一器。中滿細沙尙可數知。而此菩薩所可勸請諸佛轉於法輪。脫度衆生是不可數。又以珠輪衆寶華輪香輪金銀綵畫木輪。上佛請轉法輪遊於十萬無量世界勸請諸佛轉於法輪。度脫衆生者豈異人乎。今此發心卽轉輪菩薩是也。維摩經曰三轉法

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天人得道此爲證。三寶於是現世間。佛國記曰。凡佛有四處。一者成道處。二者轉法輪處。三者說法論議。伏外道處。四者上忉利天爲母說法處。餘則隨時可現焉。思益經曰。當知是人轉法輪。如轉輪王。按思益經此文。及大毘婆沙論言。如世間呼金輪等輪者。俱舍云。轉輪王有四種。金銀銅鐵輪。領一三四洲。諸佛轉於法輪。若此等輪矣。魏收釋老志序曰。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粗鄙。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至無生。而得佛道。文殊問經曰。有二世。一衆生世。卽一切衆生也。二行世。卽衆生住處。大論明三種世間。一者五衆。二者衆生。三者國土。問之與界。名異義同。問是隔別。問差界。是界畔分齊。界有二種。一者十界。二者三界。十界者。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天。此名六凡。聲聞緣覺菩薩佛。此名四聖。二三界者。一欲界。飲食睡眠姪慾。於此三事。希須名欲。若有情界。從他化自在天。至無間獄。若器世界。乃至風輪。皆欲界攝。二色界者。形質清淨。身相殊勝。未出色籠。故名色界。三無色界者。於彼界中。色非有故。此云生生世界者。按諸經皆序衆所知識。以爲會證。一佛土有百億四天下。一四天下各有釋梵。并諸天龍神。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在座聽法。此於諸經皆然。難可徧指。言佛轉法輪時。世界生生之類。皆來聽法也。

豈直優波提舍。祇夜

脩多而已哉。

優波提舍。此云逐分別所說義。翻論義。祇夜。此云重頌。亦曰應頌。卽伽陀伽陀。此云孤起。亦曰諷頌。舊曰偈。從正立言頌。脩多羅。此云契經。或云脩單蘭。或云脩妬路。或名素怛覽。或以經字翻脩多羅。卽長文散說也。法華經

曰。或說脩多羅伽陀。及本事譬喻。并祇夜優波提舍經。按十二分教。亦云十二部經。一脩多羅契經。二祇夜應頌。三和伽羅受記。四伽陀諷頌。五陀羅因緣。六優陀耶自說。七伊目多本事。八闍陀伽本生。九毘佛略方廣。十阿浮達磨。未有十一婆陀譬喻。十二優波提舍論義。若小乘只有九部。無自說授記方廣等言。是以熙連禪河。質多羅樹。

長阿含經曰。世尊入拘尸城雙樹間。敷置牀座。佛取滅度舍利。出城北門。渡熙連禪河。到天冠寺。而

是以熙連禪河。質多羅樹。

闍維之。釋法顯佛國記曰。拘那竭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般泥洹。水經注引此作希連禪河。大經云。三十三天。有波利質多羅樹。其根入地。深五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其香開敷。香氣周徧五十由旬。又翻間錯莊嚴。衆雜色華。周匝莊嚴。

法華文句指此
七處八會二清疑作四說
佛度跋陀羅此云覺賢於揚州謝司空寺翻梵本三萬六千頌成晉經六十卷三十

四品八會至唐證聖元年于闐三藏實又難陀此云喜學於東都佛授記寺再譯舊文兼補諸闕計益九千頌通舊總四萬五千頌合
成唐本八十卷三十九品九會子山後周時人在唐以前所見晉譯故云七處八會若唐譯則有九會矣云七處八會者按經文初會

菩提場說經為一處二會普光明殿為一處三會切利天為一處四會夜摩天為一處五會兜率天為一處六會他化天為一處八會
逝多林為一處凡七處其八會之中第七重會普光明殿與第二會同處是七處八會也三清疑作三請按法華經舍利弗三請而佛

三止之至四乃說故云三請四說法華經曰爾時世尊從三昧安祥而起告舍利弗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舍利弗
取要言之無量無邊未曾有法佛悉成就止舍利弗不須復說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慇懃稱歎諸佛第一方便甚深微

妙難解之法我自昔來未曾從佛聞如是說今者四眾咸皆有疑惟願世尊敷演斯事爾時佛告舍利弗止止不須復說若說是事一
切世間諸天及人皆當驚疑舍利弗重白佛言世尊惟願說之佛復止舍利弗若說是事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當驚疑增上慢比

丘將墜於大坑爾時舍利弗重白佛言世尊惟願說之今此會中如我等比百千萬億世世已曾從佛變化必能敬信長夜安隱多所
饒益爾時世尊告舍利弗汝已慇懃三請豈得不說汝今諦聽善思念之說此語時會中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五千人等即

從座起禮佛而退所以者何此輩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有如此失是以不住世尊默然而不制止佛告舍利弗諸
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諸世尊惟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惟以佛之見知示悟眾生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

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一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又按
法華經如來壽量品彌勒菩薩亦三請不止而告之言
皮紙骨筆木葉山花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曰王城東南行八日如來投
身餓虎之處山頂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

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國剝皮為紙折骨為筆處阿育王起塿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西陽雜俎
曰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婆力又貝多二者多梨婆力又貝多三者部婆力又多羅梨並書其

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爲葉。貝多婆力叉者。漢言葉樹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嵩山記稱嵩高等中有思惟樹。卽貝多也。雜俎又曰。西域書六十四種。有樹葉書。西域記曰。多羅樹林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翻譯云。多羅。舊云貝多。此翻岸刑。如此方樓欄。直而且高。長八九十尺。花如黃米子。象負之所未勝。龍藏之所不盡。言經籍之多也。大智度論云。那伽或名龍。或名象。是五千阿羅漢諸羅漢中。最

大力。以是故言如龍如象。水行龍力大。陸行象力大。故負荷大法者。比之龍象。別行疏云。龍有四種。一守天宮殿。持令不落。二與雲致雨。三地龍。決江開瀆。四伏藏。守轉輪王大福人藏也。此云龍藏者。是伏藏龍。如龍樹菩薩入龍宮看藏。見華嚴三本矣。雖復

銀函東度。金甃南翻。

神仙傳曰。陰長生裂黃表寫用經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此云銀函者。亦謂佛經封以白銀之函也。長阿含經曰。爾時福貴被二黃金甃。價值百千。卽從座起。長跪叉手而白佛言。今如此甃。奉

上世尊。願垂受納。佛告福貴。汝以一甃施我。一施阿難。爾時福貴承佛教旨。一奉如來。一施阿難。佛愍彼故。卽爲納受。爾時世尊爲福貴說法。示教利喜。已卽從座起。頭面禮足。歡喜而去。其去未久。阿難尋以黃金甃奉。上如來。如來哀愍。卽爲受之。被於身上。云東度者。佛居西域。謂中國爲東。言佛教入中國也。樓炭經曰。蔥河以東。名爲震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得名也。翻譯云。震旦。或云真丹。或云旃丹。華嚴音義翻爲漢地。琳法師云。東方屬震。是日出之方也。云南翻者。按天下有四樓炭經說。須彌山北。天下名鬱單越。東名弗於逮。西名俱耶尼。南名閻浮利。閻浮利。樹名。西域記云。北拘盧洲。東毗提訶洲。西瞿尼洲。南瞻部洲。瑞應經云。迦維羅衛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按佛生迦維。在南方閻浮利世界。地居天中。自稱中國。此云南翻。蓋翻以彼土之言。謂東度。則譯以華言。南來。則翻以梵。秦景遙傳。竺蘭私記。高僧傳曰。漢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遣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尋訪佛法。又曰。竺法蘭中。語也。天竺人也。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中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相隨間行而至。既達洛陽。

便善漢言。惜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僧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會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惟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惟此爲始也。按佛說四十二章經。後漢迦葉摩騰。竺法蘭同譯。魏收釋老志序曰。孝明

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拜跪之法自此始也

譬猶海水之一珠不下崑山之片玉

言佛法廣大秦景竺蘭諸篇未

盡其萬一也曹子建贈丁翼詩曰譬海出明珠潘正叔贈王元貺詩曰崑山積瓊玉呂氏春秋曰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高誘曰崑山之玉燔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玉之美者也史記龜策傳曰王獨不聞玉犢隻雉出於崑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

夫法雲深藏師子雷音

法雲彌布徧覆之義深藏所謂法海藏也師子梵云僧伽彼或云叻多又僧伽梁云小師子即狻猊也佛稱人中師子雷音者如來具五種聲之一也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劉蚪法華經注曰雲譬

應身菩薩處胎經曰金翅鳥從龍子到海宮殿彼有七寶塢諸佛所說諸法深藏維摩經曰諸佛威神之所建立為護法城受持正法能師子吼名聞十方又曰演法無畏猶師子吼其所講說乃如雷震肇曰師子吼無畏音也凡所言說不畏羣邪異學喻師子吼眾獸下之師子吼曰美演法也又曰師子吼菩薩雷音菩薩如是等三萬二千人從餘四天下來詣佛所而為聽法彼時佛師子之座蔽於一切諸來大眾師子智度論云佛為人中師子凡佛所坐若牀若地皆名師子座夫師子獸中獨步無畏能伏一切佛亦如是於十六種外道一切人天中一切降伏得無所畏故稱人中師子爾雅郭注云師子出西域法華經曰震實法雷音

梵志往生聲聞說戒

梵志者謂淨行志道梵是西音清淨之謂梵志此云淨裔即婆羅門聲聞猶言弟子下乘名也普門

疏云婆羅門此云淨行初種族山野自閑故人以淨行稱之肇曰秦言外意其種別有經書世世相承以道學為業或在家或出家多恃己道術我慢人也應法師云此訛略也具云婆羅賀摩拏義云承習梵天法者其人種類自云從梵天口中生四姓中勝獨取梵名惟五天竺有餘國即無諸經中梵志即同此名正云淨裔稱是梵天苗裔也瑞應經曰迦葉二弟問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按瑞應稱迦葉初為事火外道嘗稱佛是大沙門神則神矣然未得道故不如我已得羅漢也佛語迦葉汝非羅漢亦不知真道胡為妄自稱貴乎按此知梵志與沙門為二雖有清淨之名然恃己道術自我慢人未得謂得猶為外道未許度脫生死惟阿羅漢於後世更不生不受生死果報此梵志未得羅漢道猶往生也云往生者修行本起經曰精神受形周徧五道一身死壞復受一身是也阿闍

世王經曰。何謂三藏。聲聞藏。辟支藏。菩薩藏。聲聞藏者。從他人聞故。聞其音故。又云。有三藏學。聲聞學者。用有度故。但自明故。戒因緣。經曰。目犍連者。於聲聞中大神足第一。阿難者。世尊亦說於聲聞中多聞第一。瑜伽論云。諸佛聖教。聲爲上首。從師友所聞。此聲教展轉修證。永出世間。小行小果。故名聲聞。攝大乘論云。如來制戒有二意。一爲聲聞自度故。二爲菩薩自度他故。僧肇曰。下乘道非獨覺。要師而後成。故名聲聞。乘亦名弟子乘也。法華論。四種聲聞。一決定聲聞。定入無餘故。二增上慢聲聞。未證謂證故。三退菩提聲聞。退大取小故。四應化聲聞。內祕外現故。釋道安戒因緣經序曰。世尊制戒。必有所因。六羣比丘。生於貴族。攀龍附鳳。雖出家而豪心不盡。鄙悖之行。以斯成戒。按三藏中。菩薩乘爲大乘。辟支聲聞爲小乘。聲聞最下。大乘先智。小乘先戒。佛爲諸弟子結戒。故云聲聞說戒也。此梵志聲聞。一爲外道。一爲小乘。未臻至極。下文羅漢菩提。始稱真人得道矣。

雪山羅漢之論

佛生迦維國。在雪山北。故云雪山羅漢。羅漢者。真人也。長阿含經曰。昔有輪王姓甘蔗氏。聽次妃之譖。擯四子至雪山北。自立城居。以德歸人。

不數年間。鬱爲強國。父王悔憶。遣使往召。四子辭過不還。父王三歎。我子釋迦。因此命氏。按釋迦此云能仁。故瑞應稱佛爲太子。自言國名迦維。在雪山北矣。佛國記曰。蔥嶺冬夏有雪。彼土人人。卽名爲雪山人也。度嶺已到北天竺。四十二章經曰。佛言辭親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爲法。名曰沙門。常行二百五十戒。進止清淨。爲四真道。行成阿羅漢。阿羅漢者。能飛行變化。曠劫壽命。住動天地。修行本起。經曰。蓋聞沙門之爲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情。守戒無爲。得一心者。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謂之羅漢。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屈。難動如地。已免憂苦。存亡自在。太子曰。善哉。惟是爲快。亦見瑞應經及佛國記。大論云。阿羅名賊。漢名破。一切煩惱賊破。復次阿羅漢。一切漏盡。故應得一切世間諸天人供養。又阿名不羅。漢名生。後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羅漢。法華疏云。阿闍經云。應真瑞應云。真人。悉是無生。釋阿羅漢也。或言無翻。名含三義。無明穢脫。後世田中。不受生死果報。故云不生。九十八使煩惱盡。故名殺賊。具知斷功德。堪爲人天福田。故言應供。含此三義。故存梵名。

鷲嶺菩提之法

鷲嶺在王舍城。梵云耆闍

崛山是也。梵云菩提。華言道也。佛國記曰。入谷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頭三里。有石窟南向。佛本於此坐禪。西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於中坐禪。天魔波旬。化作雕鷲。住窟前。恐阿難。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佈卽得止。鳥跡手孔。今悉存。故

曰雕鷲窟山其山峯秀端嚴是五山之最高也大論云耆闍名鷲嶺名頭是山頂似鷲增一佛告諸比丘此山久遠同名靈鷲觀經疏云諸聖仙靈依之而住釋氏西域記曰耆闍嶺山在阿耨達山王舍城東北望其山有兩峯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嶺山山名耆闍鷲也應法師云按梵本無靈義此鳥有靈知人死活故號靈鷲婆沙云其山三峯如仰雞足似狼之迹亦名狼迹又名普賢山白塔山仙人山負重山四十二章經曰觀靈覺即菩提西域記曰在摩竭國尼連河西南十里有樹名菩提長阿含經曰何等時佛生何等時出家何等時成道又云八日如來生八日佛出家八日成菩提按此知菩提言道也僧肇維摩經注曰佛於樹下成道樹名菩提又曰道之極者稱曰菩提秦無言以譯之菩提者蓋是正覺無相之真智乎本無極際

何可勝言

言佛乘不可思議非世間語言文字所能窮究也

弘農五張寺者南陽張元高寓居此地

漢書地志云南陽郡秦置屬荊州

昔者千金之族

見徙五陵大姓之民移家六郡蓋其流也

言張元高本南陽人寓居弘農如五陵豪族六郡良家也三輔黃圖曰高祖都長安徙諸齊田楚屈昭景及諸功臣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貴富人及

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強本弱末以制天下西都賦曰北眺五陵謂長安陽茂平此五陵也漢書曰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

元高五子負荷遺訓

言張元高子兄弟五人也

左氏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離經辨志並是成名入室生光咸能顯德

禮記曰十年視離經辨志搜神記曰中興初有應樞者生四子而盡見神光照社初探試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

有芳名至加以尊承慧業敬受法門

維摩經曰知一切不取不捨入一相門起於慧業僧肇注云決衆生念定諸法相然後說法故繫之以智造心分別法相令入一門故繫之以慧也別本云智業慧業又肇云

言為世則謂之法兄帝同居共捨為寺伽藍肇建即以五張為名

梵云僧伽藍摩或云僧伽羅摩此云衆園五分律云瓶沙王施伽蘭陀竹園為始也園者生植之所佛弟

衆聖所由謂之門

子居之。取住植道本之義也。或云毘阿羅。此云遊止處。

知是城居趙信。仍名趙信之城。殿入蕭何。即號蕭何之殿。

漢書匈奴傳曰。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

故育小王降漢者也。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北至真顏山。趙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漢宮閣銘曰。蕭何韓信曹參。並有殿。見藝文類聚。

加以象馬無恠。衣裘是捨。

報恩經曰。如來為一切父母故。當修難行苦行。

難捨能捨。頭目髓腦。國城妻子。象馬七寶。輦輿車乘衣服。飲食臥具醫藥。一切給與。

春園柳路。變入禪林。蠶月桑。

一作霜。

津迴成定水。

言本住宅。改為佛寺也。六度有禪定。謂布施持戒忍辱精。

進禪定。智慧也。修行經曰。王問太子何如。對曰。在閻浮樹下。一心禪定。又曰。念道清淨。不宜在家。當處山林。研精行禪。毘婆沙論云。禪者。此云普智。謂可得道。亦能棄結。阿毘曇論云。謂以斷結。正觀名禪。三千威儀經曰。坐禪有十事。四閑處。謂山間林下也。詩云。蠶月條

桑。郡國志云。平陽有采桑津。維摩經曰。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什曰。水之為用。除垢去熱。解脫之性。亦除熱去礙。既定意足。湛然滿矣。

平輿雖盛。豈可獨擅二龍。扶風最良。不得專稱五

馬。汝南先賢傳曰。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許虔字子政。平輿人。虔弟劭字子將。襄陽耆舊傳曰。蜀馬良字季常。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以喻五張兄弟矣。

寺主三藏大法師法映。

寺主者。梵云摩摩帝。或云毗呵羅莎弭。此云寺主。僧史略云。詳其寺主。起於東漢白馬寺也。寺既爰處。人必主之。於時雖無寺主之名。而有知事之者。東晉以來。此職方盛。故梁武造光宅寺。召法雲為寺主。

創立僧制。三藏經律論。又菩薩辟支聲聞為三藏。又阿含毗尼阿毗曇為三藏。注並見前。釋道安戒因緣經序曰。阿難出經。分為十二部。又抄十二部為四。阿含阿毘曇鼻奈耶三藏備也。天竺學士。罔弗尊焉。諷之詠之。未墜於地。其大高座沙門。則兼該三藏。中下高座。

則通一通二而已耳。雜阿含經云。何名法師。佛言。若於色言。猶生厭離。欲滅盡寂靜法者。名法師。若於受想行識說。是生厭離。欲滅盡寂靜法者。名法師。三藏大法師者。言學通三藏也。法映僧名。如古法蘭法顯。皆取佛法以為名也。

邑主洛州刺

史張隆等

隋書地理志云河南郡舊置洛州又云洛陽漢已來舊都後魏置司州東魏改曰洛州後周置東京六府洛州總管按刺史治總管府控督諸州郡守所治惟一郡之地時子山為弘農守張隆為洛州刺史陝州弘農並隸洛州也

財

行法檀

一作財法行檀

身心罄竭

財行謂財施法檀謂法施也法界次第云檀那秦言布施布施有二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財施者所謂飲食衣服田宅六畜奴婢珍寶一切己之所有資身之具及妻子乃至身命屬他為他財物故

云捨身猶屬財施有所須者皆能施與皆名財施也法施者若從諸佛及善知識聞說世間出世間善法若從經論中聞若自以觀行故知以清淨心為人演說皆名法施一作財法行壇者亦謂財法二施也又維摩經什曰施有三種一財施二心施三法施以財施人名為財施慈心等心與人樂名為心施說法利人名為法施此云身心罄竭兼心施也

兼化鄉邑道俗數千敬造一切德輪見成二百餘部琅笈

一作雷篆雲書

金繩玉檢削蒸栗之簡裝酸棗之珠

禹貢云球琳琅玕孔傳云琅玕石而似玉山海經曰崑崙山有琅玕樹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笈書箱也史記云蘇秦負笈從師謝承後漢書曰

袁宏負笈尋師高弘負笈單步郎余負笈賣卜徐穉負笈赴弔又蘇章李固包咸並有負笈之事此云琅笈猶玉箱矣晉書衛恆四體書勢曰勢似凌雲法華經曰黃金為繩以界入道白虎通曰封禪金泥銀繩或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漢書孟康注曰有金策石函金繩玉檢之封焉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竊見玉書稱美玉自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按此知蒸栗之簡謂黃玉簡也魏志東巨傳曰夫餘國出美珠珠大者如酸棗言此經藏皆七寶莊嚴也

並入香城咸封禪閣

摩

經曰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恆河沙佛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為第一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禪閣注見下文僧徒雲集不遠燉煌之城句

坐堂伏檻

羌非湘水之神綠房紫的足擬恭王之殿

宋玉招魂曰坐堂伏檻臨曲池羌非疑作差非又按楚人語辭有稱羌者離騷曰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王逸注曰羌楚人語詞也猶言鄉何為也楚詞稱羌者

非一王逸魯靈光殿賦曰綠房紫的序云魯靈光殿者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

高掌西望長河北臨

張衡西京賦曰巨靈轟震高掌遠蹠以流河曲薛綜曰巨靈河神也

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擘開其上足踣離其下中分爲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跡於今尙在

鼎氣常浮爐煙咸起

言河水上蒸如浮鼎氣華山出雲若起爐煙也

戶牖寥廓吹萬龍

門之風梁棟崢嶸落實

一作客

河源之樹

甘泉賦曰閑闐闐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師古曰寥廓宏遠也崢嶸深邃也莊子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

魚莫能上上則化爲龍矣世說曰李元禮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又按釋氏亦有稱龍門者高僧慧持遠法師之弟性格清峻解行並高領徒千人凡有升堂入室者皆號登龍門漢書西域傳曰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云河源之樹者卽所謂閻浮提樹也大論云閻浮樹名提名爲洲此洲上有此樹林林中有河底有金沙名閻浮檀金以閻浮樹故名閻浮洲長水云或云閻浮果汁點物成金因流入河染石爲金左氏傳曰我落其實而取其材

僧徒雲集不遠燉煌之城學侶

相奔更合華陰之市

後漢郡國志曰涼州燉煌郡古瓜州也燉煌龍勒有玉門關說文曰僧西域道人也言僧徒之多不異西域也典錄云闕賓禪師法秀初至燉煌立禪閣於閑曠地植柰千株趨者如雲徒衆濟濟按法秀梵云曇

摩密多宋文元嘉時人後漢書曰張楷隱於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言寺門如市也按此法會合鄉邑道俗故兼稱僧徒學侶也

兩陝昔分實基王化二陵今阻翻馳羽

檄

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左氏傳曰嶠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馳天下兵言陝州弘農郡有陝縣卽周召分陝之地又有二嶠卽左傳所謂二陵風雨之處也實基王化者

謂後周之澤翻馳羽檄者謂周齊方交兵也按陝州魏置後周又置嶠郡置兵於此備齊

虞公屈產交亂風塵召伯甘棠凋零霜露

左氏傳曰晉侯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詩召南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兵革之後。州郡故多荒殘也。

雖復兼疑作廉

能共治。未遣渡河之獸。烽柝是警。實擾移關之民。

後漢書曰。劉昆為弘農太守。先是嗜黽驪。

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烽說文作燧。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易繫辭云。重門擊柝。以禦暴客。鄭康成云。手持兩木以相敲。是為擊柝。守備警戒也。漢書武帝紀注。應劭曰。樓船將軍。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關。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後漢郡國志曰。弘農故秦函谷關。新安屬弘農郡。言雖廉能之吏。不能施恩澤於民也。是以法王御世。天人論道。汲引四流。周

圓五怖。故能調伏怨憎。消除結縛。

維摩經曰。法王法力超羣。生常以法財施一切。已於諸法得自在。是故稽首此法王。僧肇曰。俗王以俗力勝民。故能澤及一國。法王以法力超衆。故能道濟無疆。又曰。世王自在於

民法王自在於法。修行經曰。佛念昔定光佛。別我為佛。名釋迦文。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足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菩薩地持經曰。如來有十種名稱。功德為一切法道師。故名天人師。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王巾頭陀寺碑文云。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是也。佛地論云。一不活畏。二惡名畏。三死畏。四趣畏。五怯畏。畏亦怖也。四十二章經曰。佛言。人從愛欲生憂。從憂生怖。若離於愛。何憂何怖。注云。五種怖畏。所謂不活怖。惡名怖。大眾威德怖。死怖。墮惡道怖也。維摩經曰。隨所調伏衆生。而取佛土。什曰。梵本云。毘尼。毘尼。秦言善治。善治衆生。令棄惡行善也。調伏旨同。而語隱。故存其本。瑜伽論云。善知識具十功德。一調伏。初調伏者。謂與戒相應。由根調故。律云。世尊謂調伏貪嗔癡。令盡。故制增上戒學。維摩經曰。稽首能斷諸結縛。又云。離衆結縛。肇曰。無漏之體。體絕結縛。言必藉法。王乃能治此亂世也。

法水津梁。得無砥柱之難。香山轍迹。非復終南之險。

維摩經曰。當禮法海。德無邊。肇曰。法輪淵廣難測。法海流潤無涯。故德無邊矣。

世說曰。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曰。此子疲於津梁。於時以為名言。漢書師古注曰。底柱在陝縣東北。在河中。形若柱也。修行本起經曰。太子報言。吾出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國名迦維。又按維摩經須彌等十寶山。香山居其一也。郡國志曰。右扶風武功。有太一山。本終南。

括地志曰終南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言州郡得藉佛力故無險難也

天子命我試守此邦墨竈未黔孔席無暖

言已除弘農郡守棲遑不定也天子謂周明帝也閔帝即位未久信由司

水下大夫出為弘農守疑在明帝初年是作當在明帝二年春於弘農置陝州之後故題標陝州弘農矣班固答賓戲曰聖哲之治棲

道也。纒臨都尉之境即有樓船之役。

後漢書靈帝中平元年以何進為大將軍將兵屯都亭置八關都尉官注云謂函谷廣城伊闕大谷轅轅小平津孟津也函谷去弘農三百里都尉之境謂函谷也樓船之役

楊僕事漢書曰楊僕為樓船將軍以僕本移關之人故引用之言纒臨此境即有兵事也

既而南風不競北道言旋幕府既開邦君且止

左氏傳曰南風不競漢書音義曰帝就拜大將

軍於幕中因曰幕府晉書何曾上疏曰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論語云邦君之妻按邦君古諸侯之稱後世郡守亦似之矣

鄉俗耆老依然此別屬茲法事須余制文

以上言伐齊之師時方振旅故信止宿此寺遇茲法事屬制碑文也云鄉俗耆老依然此別者按信出守弘農未久入為司憲疑即以是時徵明帝武成元年事也故明年有正旦上司憲府之詩至二月雙鶴飛集上林信奏事塔墀立使為讚鶴讚記其年月可考也

聊以課虛為銘云爾

陸機文賦曰課虛無以為有

舍衛之國祗洹之園

浮屠經曰臨兒國王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生處名祗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伽樹是太子所攀樹也括地志云沙祗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

浚處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祗樹給孤園佛國記云到拘薩羅國舍衛城城內人民稀曠都有二百餘家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大愛道故精舍處出城南門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起精舍即所謂祗洹精舍也祗洹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王人民競興供養懸繒幡

蓋散花燒香燃燈
續明日日不絕

三明極地八會窮源

佛十號有明行足。梵云鞞修遮羅那三般那。秦言明行足。大論云。宿命天眼漏盡。名為三明。三乘雖得三明明不滿足。佛悉滿足。是為異也。具足三明。生六神通。智論云。一如

意。二天眼。三天耳。四他心。五識宿命通。六無漏通也。維摩經曰。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云。天眼宿命漏盡。為三明也。世說曰。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注經云。三明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王巾頭陀寺碑文云。氣茂三明明八會。注見本序。

連河競說勝辯爭論

連河具足云。希連禪河。注見本序。維摩經曰。念定總持。辯才不斷。肇曰。辯才七辯也。

波提東度。祇夜南翻

波提具足云。優波提舍。波提祇夜俱。注見本序。非空即

色離有無言

維摩經曰。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達者。為入不二法門。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是空。

色復異空。僧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惟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萬德斯行。萬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也。

達人止是

疑作獨悟重昏。足。

鷓冠子曰。達人大冠。張協詠史詩曰。達人知止足。王巾頭陀寺碑文云。重昏夜曉。李善注云。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是語。使得開解。

身雖繫馬

一作心避騰猿。維摩經曰。難化

之人。譬如象馬。慵悞不調。加諸楚毒。乃可調伏。什曰。馬有五種。第一見鞭影即調伏。第二得鞭乃伏。第三以利錐刺皮乃伏。第四穿肌乃伏。第五徹骨乃伏。衆生利鈍。亦有五品。第一但見他無常。其心乃悟。第二見知識無常。其心乃悟。第三見兄弟親戚無常。其心乃悟。

第四見父母無常。其心乃悟。第五自身無常。極受苦惱。復加以苦言。其心乃悟也。又維摩經曰。以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乃可調伏。

禪樓却月。義殿翔鷗

長阿含經曰。月宮殿。四方遠見故圓。禪樓却月

者。取其圓也。若荊州記云。沔口水北。却月城矣。張茂先鷓鷯賦云。彼鷓鷯鷓鷯。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李善曰。鷓狀如鷓而大。義殿翔鷗。言殿之高也。

迴風香蓋。反露珠幡

維摩經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

七寶蓋來共供養。佛律有二種蓋。一竹蓋。二葉蓋。西域僧有持竹蓋。有持傘者。此云香蓋。如古華蓋。芝蓋之類。供佛寶蓋也。翻譯云。梵語刺瑟胝。此云竿。卽幡柱也。長阿含經曰。若沙門於此法中。勤苦得一法者。便當豎幡以告四遠。今有少欲知足人居此。

西

臨砥柱。東背轅轅。

砥柱注見本序。隋志河南陝縣有砥柱。左傳襄二十一年云。欒盈過周。王使候出諸轅轅。杜注云。關在緱氏縣東南。後漢書郡中志曰。河南緱氏縣有轅轅關。臣瓚曰。險道名。在縣東南。

河鳴陽硤。

山響蘇門。

顏延年侍遊蒜山詩曰。入河起陽硤。李周翰曰。秦築長城。渡河據陽山。峽山側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

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迥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作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

翔禽歌嘯。流澗絃喧。渡河餘獸。移關舊村。

注見本序。昔爲畿

服。今成塞垣。

說文曰。畿。天子千里地。服。如禹貢甸服。結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是也。地理郡國二志。稱弘農郡。武帝元鼎四年置。故秦函谷關。建武十五年。屬雒陽西南四百五十里。是弘農東西京。皆畿內之地。言魏都洛陽。弘農本畿服內地。今

周齊交兵。翻成塞垣也。

城疑廣武。地似樓煩。

郡國志曰。河南滎陽有廣武城。注云。漢祖與項籍語處。漢書項籍傳曰。羽軍。漢軍至廣武相守。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披甲持戟

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乃羽也。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按上句城疑廣武。樓煩卽是廣武相守之事云。地似樓煩者。當謂樓煩縣也。史記趙世家曰。主父行新地。出代西。遇樓煩

王於西河。而致其兵。地理志云。樓煩屬雁門。應劭曰。故樓煩膏也。故城在代州崞縣東北。言此弘農東西。周齊相守。如楚漢相語之城。趙育致兵之地也。

燿烽並照。象馬單奔。

張宴曰。燿。火。烽。火也。方言曰。烽。虞望也。郭璞云。今烽火是

也。後漢書光武紀。昆陽之戰云。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又左傳有象。象。又云。不介馬而馳。又云。恃險而多馬。按象馬所以驅戰。故云。象馬單奔。

無鐘襲莒。有雨圍原。

莒。已姓國。隱二年。始見春秋。杜云。莒國。城陽莒縣是。

文八年穆伯奔莒。從已氏。是莒國已姓也。云無鐘龔莒者。按左傳莊二十九年例云。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正義曰。釋例曰。侵伐襲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寢鐘鼓以入其境曰侵。掩其不備曰襲。此所以別與師用兵之狀也。其襲莒之事。按春秋昭元年三月取鄆。傳曰。季武子伐莒。取鄆。杜預曰。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又襄十三年傳例云。凡書取言易也。按此傳例。夫伐則有鐘鼓矣。襲既曰輕。取亦言易。取襲義同類。無鐘鼓。其即武子爭鄆。取不書伐之謂矣。左傳僖二十五年云。晉侯圍原。按傳無遇雨之文。有雨圍原。是所未詳。又左傳襄十八年云。楚師伐鄭。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按左傳弦高云。鄭國之有原圃。杜云。在滎陽中牟縣。又按魚齒山亦在滎陽。疑鄭有原圃之名。楚師伐鄭。甚雨及之。得稱有雨圍原矣。注詳賀婁公碑文。

不資十方。誰釋三。

一作怨。

律有四方僧物鈔。言十方常住。謂於一寺中。供僧成熟飲食等。以體通十方。惟局本處。名十方僧。以此物十方有分。故裕師寺誥云。寺是攝十方一切衆僧修道境界。法爲待一切僧經遊來往受。

供處所。無彼無此。無主無客。僧理平等。同護佛法。故其中飲食衆具。悉是供十方。凡聖同有。鳴鐘作法。普集僧衆。同時共受。與檀越作生福之田。如法及時者。皆無遮礙。是宜開廓遠意。除蕩鄙懷。不吝身財。護持正法。左傳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先軫曰。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已上言周齊數有疆場之事。怨讎衆多。不藉十方佛力。焉能釋其衆怨。是此寺可以濟世也。

風傾地柱。火及天元。

樓炭經曰。佛語比丘。天地有三災變。一者火災變。二者水災變。三者風災變。天地共遭大

風災變時。天下施行積善。喜好道德。皆復上十七天上。爲天人。然後天下人乃盡索。後乃久久大風起。名曰來柯。沙上行至。故十六天上下至阿須倫天。破壞消滅悉盡。天下日月所照中萬物。四天下及八萬城。諸大山及須彌山盡竟。鐵圍大山皆靡消滅。亡悉盡。索無餘。譬如大風吹微麩。隨漂消散。微盡無餘矣。遭火變者。天下人民皆行非法。奉邪見。不見正行。行十惡。故天雨不時節。天不雨以養。是天下所有樹木草藥萬物。皆枯死不復生。世間有七日出。四天下及八萬城。諸大山須彌山王。四天王忉利天。忝摩天。兜術天。尼摩羅天。波羅尼蜜天。梵迦夷天宮。皆簸峨動搖也。風高諸天。上著阿衛貨羅天。彼諸初生天子。見火皆恐怖。先生諸天子。語初生天子。汝莫怖恐。我昔更見燒時火。齊此不過爾時四大天下及八萬城。諸大山須彌山。皆簸峨動搖。須彌山王四千里。一崩墮至二萬八千里。而

崩墮譬如脂膏濕著大火中。卽無煙亦無餘矣。須彌山王盡破壞。無復有焦土山處。諸沈犁一切皆破壞滅盡。已後畜生禽獸餓鬼阿須倫皆復無盡。已後人皆死盡。及四天王忉利天。燄摩天。兜術天。無貢高天。他化自轉天。梵迦夷天。人皆滅盡。是謂天地燒之。皆會一處。天地共遭大風災變時。竟一劫。後復更始生之。法復如遭火災變。後復更始生。一劫乃成竟。第十五天上人。其薄祿者。來下悉填滿。十一重天人所居。及阿須倫天。在須彌山四面。本故所居處。悉皆克滿。風傾地柱。火及天元者。謂風災火災也。博物志曰。地下有四柱。四柱廣十萬里。黃帝內經。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册文云。云著之玉版。藏之金匱。署曰天元紀。

銀鈎永固。金牒長存。

索靖草書狀曰。宛若銀鈎。衛夫人筆陣圖曰。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鈎。劉義恭詩云。金牒封梁甫。說文曰。牒。札也。

封君馬首。方事南蕃。

左氏傳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樂賦曰。余馬首欲東南。南蕃謂弘農郡。爲國蕃屏。在西京之南也。

言從楊僕。請謝劉昆。

楊僕劉昆。注見本序。

溫湯碑

溫湯碑者。弘農溫湯。子山除郡守時作也。溫湯所在。下有流黃。或有丹砂白礬。此三種在下。蒸爲暖氣。後周王褒溫湯碑云。地伏流黃。又云。白礬上散。丹砂下沉。知溫湯有此三物也。天下所有溫湯之處。非一。子山羈旅長安。足跡所及。不越周秦之地。按隋志稱京兆郡整屋。後周置周南郡。有倉城溫湯。新豐有溫湯。弘農有溫湯。舊傳京兆驪縣有溫湯。弘農京兆接界。自漢以後。多有析置。開山圖曰。麗山西北有溫池。王褒溫湯碑云。挺此溫谷。驪岳之陰。是驪山溫湯也。隋書地志曰。河南陝縣。後魏置陝州弘農郡。有溫湯。有砥柱。疑卽驪山西北溫池。庾信王褒並有碑文。是碑子山除弘農郡守所立。故作此文也。

咸池浴日。先應綠甲之圖。

淮南子曰。日浴於咸池。又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淮南子曰。河出丹書。洛出綠圖。黃帝夢見兩龍。挺白圖。卽帝以授於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齋於河洛之間。遊於翠嬭。大虛

魚折潛而至。汎白圖。蘭采朱文。以授黃帝。帝舒受之。故曰綠圖。

砥柱浮天。始受玄夷之命。

尚書大傳曰。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如柱然。故曰砥柱。海賦曰。浮天無岸。吳越春秋曰。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

仰天而嘯。忽夢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

仁則滌蕩埃氛。義則激揚清濁。勇則負山餘力。弱

則鴻毛不勝。

尸子曰。水有四德。沐浴羣生。流通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出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道江疏河。惡盈流謙。智也。抱朴子曰。重物宜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莊子曰。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列仙傳

曰。巨鰲負蓬萊山。而抃之於滄海之中。史記大宛傳曰。安息國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曰。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勝也。後漢書曰。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西有弱水。水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大荒西經云。弱水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仲春則榆莢同流。二月則桃花共

下。春秋元命苞云。三月榆莢落。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漢書溝洫志云。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

其色變者。流一作通為五雲之漿。其味美者。結為三危之露。

東方朔別傳。朔謂武帝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氣。五色照人。著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此馬。此立可得。日可二三往。可東走。至夕而還。得玄白青黃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徧賜羣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見別國洞冥記。又按五雲者。抱樸子曰。雲母有五種。向日看其色。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晶晶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五雲之法。或以桂蔥水。玉化之。以為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玄水熬之。為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以為水。或以蜜搜為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挺以

爲粉或以無巔草糝血合餌之令人長生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高誘曰三危西極山名。

煙青於銅浦。色白於鉛溪。

任豫益州記。葭萌縣十里。有刀環山。赤銅水出焉。地鏡圖曰。錢銅之氣。望之如

青雲。吳越春秋。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鉛溪未詳。

非神鼎而長沸。異龍池而獨湧。

王子年拾遺記曰。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爲陰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常滿。以召氣象之休否。當夏桀

之時。鼎水忽沸。又周禮挈壺氏云。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左思蜀都賦曰。龍池湯瀑。瀆其隈。劉逵注云。龍池在朱提南十里。地周四十七里。公羊傳曰。瀆泉者湧泉也。

洒胃瀚腸。興羸起瘠。秦皇餘石。仍

爲雁齒之階。漢武舊陶。卽用魚鱗之瓦。

博物志曰。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高數十丈。周迴六七里。運取大石於渭北渚。故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不爲流。千人唱。萬人鉤。金陵餘石大如甌。按雁齒階級也。白

帖。橋有雁齒。續漢書董卓曰。杜陵南山下。有孝武舊陶處。作磚瓦。一朝可辦。後漢書楊彪傳曰。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九歌曰。魚鱗屋兮龍堂。王逸注云。河伯以魚鱗蓋屋。

山間湧水。實表忠誠。室內江

流。彌彰純孝。

後漢書耿恭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又曰。廣漢姜詩妻。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妻嘗泝流而汲。子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夫婦力作供鱸。舍側忽有

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焉。

豈若醴泉消疾。聞乎建武之朝。神水蠲疴。在乎咸康之世。

尚書中候曰。俊又在官。則醴泉出也。後漢書曰。光武中元元年。夏。京師醴泉湧

出。飲者固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三秦記曰。驪山湯。舊說以牲祭乃得入。可以去病。俗云。秦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溫泉而洗除。後人以爲驗。建武。光武卽位年號也。咸康。疑作咸陽。秦都也。

嵩岳 一作 三山

仙之館。不孤擅於天池。華陰百丈之泉。豈獨高於蓮井。

爾雅曰。嵩高爲中岳。山海經曰。半石山東五十里曰少室山。又三十里曰太室山。郭注云。卽中岳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

西戴延之西征記曰其山東謂之太室西謂之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以其下各有室焉故謂之室是也劉義慶云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棋下有一杯白飲與墮者飲氣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曰不願停棋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蛟龍但投身此井自當出若餓耳中物食之墮者如其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洛下問張華曰此仙館夫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嵩高山記曰山有玉女臺云漢武帝見三仙玉女因以名臺事見藝文類聚楚辭曰沐盥浴兮天池王逸曰天池則滄海也又莊子曰北溟者天池也此云天池即嵩高天井也山海經曰華首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又云太華之西少華之山張衡西京賦云綴以二華是也漢書地理志云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集靈宮武帝起爾雅曰河南華郭璞注云華陰山正義曰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然則此山在河之南故曰河南華在華陰縣界故曰華陰山也華山記曰天井纒容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東南二里至峻坂斗上又東上百丈崖皆須攀繩挽葛而後行又曰華山頂生千葉蓮花言此弘農溫湯足與嵩高華陰二山之泉並峙也

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

昔者軒皇受姓十有四人周室先封十有五國

軒皇黃帝也黃帝姓軒轅氏以繼女媧伏羲神農故云軒皇國語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左傳昭二十八年成鱗曰昔武王

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自爾承基纂胄保受姓氏

左氏傳曰保姓受氏以守宗祏

雖復千年一聖終是百世同宗

王子年拾遺記曰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

君以為大瑞詩曰本支百世言宇文氏崛起雖非周之子孫而國號曰周亦如承基纂胄同為姬姓也

故知昔之東京既稱炎

一作

漢再受今之周曆即是鄴都中興

言昔光武都洛。乃炎漢再受。今宇文號周。卽鄴都中興也。漢以火德王。故曰炎漢。周都鄴都。東觀漢紀序曰。漢以炎精布曜。或幽而光。王融曲水詩序曰。韜軼炎漢。又按炎漢再受。非謂光武。蓋子山之微詞也。光武乃是景帝子孫。於漢猶爲近屬。與姬周宇文似爲不類。當謂劉淵劉聰諸人也。前趙錄曰。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淵僭卽漢王位。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位而祭之。又僭卽帝位。晉懷帝永嘉五年。劉聰攻陷洛陽。遷帝於平陽。大赦改元嘉平。洛陽卽漢之東京。公諱憲。字毗賀突。恆州武川人也。周書列傳曰。齊煬王。疑謂此爲再受矣。靈太祖第五子也。晉太康之世。據有黃龍。序宇文氏之先也。周書文帝紀曰。其

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遜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字。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氏焉。黃龍卽黃龍鎮也。十三州志曰。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有黃龍亭。魏營州刺史治。水經注曰。白狼水北逕黃龍城東。隋志云。後魏置營州於和龍城。是也。太康。晉武帝年號也。魏孝昌之初。奄荒玄菟。周書曰。普回子莫那。自陰陵於魏孝昌中。仕燕封玄菟公也。漢書地理志曰。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驪。屬幽州。應劭曰。故真番朝鮮國。侯。爲魏舅甥之國。九世至侯豆歸。爲慕容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後魏明帝九年。改元孝昌。言宇文

太祖以百陵於魏孝昌中。仕燕封玄菟公也。漢書地理志曰。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驪。屬幽州。應劭曰。故真番朝鮮國。侯。爲魏舅甥之國。九世至侯豆歸。爲慕容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後魏明帝九年。改元孝昌。言宇文太祖以百

二諸侯。三分天下。太祖靈父。安定公宇文泰也。孝閔踐阼。追尊爲文王。廟號太祖。周書本紀云。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漢書曰。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三分天下。比周文王也。函谷先登。鴻溝

大定。函谷先登。謂奉魏武帝都關中。功業如此。人臣以終。周書云。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公含章天挺。命世誕生。周易章可貞。李陵書曰。命世之才。李善注引孟子云。其中有命世者。降太一之神。下文昌之宿。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事。祠太一於甘泉。又天文志曰。中宮天極。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楚辭曰。後文昌使掌行兮。願命中宮勅

百官王逸曰天有三官謂紫宮太微文昌也故云中宮按文昌六星有上將貴相言齊王本天之貴神列宿降生於世也

珠角擅奇山庭表德

任昉王文憲集序曰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李善曰論語撰考識曰顏淵有角額似月

形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山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也

儀範清冷風神軒舉聳動廊廟光華城闕未逾韶齒已議論天

下事

本傳云性通敏有度量雖在童亂而神采嶷然少與高祖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太祖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駁馬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

官馬牧太祖每見駁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左右取以賜之埤蒼曰鬻鬻也大戴禮曰男八歲而鬻女七歲而鬻鄭康成周禮注曰鬻毀齒也

人或曰是謂若木

一作弱水

一枝旁蔭數國長河一

直自然千里

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木

風颯欲遠光景將昇

爾雅曰扶搖謂之颯郭璞云暴風從下上也楚

辭曰借光景以往來兮

後魏二年封涪城縣開國公時年五歲也

隋書地志云金山郡涪城縣舊置始平郡西魏改郡為涪城

虹蜺滿野是廢當途之高

鸞鷲鳴岐實始維新之命

孟子曰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趙注曰霓虹也淮南子曰虹蜺慧星者天之忌也高誘曰雄曰虹雌曰蜺忌禁也晉書天文志曰妖氣一曰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臣謀君天子誅漢獻帝

紀曰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令李雲曰許昌氣見於當途當道而高大者魏也當代漢廢當途之高者謂魏祚衰也國語曰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師曠禽經曰鳳雄凰雌亦曰鸞鷲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始維新之命者謂周將興也

國家光

宅受圖欽明秉曆大風初卷長沙始封

尚書中候曰堯登壇受圖書曰欽明文思安安漢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颺漢書曰吳沛封長沙王言周受命之始齊王乃得進封也周元年周

作魏恭
帝元年
進爵安城郡公食邑二千戶

安城郡即前涪城縣是隋書地志曰金山郡涪城縣西魏改郡為涪城後周又改為安城

仍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

按周書孝閔帝踐阼授此官也

開府同於馬駿秩擬六卿驃騎等於劉蒼位高二事

晉書曰宣帝九男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太康初進拜驃騎將軍開府

持節都督晉姓司馬氏故稱馬駿後漢書曰東平憲王蒼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三人位在三公上周禮云天子六卿尚書曰敬爾三事

宗子維城彼多慙色

言憲在宗室雖馬駿劉蒼不足比也

詩曰宗子維城

武成二年

周明帝即位之第三年也

授使持節大將軍

周書云世宗即位授大將軍世宗明帝也

都督益壽寧

周書作益寧巴瀘

等二十四州諸軍

事益州刺史改封齊國公食邑萬戶

周書武成初除授及進封隋書地志云蜀郡舊置益州後周置總管府周書明帝紀云武成元年以大將軍安城公憲為益州總管九月安城公憲為齊國公隋志北地

郡西魏為寧州本傳作巴瀘者隋志清化郡舊置巴州瀘川郡梁置瀘州

公時年十有六

周書云初平蜀之後太祖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之中欲有推擇偏問高祖已下誰能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太祖曰刺史當撫衆治

民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太祖大悅以憲年尚幼未之遣也世宗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

王武子以上將開府未滿立年荀中郎為

十州都督才踰弱冠方之於公已為老矣

晉書曰王濟字武子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為驍騎將軍累遷侍中晉陽秋曰荀羨字全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鑒少以主婿為駙馬都尉

是時殷浩叅謀百揆引羨為援頻蒞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為徐兗二州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論語曰三十而立何晏注云有所成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世說曰王敦謂擊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

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言憲年僅十六，少於王苟二君矣。

加復營丘負海，齊桓公受賑之城。

謂齊國也。漢書地理志曰：臨淄，師尚父所封。臣瓚曰：即營丘也。禮記曰：太公封於營

丘。晁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眾。禮記鄭注曰：負之言背也。左傳僖九年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鄭注云：賑膳，社稷宗廟之肉，即胙肉也。異姓不食，賜今賜齊侯，是尊之如二王後矣。憲封齊國公，故云。

岷

山導江，漢武帝求仙之地。

謂益州也。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史記封禪書曰：江水祠蜀。索隱曰：風俗通云：江出岷山，岷山廟在江都。地理志曰：江都有江水祠，蓋漢初祠之於源，後祠之於委也。括地志曰：江濱祠在益州

成都縣八里。郡國志曰：岷山在西徼外，是也。謂憲拜益州刺史也。

自非名陵孤竹，聲振沉黎，豈得南至穆陵，西登積石。

地理志曰：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漢書曰：

沉黎郡，武帝置。本笮都也。穆陵，齊境。左氏傳曰：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禹貢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孔安國曰：積石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地理志曰：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言非夙有聲名，不能受此疆界也。

幸無白虎之患，寧

待黃龍之盟。

後漢書南蠻傳曰：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有巴郡閬中人，作白竹之弩，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其人。盟曰：秦犯巨，輸黃龍一雙；巨犯秦，輸清酒一鍾；巨

人安，叩笮畏威，微盧仰德。

漢書地理志曰：越嶲郡有邛都、笮都、大笮、諸縣。孟康曰：寫音髓。本邛都，服虔曰：今蜀郡都尉所治。本笮都也。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笮都。微盧，西南巨國名。尚書泰誓曰：紂微盧彭。孔安國曰：國名

蠻，巨屬文王者。紂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疏云：紂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言益州諸郡感其威德也。

生為立廟，刻石頌功。

周書云：憲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輳，

聽受不疲，蜀人懷之，共立碑頌。

成都有文翁之祠，非謂生前。漢陽有諸葛之碑，止論身後。比之今日，豈可同年而語哉。

漢書

曰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師古曰文翁學堂於今猶在益州城內蜀志曰諸葛亮卒景曜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注云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習隆等上表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地理志漢中沔陽縣注如淳曰此方人謂漢水爲沔水是以沔陽稱漢陽矣又梁州記曰武侯壘東南有定軍山入山十餘里有諸葛武侯墓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墓藜牧樵採今松柏碑銘儼然言憲生前得立碑廟功德及人逾於二公也

保定四年與大司馬蜀國公圍金墉城

周書武帝紀云保定四年十一月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率師圍洛陽

齊國公憲營於邙山陸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魏故宮人皆在中

師臨洛浦則廣武營奔兵上邙山則河橋路斷

師臨洛浦謂圍洛陽也兵上邙山謂憲營於邙山也周書武帝

紀云保定四年齊國公憲營於邙山史記曰楚與漢臨廣武而軍又曰秦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橋正義曰此橋在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按周太祖與齊神武有河橋之戰魏大統四年東魏將侯景等此據河橋南屬邙山爲陣是西京洛陽路所必由者也邙山在洛陽北十里八川風俗五方名利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瀟澹鄠潏凡八川八川謂關中之八川也此謂洛陽如東京賦泝洛背河左伊右瀍之屬貨殖傳曰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如淳曰遊子樂其俗不復歸故

有五方之民鐵市銅街風飛塵起

鐵市即金市銅街銅駝街也俱在洛陽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曰金市又曰銅駝街在洛陽宮南金馬門外人物繁盛俗語云金馬門外集羣賢銅駝街上集少年又漢書百官公卿表

曰翰官鐵市兩長丞風飛塵起言洛陽震動也

天和元年徵還行雍州牧

保定至雍州牧○本傳云保定中徵還京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迥爲先鋒圍洛陽憲與達奚武軍於邙山自餘諸軍各分守險要齊兵

數萬奄至軍後諸軍惶駭並各退散惟憲與王雄達奚武率衆拒之而雄爲齊人所斃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晉公護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傳稱保定中此作天和元年稍異周書明帝紀云二年改雍州刺史爲雍州牧

公以日

月之明威神其政漆沮既從荆岐即又

禹貢曰漆沮既從荆岐既旅漢書師古曰漆沮即馮翊之洛水也荆岐二山名荆在岐東憲為雍州牧故云

少陽用事路不喘

牛仲秋以殷民無驚水

漢書丙吉傳曰吉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丞相前後失問或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捕

備非所問也方今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尚書曰宵申星虛以殷仲秋孔傳殷正也月令曰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絕盡

本傳 一作三

年拜大司馬仍

理小冢宰營室殿軍器太監

本傳雍州牧如故

天官以邦國開基是司六典夏官以兵戈為主專謀七德

天官謂冢宰也

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夏官大司馬也左氏傳曰武有七德按周書盧辯傳云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士天官府管冢宰等衆職地官府領司徒等衆職秋官府領司寇等衆職冬官府領司空等衆職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今憲拜大司馬仍理小冢宰是以夏官兼天官故兩稱也

是以器械填委既包吳漢之功宮殿崢嶸彌壯蕭何之法

後漢

書吳漢傳曰更始幽州牧苗曾陰勒兵勅諸部不肯應調漢馳至無終搃兵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南與光武會清陽士馬甚盛漢至其府上兵薄漢書曰高祖七年蕭何造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對曰以天下未定故可因治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悅

時以白露涼風務閑農隙

月令曰七月涼風至白露降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

講事督兵二萬出自宜陽拔伏龍之城平姚萇

集誤當

之壘

本傳云天和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盜殺孔城防主能奔達以城應之詔憲與柱國李穆將兵出宜陽築崇德等

五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四萬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遡之。明月遡走。憲追之。及於安業。屢戰而還。六年憲帥衆二萬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以憲兵至。潛軍宵遡。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水南堡壁復入於齊。齊人謂略不及遠。遂弛邊備。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一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實。夷其城壘。斛律明月時在華容。弗能救也。北攻姚襄城。陷之。按姚襄城本姚襄所築。其城西臨黃河。控帶龍門孟門之險。周齊交爭之地。城高二丈。周迴五里。武成二年斛律光破周兵於此城。遂立碑表其功。又於此城置鎮。今憲平之。集作姚萇。知誤文者。按姚萇都咸陽秦地。周宇文氏所都。不得云憲平之。史傳異。蓋轉寫之誤也。

馬陵削樹。魏將路窮。平陰聽烏。齊師其遡。

史記曰。孫臏龐涓戰於馬陵。削樹曰。

龐涓死此下。左氏傳曰。平陰天子冢弟。禮絕羣公。仁義所往。事資道德。建德元年。進爵爲王。仍拜大冢宰。本傳云。晉

公護誅高祖。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謂之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吾嗣守鴻基。常恐失墜。冢宰無君上將圖不軌。吾所以誅之。以安社稷。女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等。尋以憲爲大冢宰。又開府。斐文舉。憲之侍讀。高祖常御內殿。引見之。謂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須應爾。豈有三十歲天子而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即便禮若君臣。此乃亂代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據天子耳。雖陪侍齊公。不得卽同臣主。且太祖十兒。豈可悉爲天子耶。宜規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骨肉。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拜謝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建德二年。進爵爲王。

姬旦封

於曲阜。不廢居中。劉交國於彭陽。無妨常從。

周公長子伯禽封於曲阜爲魯侯。詩魯頌說封魯之事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鄭康成禮記注曰。周公次子君陳。別封於周。世爲卿士。周

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復封魯國。身死之後。伯禽就魯。君陳相周也。史記曰。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弟也。高祖六年。以弟交爲楚王。都彭城。豈直周召二南。並居師傅。晉鄭兩國。俱爲卿士。

而已哉。詩譜曰：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成王時，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傅，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還，晉鄭焉依。杜預曰：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

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匈奴突於武川，燿火通於灞上。武川，疑作武州，漢屬雁門郡，武帝誘匈奴入武州塞，是也。漢書匈奴傳曰：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胡騎入代，匈奴注：邊烽火通於長安、甘泉、燿

火。史記作權火，索隱曰：權如字，一音燿。周禮有司燿燿火宮。張宴曰：燿火，燧火也，狀若井契，臯矣。蓋指稽胡劉沒鐸之亂也。公述職巡御，治兵朔方，馬邑星飛，龍城月動。地理志有朔方郡，雁

門郡，有馬邑。晉太康地記曰：秦時建此城，輒崩，有馬周旋馳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為馬邑。漢書曰：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遂絕和親。又曰：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星飛月動，謂弓矢之象也。撓留犁之酒，經

略不前，失燕支之山，下馬而去。漢書匈奴傳曰：匈奴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與張猛、韓昌共飲，血盟。應劭曰：留犁，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也。又漢書曰：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史

記正義曰：焉音煙，括地志曰：焉支山，亦名刪丹山，在甘肅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舊事曰：匈奴失二山，歌云：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又曰：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按匈奴謂天為祁連，祁連山

天山也，與燕支為二山矣。本傳：稽胡劉沒鐸稱皇帝，詔憲督趙王招等討平之。東鄰逆命，反道敗德。東鄰，謂齊也。初為東西魏，其後並膺當壁，周在於西齊，在於東，子山以周比武王，以齊比殷紂矣。囚箕子於

塞庫，羈文王於玉門。殷本紀曰：箕子佯狂為奴，紂又囚之。竹書紀年：沈約注云：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拒嚙，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因而死。因謂太丁殺歷，又曰：執王季於塞庫，羈文王於玉門，鬱怩之情，辭以作歌。按塞庫

囚季歷處，殷紂或以其地囚箕子，所未詳矣。呂氏春秋曰：王季歷因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姜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三年，而成甲子之事。戰國策希寫曰：昔者文王拘於姜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史記項羽紀曰：成臯北門，注云：玉

門也。天子將有盟津之師。召公獨議。公報以誕膺天命。克成厥勳。

本傳云。四年。高祖將欲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得知也。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憲右。遂告之。

憲即贊成大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私財。以助軍費。曰。臣聞撫機適運。理藉時來。兼弱攻昧。事資權道。伏惟陛下聰明出聖。闡業弘風。思順天心。用恢武略。方使長蛇外翦。宇宙大同。軍民內向。車書渾一。竊以龍旗雷動。天網雲布。芻粟糧餼。或須周給。昔邊隅未靖。卜式願上家財。江海不澄。衛茲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謹上金寶等十六件。少助軍資。詔不納。而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須物乎。乃詔憲率眾二萬。為前軍。趣黎陽。高祖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圖洛其東西二城。以高祖疾。班師盟津。周武王與八百諸侯會處。亦曰孟津。亦曰富平津。

昔者秦昭起師於蜀。直問張儀。晉武用兵於吳。惟謀羊祜。

戰國策曰。秦昭王將伐蜀。謀於司馬歙。張儀。司馬歙不可。張儀

勸伐之。遂西舉巴蜀。晉書曰。武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羊祜杜預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

於是中軍無帥。僉曰有歸。五年拜上柱國。

本傳云。四年初置。上柱國。以憲為之。

戎東討。給王鐵騎二萬。先襲太原。

一作并州。○本傳云。五年大舉東討。憲率精兵二萬。復為前鋒。守雀鼠谷。高祖親圍晉州。憲進兵克洪同永安二城。斬其驍將賀蘭子山禪等百餘人。渡汾而及高祖於玉壁。

隋書地志云。冀州太原郡。後齊并州置省。立別宮。後周置并州六府。後置總管府。廢六府。

斗建麾兵。天離轉戰。虎嘯風騰。雲飛電掩。

天官書曰。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孟康曰。傳曰。斗第一

星。法於日。主齊也。魁斗之首。首陽也。又其用在明。陽與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齊分。正義曰。隨三時所指。有前三建也。天離轉戰者。按天官書曰。離宮閣道。又云。王良策馬。車騎滿野。索隱注云。閣道。王良旗也。有六星。策一星在王良前。主天子僕也。占以動搖移易。在王良前。或居馬後。則為策馬。策馬而兵動也。謂其時高祖親征。憲從駕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劉峻絕交論曰。離虎嘯而清風起。林胡棗栗。詎得充饑。晉陽荻蒿。何能拒防。史記蘇秦說燕文侯曰。燕北有

林胡樓煩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也。漢書曰：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而置雲中雁門代郡。春秋後語曰：張孟談謂趙襄子曰：董安于之在晉陽，公宮之垣皆荻蒿，言齊國糧仗俱竭，漸有欲平之勢也。

又加王精

兵六萬，長圍晉州，然後六軍星陳，萬騎雷動，中權始及，前茅已戰，自爾即為前鋒，橫行入鄴。

本傳云：高祖又令憲率兵

六萬，還援晉州，憲遂進軍營於涑水，齊主攻圍晉州，晝夜不息，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主走鄴，獲其從兄安德王延宗。明年進剋鄴城，破之，俘斬三萬人，擒任城王湝，及廣寧王孝珩。隋書地志：臨汾郡，後魏置，唐州改曰晉州。後周置總管府。左傳杜注曰：六軍，天子之軍也。東都賦曰：千乘雷動，萬騎紛紜。左傳宣十二年曰：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杜預注曰：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幟。隋志云：魏郡鄴縣，東魏都也。觀彼車結槐本，馬驚旋潭。

謂齊主高氏之

敗也。左氏傳曰：范鞅遇欒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又左傳曰：驂絙而止。又云：驂絙於木而止。絙，戶卦反。顧野王曰：絙者所礙。又左傳僖十五年云：晉惠公乘小駟，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潭而止。秦獲晉侯以歸。杜元凱注云：潭，泥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潭，乃定反。積甲高昆陽之城，封尸塞富平之水。

後漢書曰：赤眉降，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等。又昆陽之戰云：光武以三千人破尋邑百萬之衆，盡獲其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左傳

宣十二年，鄆之戰云：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杜預注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括地志云：周武王伐紂，與八百諸侯會孟津，亦曰盟津。又曰：富平津，水經注曰：小平津，今河陽津是也。此云：封尸塞富平之水者，疑引武成師逾孟津之事，以孟津有富平之名，故云是矣。言周師克齊，如光武之破尋邑，武王之勝商紂也。

莫不如彼建瓴，同斯破竹。

漢書高帝紀曰：田肯賀上曰：陛下治秦中

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利便，其以兵下諸侯，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蘇林曰：瓴，讀曰鈴。師古曰：建，居偃反。晉書杜預傳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

而一朝指揮六合大定。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賤曰。一朝指麾。乃封營丘。高誘淮南注曰。四方上下爲六合。

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足以據祖宗之宿

憤。解生民之怨黷。

按北史魏武帝脩永熙三年。高歡入洛。周太祖宇文泰迎帝入長安。以雍州公廨爲宮。是爲西魏。高歡推清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鄴。是爲東魏。及東魏靜帝遜位於齊文宣。歡第二子也。西魏恭帝遜位於周孝閔。

帝。泰第三子也。歷明帝武帝。至宣政元年。鄴始平。是周齊兩國。宿有怨讎。自今誅之。乃得舒解也。詩序曰。下武。嗣文也。云中都者。洛陽天下之中。本魏所都。自高歡入洛。孝武西遷。至今始定。故云翼亮中都。又按後齊有地名中都者。隋書地志云。冀州太原郡榆次縣。後齊曰中都。按隋志。太原郡。後齊并州置省。立別宮。後周置并州六府。後置總管府。或此中都。亦得稱之。燕然山銘曰。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廣雅曰。據。舒也。按據讀曰舒。左氏傳曰。君無怨黷。

方當待彼石閭。部斯玉鼓。

經緯天地。光華日月。

史記封禪書曰。令公玉帶奉祠候神物。還泰山。修五年之祀。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陟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閭也。今云蓋指齊地也。玉鼓。疑卽石鼓。郭璞山海經注曰。鄴西北有鼓山。下有

石鼓。蓋指鄴地也。左氏傳曰。經天緯地。曰文。呂氏春秋虞舜卿雲歌曰。日月光華。且復且兮。言平鄴之日。深賴於王。方當待彼齊國石閭之靈。部斯鄴都玉鼓之鄉。然後經天緯地。其功德所至。當與日月爭華也。既而赤鳥夾日。黃熊

入寢。實沉無祀。桑林不祭。

本傳云。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高祖征北蕃。乃辭以疾。尋而高祖崩。宣帝忌憲威望。遂至加戮。此言疾。諱之也。左傳哀六年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昭王卒。又昭七年傳曰。

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又昭元年傳曰。晉侯有疾。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帝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又襄十年傳曰。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偃不可。曰。我辭禮。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宣

政元年六月二十八日薨。春秋三十有四。

本傳云高祖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憚之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智就宅候憲因是告憲有謀詔王晚共諸王俱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

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以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三十五

季友之亡魯

可知矣齊喪子雅姜其危哉

周書史臣曰齊王奇姿傑出獨宰籠於前載以介弟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世攻戰若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比之異姓則方召韓白何以加茲挾震主之威屬道消之日斯人

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左傳閔二年曰季氏亡則魯不昌又曰成季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昭三年傳曰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公器宇淹曠風神透遠璣鏡照林山河容納置樽待酌懸鐘聽扣

說文云璣珠之不圓者淮南子曰聖人之道如中衢而設尊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

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則大鳴待其從容而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也後漢書丁鴻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

聲動天下光照四鄰武皇帝以介弟懿親特垂愛友而密

謀奇策加禮敬焉

武皇帝高祖也高祖為周太祖第四子憲為第五子故曰介弟左氏傳曰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常謂左右曰孔子云自吾有回門人日親其齊

王之謂也

史記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早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也後漢光武亦以此稱鄧禹矣

用之作宰則萬方協和用之撫軍則四表懾伏

作宰謂拜

大冢宰也撫軍謂為大將軍也尚書曰協和萬邦左傳里克曰從曰撫軍尚書曰光被四表

豈直臯繇為士國無不仁

見論語

隨會為卿民無羣盜

左氏傳曰晉侯以黻冕命士會將中

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

愛翫書籍，敦崇禮樂。

一作典

管絃入耳，則谿谷俱調。文雅沿心，則煙霞並韻。養由百發，落

雁吟猿，應奉五行，綈紉縹帙。

呂氏春秋曰：荆庭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矣。按落雁乃更羸事，此並歸由基。

總以形其善射也。後漢書曰：應奉少聰敏，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俱下。漢書師古注曰：綈，厚繒也。釋名曰：紉，桑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縹，猶漂漂淺青色也。說文曰：帙，書衣也。

雍容舉止，抑揚談論，當世以爲

楷模，措紳以爲軌範。

後漢書曰：天下楷模李元禮。漢書司馬相如曰：耆老大夫措紳先生之徒。

則少有壯志，頗校兵書。玄水降靈，穀城授策。飛風長

柳，月角星眉，莫不吟誦在心，撰成於手。

玄水，黑水也。山海經西北海有黑水。又云大荒之中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

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按北方黑色，故云玄水。疑引此事爲降靈之事矣。又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東還，乃循玄水。按此知北方有玄水矣。水經注曰：穀城有黃石臺，黃石公與張子房期處也。漢書藝文志有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

二十卷。月角星眉未詳。藝文志稱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然此稱月角星眉，疑謂射法也。新月有如角弓，故云月角。又如眉，故云星眉。星如弧矢之類，疑古有以此名書所未詳矣。

所著兵法，凡有五卷。六

韜九法，一作地不用吳起舊書，三令五申，無勞孫武先誠。

漢書藝文志曰：周史六韜六篇。師古曰：卽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韜字與韜同也。九法當是九宮之術。注見是篇銘內。漢書藝

文志有吳起四十八篇。史記曰：吳起，衛人也，好用兵，爲衛將擊秦，拔五城。後事楚，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又曰：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分爲隊長，皆持戟，約束旣布，乃設鈇鉞。

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皆中規矩，無敢出聲。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顯名諸侯。可謂有忠孝焉。有壯武焉。不自驕矜，謙光下物。宋人獻玉，不貪為寶。伯成子高，守仁為富。本傳云于

智告憲有謀，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三公之位，宜屬親賢。今欲以叔為太師，九叔為太傅，十一叔為太保，叔以為何如？憲曰：臣才輕位重，滿盈是懼。三師之任，非所敢當。且太師勳臣，宜膺此舉。若專用臣兄弟，恐乖物議。孝伯反命，尋而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執之，遂縊死。憲懼，盈讓爵，是其謙讓不貪之處。故下云：以信致欺也。左氏傳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不謂以信致欺為善，非樂也。悼齊王死，非其罪，以忠信見戮也。後漢書東平王言為善最樂。天年不享，嗚呼哀哉。以某

年月日葬於石安縣洪瀆川之里，原隰悽愴，埋於盛德。幾年丘陵搖落，蘊於良才永矣。

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廣雅曰：

小陵曰丘。說文解字曰：土之高也。爾雅釋丘云：如陵。陵丘，郭璞曰：陵，大阜也。乃為銘曰：

悠哉朔方，逝矣窮陰。山連鳥道，

一作地盡龜林。

言其先世居朔野也。爾雅曰：悠，遠也。詩曰：城彼朔方。毛傳曰：北方也。尚書牧誓曰：逝矣西土之人。孔傳云：逝，遠也。逝他歷反。爾雅作湯，音惕。古

文述也。天官書曰：西宮昂畢間為天街，其陰陰國，其陽陽國，言其居北方陰國，路極遙遠也。史記曰：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正義曰：地理志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上俗名為高關也。南中志曰：鳥道西百里，以其地

險絕獸猶無蹊。特上有飛鳥之道耳。龜林未詳。按子山賀婁慈碑文云。至如禪河。清論秋水。高談故以辨折。龜林聲馳鹿野。明是佛教之語。西域地也。本句經云。昔佛在時。有人河邊樹下。學道二十年。但念六塵。心無寧息。佛知可度。化作沙門。樹下共宿。其夜月明。龜從河出。野干欲噉。龜縮其頭尾。及四足於甲中。狗不得便。須臾遠去。龜還入水。道人見此。語沙門曰。龜有護命之鎧。野干不能得便。沙門答曰。世人不如此龜。放恣六情。外覓得便。又文句云。迦葉此翻大龜氏。其先代學道。靈龜負仙圖而應。從德命族。故云龜氏。有畢鉢羅父母。禱樹神而生。故名畢鉢羅。云龜林者。疑以樹下見龜。又以命族。故稱龜林。說文云。叢木爲林。此稱林者。如檀林。禪林之類。地盡龜林。言地直通西域之遠也。

重黎業大。伯翳功深。胄其積德。必有君

臨。言葛烏菟之後。普回得璽。子孫遂成帝業也。國語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史記曰。楚之先祖重黎。爲火正。又秦本紀曰。秦之先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賜姓嬴氏。索隱曰。伯翳。尙書謂之伯益。是也。謂宇文氏世德類是。其後必君臨天下也。

太祖撥亂。喪君有君。功迴地軸。策動天文。

謂高歡之亂。憲父周太祖奉魏武帝遷都長安也。左氏傳曰。晉惠公在秦。呂甥曰。征膳以輔孺子。喪君有君。博物志曰。地有三千六百軸。天官書曰。王良策馬。

車騎滿野。注曰。策一星在王良前。策猶臨赤水。尙復黃雲。諸侯八百。天下三分。謂魏帝西遷之後。宗社以安。天命人心。將動天文者。言策馬星動。天子出行也。

氏傳曰。黃帝氏以雲紀。又黃雲虞舜之瑞。劇秦美新曰。黃瑞湧出。周本紀曰。武王東伐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公之挺生。實惟天假。翠微神降。文昌星下。此下序齊王憲也。翠微卽紫微。春秋

合誠圖云。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本序降太一之神。下文昌之宿。此稱翠微神降。文昌星下。其義同也。又按爾雅釋山。未及上翠微。注云。近上旁陂。疏謂未及頂上。在旁陂陀之處。名翠微。豈以憲爵居王位。未及頂上。故避紫微之名而稱之耶。照於四

國。克於兩社。舟楫江河。棟梁華夏。水湧詞鋒。風飛文雅。

左氏傳曰。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閭於兩社。爲公室輔。杜注曰。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

也。漢書賈誼曰。是猶渡江河。亡維楫。師古曰。楫。所以刺船也。班彪王命論曰。察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閔元年左傳曰。諸夏親暱。襄四年傳。魏絳曰。諸華必叛。注云。華夏皆謂中國。論語正義曰。夏。大也。言有禮義之大。有文章之華也。曹子建王仲宣誄曰。文若春華。思若

湧泉。陸士衡文賦曰。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吻。純深之性。義極天經。忠貞之道。事感百靈。君親惟一。臣子惟寧。忠泉出井。孝笋生

庭。本傳云。憲所生母達步干氏。茹茹人也。建德三年。册為齊國太后。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侍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西征賦曰。稔侯之忠。孝淳深。孝經曰。孝。天之經也。東都賦

曰。懷百靈。後漢書耿恭傳曰。匈奴攻恭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楚國先賢傳曰。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食笋。宗入林中哀號。方冬。笋為之出。因以供養。時人以為孝感所致。

乃宰天官為國之輔。是居上將為天之柱。謂憲為冢宰也。周禮天官冢宰之職。上將文昌六星中名也。晉書天文志曰。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乃聖

乃神。惟文惟武。策高開闢。威移雲雨。此下序東討之師也。九宮神略。三術謨明。天離轉戰。月德迴兵。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

鄭康成注曰。太一者。北斗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行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

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班固答賓戲曰。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李周翰曰。三術謂帝道王道霸道而

商君說秦孝公用此三術。孝公用其霸術也。書云。謨明弼諧。天離注見序文。漢書曰。匈奴舉事。常隨月盛滿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又陰陽雜書。有天德月德黃道赤道之說。言憲從高祖東征。大克齊師也。黎陽水駭。官渡山驚。冀

州既載東原底平

謂平鄴也。臣瓚曰：黎陽在魏郡。劉楨鄴中詩曰：北渡黎陽津。銑曰：謂從太祖征袁紹也。文穎曰：滎陽鴻溝，卽今官渡水也。後漢書曰：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紹敗走。禹貢曰：冀州既載。又云：東原底平。孔傳曰：

冀州堯所都也。正義曰：東原，卽今之東平郡也。按冀州時大半屬於後齊。太原爲後齊別都，蓋指齊地。言大兵至鄴，水駭山驚，戰勝之後，乃底定也。溟波欲運，弱木將危。中峯岳斷，半海鵬垂。悼憲功業

方大而中途摧折也。莊子曰：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弱水，卽若水。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赤花，名曰若水。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能同。庾翼晉陽秋曰：張華將死，中台星遂坼。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鳳沉丹穴，龍亡黑陂。臨淄廢市，東武山移。千秋萬古，英靈在斯。謂憲死時人知其冤酷，所屬吏民皆傷之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

鳳，史記封禪書曰：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鳳沉龍亡，以喻憲之死也。地理志曰：齊郡有臨淄縣。吳越春秋曰：范蠡作城，訖瑯琊東武海中山，一夕自來，百姓怪之，因名怪山。後漢書郡國志曰：清河國有東武城。濟南王安子康爲東武城侯。注云：今貝州武

成縣是。千秋二語，言憲雖死，功業自足不朽也。

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

公諱逞，字季明，本姓陸，吳郡一有人也。周書列傳曰：陸通弟逞，初名彥，字世雄，本姓陸。後賜姓步陸孤氏。魏文帝嘗從容吳字。謂之曰：爾旣溫裕，何因乃字世雄，且爲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

焉。改君子至止，旣紹虞賓，鳳凰于飛，實興齊國。序陸氏得姓之始也。陸氏本媯姓，齊田氏之後，蓋虞舜之苗裔也。史記索隱注曰：陸氏譜云：齊宣公子達，食采於陸，號曰陸侯。達達生發，發生臯，適楚，買

其孫也。一云陸渾氏之後。此言虞賓齊國。蓋宗陳田也。詩云。君子至止。鸞聲鏘鏘。尚書曰。虞賓在位。左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其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杜注云。成子田常也。敬仲八世孫。史記曰。田常曾孫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南越使者解漢帝之衣。西陵將軍覆吳王之蓋。漢書陸賈傳曰。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今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孝文即位。欲使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又南越王傳曰。文帝召賈為太中大夫。使賜

佗書。上楮五十衣。中楮三十衣。下楮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楮。上中下者。綿之多少厚薄之差也。吳志曰。陸遜振旅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為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曾祖載。

為宋王司馬。留鎮關中。赫連之亂。仗劍魏室。黃河叅凌。或亡追路。烏江艤船。更無歸迹。今為河南洛陽

人也。暹兄陸通傳曰。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在中山。郡守。漢書曰。陳平間行。仗劍亡降漢。史記曰。項羽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橫。高祖

冠軍將軍。營州刺史。隋志。後魏置營州於和龍城。吳人有降附者。悉領為別軍。自是官帥擁鐸。更為吳越之兵。君子習

流。別有樓船之陣。謂吳人降附。皆領別軍。故魏軍中有吳師也。國語曰。吳王夫差出軍。與晉爭長。昏乃戒。夜中令服兵擐甲。陳士卒。官帥擁鐸。建祀姑。此吳軍容之舊制也。吳越春秋曰。句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

四萬。諸御千人。以與吳戰。遂虜殺太子。入吳焚姑胥臺。父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中都獻公。陸通傳云。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方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

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泉爲孝魚泉。初從爾朱天光討罰。及天光敗歸。文帝文帝爲行臺。以政爲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大統中卒。漢書地理志。中都屬太原郡。

太祖扶危濟傾。經綸夷

阻。報君之恥。遠襲平原。

太祖周文帝宇文泰也。時高歡既破爾朱。遂有異志。賀拔岳軍西次平涼。爲侯莫陳悅所害。悅附高歡。不肯應召。太祖馳赴平涼。斬侯莫陳悅。所謂報君之恥。遠襲平原是也。原州卽其地矣。

以高

平霸業所基。委命留事。

謂以政爲原州長史也。周書本紀云。賀拔岳既爲侯莫陳悅所害。太祖將赴之。夏州吏民咸泣。請曰。聞悅今在永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停留。以觀其變。太祖曰。悅既害元帥。

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反趨起。屯兵永洛。吾知其無能爲也。遂

關中餽食。非直滎陽之師。河內供軍。豈但淇園之竹。

進軍至原州。太祖爲行臺。政爲長史。知其霸業所基。重任也。

史記曰。漢與楚相守陽滎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後漢書曰。光武南定河內。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以給軍。前書音義曰。淇園。衛之苑。多竹篠也。言太祖以政爲長史。餽食

供軍。如蕭

公秉照晉

疑作善

之靈。降明神之德。猛虎振檻。七年不驚。羝羊觸蕃。九齡能對。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於宣武

何寇恂矣。

場上。爲欄苞虎阱。使力士袒裼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乘間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莫不辟易顛仆。戎亭然不動。帝於門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之。羝羊觸蕃。羝其角。易大壯九三爻辭。荀爽曰。三與五同功。爲兌。故曰羊。終始陽位。故曰羝。蕃。謂四也。三欲觸四而危之。四反羸其角。角。謂五也。揚雄別傳曰。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疑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載入榛。揚子法言曰。育而不苗者。其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予我以玄文。

諸兄以公先君愛

子。稱之曰仁。推而襲封。

本傳云。逞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別受茅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逞襲之。起家羽林監。左傳。公族穆子曰。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

雖復季末大成之

心守節。疑作季末天成。乃心守節。當謂去爾朱氏而就周太祖。言雖遇季世而心能守節也。按暹兄陸通傳云。通從爾朱榮。榮死。又從爾朱兆。及爾朱氏滅。乃入關。文帝引為帳內督。疑暹亦與焉。且暹父政亦從天光。敗後歸文帝。而本傳無聞。稱其守節。當

謂未從爾朱也。事在襲。既遭燻穴。翻從壓紐。亦謂爾朱氏滅。暹得歸文帝也。淮南子曰。越王翳逃入山穴。越人燻而出之。哀江。南賦云。剖巢燻穴。左氏傳曰。楚平王再拜皆壓紐。蓋謂爾朱之敗為燻穴。得從文

帝為當璧。太祖初封函谷。始合諸侯。以公辭令。叅謀機密。故得戎政克宣。師言無漏。本傳云。文帝內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達。惟暹獨兼

文雅。帝由此加禮遇焉。大統十四年。參大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左氏傳曰。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賜姓步陸孤氏。事見陸通傳。委鹿輅而論都。入鴻門而舞劍。方之

吹律。綽有餘榮。漢書曰。婁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虞將軍入言。召見。說上曰。陛下都洛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便。上問張良。良

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留

沛公飲。范增令項莊入。以劍舞。因擊沛公。莊入為壽。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得免。賜姓劉氏。潛夫論曰。古人始生。吹

律定其姓名。漢書曰。京房本姓李氏。吹律定姓為京氏。言步。出身羽林監。輕車將軍。除尚書右丞。官聯會計。務應平

陸孤賜姓。若婁敬項伯。為從龍應運之臣。榮於吹律定姓也。授使持

準。水衡貫朽。長平粟紅。趙氏孟子注曰。孔子主委積倉庾之吏。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史記有平準書。漢書

注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三輔黃圖有長平倉。漢書曰。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千戶。尋遷駕部中大夫。領吏部中大夫。歷蕃部御伯。東京鼎寶。先加鄧

鷺之勳。西晉官人多用山濤之啓。

後漢書曰。鄧鷺字昭伯。女弟爲貴人。立爲和熹皇后。延平元年。拜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自鷺始也。殤帝崩。太后與隲定策。立安帝。永初元年。封鷺上蔡侯。食邑萬戶。以定策功增。

三千戶。鷺辭讓。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晉書曰。山濤爲吏部尚書。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豈若五王登朝。必司賓主之禮。六龍御轡。取定鸞和之節。

首語

謂領蕃部也。次語謂領駕部也。按蕃部之職。如古典客。鴻臚掌四方歸義蠻。實司賓禮者也。云五王登朝者。當引漢書匈奴傳。五單于事。謂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呼揭單于。車犁單于。烏藉單于。凡五王也。甘露三年。單于朝甘泉宮。漢寵以殊禮矣。漢書禮樂志曰。六龍之調。使我心若。左傳。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杜注曰。鸞在鏢。和在衡。按駕部。掌車輿牛馬等物。故云是矣。

御正以官觸父名。不拜。

周書明帝紀云。武成元年八月。增御正四人。爲上大夫。按違父名政。故御正之官。爲觸父名矣。

會稽有王會之名。其子不爲太守。博陵有王沉之封。其兒不爲刺史。

晉書曰。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代鄧攸爲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

司徒王導欲出舒爲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鄔。舒不得已而行。又曰。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初封博陵侯。及武帝受禪。以使命之勳。封博陵郡公子。浚字彭祖。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千石。轉東中郎。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治司宗伯。

漢官儀曰。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周禮云。春官宗伯。本傳。徙授司宗中大夫。

故又爲軍司馬。職居常伯。勤問於南宮。位管王言。連官於北斗。

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出卽陪乘。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

臺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晉書天文志曰。紫宮垣在北斗北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夙夜諮謀。龍作納言。此之象也。

豈止郊天祀地。龍門嶰谷之聲。贊鼓頌旗。白露涼。

風之月。上語謂宗伯之職也。下語謂軍司馬之職也。周禮大宗伯之職云。掌建邦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又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示出。又云。龍門之琴瑟。鄭注曰。龍門山名。呂氏春秋曰。黃帝使

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爲律呂。周禮曰。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鐃之用。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暗夜有

人餉羅數十匹。公閉門不受。行人干觸。具以聞奏。朝野稱之。太尉楊震直推故吏之金。涼州張奐高揖

羌人之馬。清畏人知。我無慙德。本傳云。惺幹識詳明。歷任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爲公。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時號關西孔子。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

至夜半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又曰。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遷安定屬國都尉。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連戰破之。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疋。先零酋長又遺金鑠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帝嘆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邪。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齊國通和。封人受使。以公有出境之才。見命張檀之禮。既珠盤

插血。定楚國之連名。七首登壇。反齊人之侵地。是謂使乎。固稱光國。本傳云。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鄰好。盛選行人。詔

惺爲使主。尹公正爲副。以報之。惺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屆近畿。詔定路車飾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儀禮曰。使者及境。張檀乃謁關人。周禮曰。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鄭注曰。敦。槃類。珠玉以爲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

取其血敵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古書珠爲夷。鄭司農云。夷槃或爲珠槃。玉敦。插血玉器。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楚王叱遂。遂按劍而前曰。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命懸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捧銅盤而跪進之。遂定從於殿上。楚魏救至。秦兵遂罷。又刺客傳曰。曹沫魯人也。齊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魯弱齊強。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盡許歸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索隱曰。匕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也。

市塵起風飛。乃授京兆尹。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戶。餘官如故。

本傳云。四年除京兆尹。三輔黃圖曰。武帝太初元年。改內史爲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其理

俱在長安古城中。西都賦曰。北眺五陵。西京賦曰。擊鐘鼎食。沈約麗色賦曰。狹邪才女。銅街麗人。黃圖曰。長安有九市。郡國志曰。長安大俠黃子夏居柳市。王仲宣雜詩曰。風飄揚塵起。白日忽已冥。呂向曰。風起舉揚塵埃。喻兵戈暴起也。

上林兵息。

蘭池盜靜。不學王陽平生鑄金之術。未同張敞終日章臺之遊。

言逞爲京兆尹有美政也。本傳云。逞爲京兆尹。都界有豕生子。經旬而死。其家有積。遂乳養之。諸豚

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漢舊儀曰。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三輔黃圖曰。蘭池宮。始皇三十一年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漢書曰。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爲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官。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餘財。去位家居。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又張敞傳曰。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

家僮暮

行還得遺錢於道并白絕十疋公訪得其主卽以還之見於金路指以示人得錢於道持留掛樹方之

今日異代同風

皇甫謐高士傳曰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驚謝邠原別傳曰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

而繫錢者愈多謂之神樹

俄遷司會治小司馬重總六軍再操八柄考績入於歲成論功書之年表

本傳云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爲河州刺史

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爲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爲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周禮鄭注云天子六軍周禮大宰之職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逞前已爲軍司馬今爲司會中大夫復爲司會遷小司馬故云重

總六軍再操八柄也尙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史記有功臣年表及將相名臣年表

尋授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

本傳云護誅免官頃之起爲納言又以疾不堪任乃除宜州刺史周書太祖紀云魏

廢帝三年改北雍州爲宜州隋志云京兆郡華原縣後魏置北雍州西魏改爲宜州

露冕觀風停車待雨百城解印憚朱穆之威千里相迎愛王基之德

益都

耆舊傳曰郭賀拜荊州刺史明帝巡狩至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旒冕勅去幘露冕使百姓見此衣服以章其德後漢書曰鄭弘爲淮陰太守行春大旱隨車致雨又朱穆傳曰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梁冀辟之使典兵事永興元年冀州盜賊

尤多故擢穆爲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爲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辭之疾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死獄中魏志曰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

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浚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爲秘書郎浚復請還司徒王朗辟基浚不遣朗書劾之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按遑蒞任宜州未久請停卽被勅追還如公叔之始及濟河伯輿之歷經辟召矣

曾未朞月被

救追還。眷眷吏民。不無河內之請。依依故老。實念黎陽之別。

本傳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函簿。遲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遂其所請。以彰雅操。遲

在州有惠政。吏人稱之。後漢書曰。寇恂拜河內太守。恂至。穎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借寇君一年。乃留恂。又鄧訓傳曰。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遷護烏桓都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邊。

少陽養德。前星

守器尊師讓齒。必俟賢能。乃授太子太保。

本傳云。東宮初建。授太子太保。顏延年曲水詩序曰。正體毓德於少陽。李善注云。少陽。東宮也。周禮鄭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星經曰。心三星。中天王。前為

太子。後為庶子。故曰前星尊師。師如太保。太傅。太師。少保。少傅。少師也。讓齒。按禮。太子入學。以年大小為次。不以天子之子為上。

方之劉寔。道高於大邦。譬以山濤。榮深於小輦。

晉書曰。劉

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為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為師。元康中。進爵為侯。累遷太子太保。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以侯就第。又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居選職十有餘年。濤以老疾固辭。不許。帝嘗講武於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於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闔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

本有消渴之疾。常餌金石自理。舊

疾微增。奄捐館舍。茂陵之下。不留封禪之書。校尉之營。惟餘服食之器。

西京雜記曰。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漢書司馬

相如傳曰。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若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後漢書曰。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遷司隸校尉。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鬻。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六年。卒於官。帝愍惜之。

嗚呼哀哉。春秋四十有七。建德二年五月十一

日也。天子以大臣之喪，躬輟聽訟，東朝以師傅之尊，親臨攢祭。

東朝，謂太子也。震主東方，故曰東朝。

詔贈大將軍。

本傳同。

諡某

公禮也。以今三年正月十日，葬於京兆之高陽原。夫人郁久閭。

郁久閭，蠕蠕國姓也。北史曰：蠕蠕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亡本姓名，其

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氏。齊神武娶蠕蠕公主郁久閭氏，魏景穆皇后亦郁久閭氏，蠕蠕強盛，與西魏通和，故得婚也。逞之夫人，當亦蠕蠕公主，故下云王姬矣。

西遇王姬，愛敬

肅恭，言容令淑，有聞箴盥，無廢紘纒。

禮記曰：右佩箴管線，管字同盥。左氏傳曰：奉匱沃盥。杜云：器也。盥古緩反。又左傳曰：衡紘紘纒。杜注曰：紘纒從下而上者，纒冠上覆，列女傳敬姜曰：公侯之夫人加之。

以紘纒。爰在盛年，先從大夜，今節婦開墳，松柏已拱，季孫成寢，丘陵始同。

史記曰：公子重耳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二十五年不來，

吾墓上柏大矣。禮記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喪，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

況復圖畫賢妃，方在甘泉之室，瘞埋才子，即用高陽之原。

上謂郁久閭，下謂逞也。漢書曰：金日

碑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碑每見畫，常拜，嚙之涕泣，然後乃去。又曰：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後漢書曰：荀氏有子八人，號曰高陽里。今葬地名高陽原。故

云。公儀表外明，風神內照，器量深沉，階基不測，事君惟忠，事親惟孝，言為世範，行為士則。

陳仲弓碑文辭也。

留

連墳素，悒悵文詞。

素即素。左氏傳曰：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宋玉高唐賦云：悒悵自失。李善注云：王逸楚辭注云：悒悵，恨貌。

霜府錄於尚書，天官總於司會，出入匡贊。

常帶數職。身具六龜。腰恒四綬。

周禮天官冢宰有司會之職。鄭注曰：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尙書出入匡贊常帶數職者。謂遷駕部領兵部。歷蕃部及遷驃騎掌納言。司宗伯又爲軍司馬也。又

遷司會任河州表中外府司馬。復爲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是其常帶數職。有六龜四綬之集矣。漢舊儀曰：銀印背龜紐。其文曰：章。謂刻爲某官之章也。董巴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連結於襜。謂之綬。漢承秦制。

陳平密謀。

既非天子所見。苟彘上策。又非諸侯所聞。

漢書曰：高祖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人。閑遣人謂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

奪己寵。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鄭氏曰：以計鄙陋。故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記傳所傳也。魏志曰：荀彘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勸太祖至洛陽。奉迎天子。進爲漢侍中。守尙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彘籌焉。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彘議。欲還許以引紹。用彘言。遂以奇兵襲紹。斬淳于瓊等。紹退走。許攸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彘所策。或別傳曰：或自爲尙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

其爲郡也。惟取赤土封書。其爲州也。惟以青鹽換粟。

東觀漢記曰：鄧訓好青泥封書。黎陽故吏載青泥一襖。至上谷遺訓。又西

京雜記曰：漢朝中書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緋其上。魏志曰：徐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漢書地理志云：朔方縣有青鹽澤。魏土地記云：朔方縣有大鹽池。其鹽大而青白。名曰青鹽。又名戎鹽。

留家則千樹無資。遺子則一經而已。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吳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爲丹陽太守。衡每欲

治家事。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往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每怒吾治家事故窮如是。然吾州有千頭木奴。不責汝食。歲上匹絹。亦當足用耳。衡既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英習曰：此當是種樹也。汝家失十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爲宅。汝父恒

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云士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爾漢書韋賢傳曰自韋孟至賢凡五世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

嫡子操

本傳子操嗣

至性過

禮純孝不遺

疑作賈左氏傳曰穎考叔純孝也詩曰孝思不匱

墳前之樹染淚者先枯庭際之禽聞悲者則下

千寶搜神記曰王哀字偉元元城營陵人父儀為文

帝所殺哀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泣著樹樹為之枯又曰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有白鳩巢戶側弘舉為孝廉朝廷稱為白鳩郎陸機周處碑文云墳前之樹淚染先枯庭際之禽聞悲乃下

銘曰

山連日觀水枕滇機富春沙起開陽柱飛

言陸氏之先系出齊田後適楚國又為吳人及歸魏居洛陽也應劭漢官儀曰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按泰山

日觀在齊地言陸氏之先出自齊國故山連日觀也水枕滇機謂楚地按史記楚威王使莊蹻循江上略至滇池滇楚接界故水枕其流矣言陸氏自齊適楚為楚人也郡國志富春屬吳郡吳志曰黃初五年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安東郡治富春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水經注曰浙江東北逕富春縣江南有山孫武皇之先所葬也浙江又逕越主允常冢北句踐都瑯琊欲移允常冢冢中生風飛沙射人遂止富春沙起是其事也吳時丹陽吳會山民為寇權分三郡險地為安東郡富春乃是一郡統率諸縣故得稱富春沙起也應劭漢官儀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樓上瑯琊開陽縣上言縣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使視之因刻記其年月日以名門焉後漢書百官志洛陽城十二門有開陽門二語喻陸氏本吳人富春屬吳今為河南洛陽人開陽門在洛陽若飛柱矣

大

夫屈節將軍振威南越受吏西陵解圍

大夫謂陸賈為南越使者將軍謂陸遜為西陵將軍也注見本序

昔我烈祖垂翅秦中白馬無路烏

江不通笛吟鄉里琴哀土風

謂逞祖載留關中沒赫連氏不得歸吳遂居洛陽也後漢書馮異傳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澠池史記高祖本紀云劉賈將騎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即黎陽津也

南界東郡白馬縣。史記曰：項羽敗至烏江，曰：天之亡我，何渡為？向子期思舊賦序曰：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左氏傳曰：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營州恒州，擁旄世

載壯節旃衿，人雄關塞。

營州當謂載仕魏為中山郡守也。恒州謂政為恒州刺史也。史記正義曰：旃節者，編毛為之，以象竹節。

直河穿趙，平雲臨代，生謂立功，沒為

留愛。

恒州在趙代之間，即漢之恒山郡，依恒山為名。左氏傳曰：其次立功，又曰：子產古之遺愛也。言政為刺史於州郡之內，立功遺愛也。

降茲嶽瀆，誕此貞明，祥符雲氣，慶合星精。

謂

之生為天地之所鍾靈也。尚書孔安國傳曰：四嶽視公，四瀆視伯。史記天官書曰：卿雲見，喜氣也。列仙傳曰：東方朔為歲星之精。

宮帷定策，殿柱書名，忠泉暗漏，孝筭寒生。

宮帷定策，即序中鄂

驚事殿柱書名，漢田鳳事，忠泉耿恭事，孝筭孟宗事，皆注見前篇。

世屬殷周，時逢楚漢，天下三分，鴻溝一半。

世屬殷周，以魏周比殷周，以周太祖比文王也。故云：天下三分，時逢楚漢，以齊周比

楚漢，本東西魏也。魏分東西，若割鴻溝矣。

以我明略，來叅匡贊，日乃再中，天成兩日。

謂暹參謀機密，周之帝業以成，如殷日再中，堯華復旦也。史記封禪書曰：新垣平言：日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

虞舜卿雲歌曰：日月光華，且復旦兮。見呂氏春秋。

遞參三事，歷副六卿，天師

一作司

光宅，地載謨明。

詩云：三事大夫，又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卿，周

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也。暹為吏部中大夫，及小司馬，未居正卿，又歷諸部，故云遞參歷副矣。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謨明弼諧。

春官定禮，夏官治兵，讖言默識，溫樹無名。

春官，謂宗

伯也。夏官，謂司馬也。後漢書竇融傳云：融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教以經義，不得令觀天文讖記。漢書曰：孔光沐日歸休，與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此。

謙恭周密。言行無乖。忠公兕瘞。陰德蛇埋。

漢書曰。張安世以謹慎周密自著。晉語叔向曰。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瘞以為太甲。以封於晉。韋昭曰。兕似牛而青。善觸人。徒林。林名。一發而死曰瘞。甲

也。列女傳曰。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百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

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默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為令尹。

軍國紛總。部領填堵。馬不入廐。金不入懷。

一作。言歷任諸部事繁。逞有清聲也。馬不入廐。金不入懷。後漢張奐事注。

見本。序。具瞻惟德。高山惟仰。甲觀初登。龍樓初上。東國桓榮。西京疎廣。

謂逞為太子太保也。詩曰。民具爾瞻。又曰。高山仰止。三輔黃圖曰。太子宫有甲觀畫堂。又

云龍樓門。門上有銅龍。漢書成帝紀曰。上召太子出龍樓門。後漢書明帝紀曰。建武十九年。立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漢書曰。疎廣為太傅。受為少傅。上疏乞骸骨歸。公卿大夫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

年齡俄頃。風電相

摧。銘旌兩沒。池柳雙迴。

禮記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又曰。池。視重露。鄭注云。如屋之有承露也。柳宮象也。以竹為池。衣以青布。懸銅魚焉。今宮有承露。云以銅為之。正義曰。

池者。柳車之池也。兩沒雙迴。言陸逞與郁久閻氏合葬也。

熒熒曾子。在疚啣哀。身彰野火。心懼天雷。

言子操居喪以禮也。左氏傳曰。予斃。斃在疚。李陵書曰。足下曾子無恙。後漢書曰。長沙有孝子。

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樞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千寶搜神記曰。王哀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

日月其除。榮終哀始。馬歸司隸。書還太史。歷對天星。

墳連地。市。

詩曰。今不我樂。日月其除。論語曰。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列異傳曰。鮑宣三世為司隸。嘗乘一驄馬。史遷自序云。談為太史公。如淳注曰。漢儀注。太史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

官爲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歷對天星。如莊子云。傳說得之以騎箕尾。說死爲傅。說星矣。辛氏三秦記曰。驪山始皇陵作地市。生死人交易。市平不得欺死人云。山勢接飛。松形蓋起。德音無絕。平原忽矣。抱樸子曰。千歲之松。有如偃蓋。楚辭曰。平原忽兮路超遠。

周大將軍崔說神道碑

公諱說。

周書作說。

字士約。博陵郡安平縣人也。

周書列傳曰。崔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也。弟說。本名士約。謙字士遜。說當以士約爲字矣。

昔者華陽之野。降龍首

之神。烈山之都。啓龜文之繇。

序崔氏之先也。帝王世紀曰。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氏。有嬀氏女登爲少典妃。遊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有聖德。以火德王。故號炎帝。又曰。神農本起烈山。故曰烈山。

氏。一曰厲山氏。黃帝代之。於時河出龍圖。洛出龜書。三皇本紀曰。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按崔氏系出齊姜。姜姓本神農之後。故云。左傳云。且其繇曰。杜注云。繇。卜兆辭。繇。直救反。

匡周則

盟津有會。佐夏則龍門始鑿。

匡周。謂齊太公望。佐武王會諸侯於盟津也。佐夏。謂四岳也。尚書。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按禹本四岳所

薦。故云。佐夏也。禹貢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按四岳有伯夷。齊爲姜姓。伯夷之裔。言神農之後。在夏則有伯夷。在周則有呂尙。先周後夏。互文也。

西遊則起家秦

相。東入則載世齊卿。備乎史籍。可得言矣。

崔氏出自齊丁公。左傳。東郭偃曰。今君出自丁。杜注云。齊丁公。崔杼之祖也。傳又云。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崔成有疾。廢之。而及明。崔成請老於

崔弗許曰。崔宗邑也。必在宗子。杜元凱曰。濟陽東朝陽縣北有崔氏城。傳又云。崔氏滅。崔明奔魯。世系表云。崔明生良。十五世孫意如。為秦大夫。封東萊侯。此云起家秦相者。即是人也。載世齊卿者。即崔武子。是齊卿在前。秦相在後。此亦互文也。祖辯平

遠將軍武邑郡守

周書說兄崔謙傳云。祖辯魏平遠將軍。武邑郡守。魏書北史並作安南將軍。晉志冀州信都武彊縣舊置武邑郡。父楷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殷州刺史。崔謙

傳云。父楷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殷州刺史。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隋志豫州趙郡大陸縣。舊曰廣阿。置殷州。

並厲風霜。俱張鋒穎。邸史疊迹。官曹凜然。

是謂鮑恢都官百城振懼。葛豐握節京師斂手。

並厲俱張。言祖辯父楷二人也。邸史者。按郡有邸及從事史。漢書朱買臣傳云。會稽郡守邸者。又云。郡邸直上計。後漢書百官志。從事史十二

人。都官從事等。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官曹者。如功曹書佐之類。後漢百官志云。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各主一部文書。以郡吏補。以辯楷為郡守。刺史故云。後漢書曰。鮑永為司隸校尉。鮑恢為都官從事。光武曰。貴戚宜斂手避二鮑。漢書曰。諸葛豐字少季。瑯邪人。特立剛直。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問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戚屬貴幸。奢淫不法。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窘迫馳入宮。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校去節。自豐始。公特稟英靈。偏鍾山嶽。雄姿俊茂。眉目疎朗。觀虎於檻。齟髮不驚。稱象於船。

勝衣能對。

世說曰。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乘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魏志曰。鄧哀王冲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

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較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韶即髻。剪髮為髻也。故云韶髮。

至於拉虎擗

一作熊。摧斑碎掌。忘歸

繁弱落雁吟猿故得氣蓋關中威申河外

本傳云說少鯁直有節槩膂力過人尤工騎射曹子建七啓曰批熊碎掌拉虎摧斑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隨兕於雲夢也干寶搜神記曰

楚王遊於苑白猿在焉王令善射者射之矢數發猿搏矢而笑乃命由基由基撫弓猿即抱木而號及六國時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羸曰可有頃聞雁從東來更羸虛發而鳥下焉吟猿落雁是其事也關中秦地漢書曰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項羽雞鳴歌云力拔山兮氣蓋世潘岳西征賦曰出申威於河外李善曰河外謂之澠池史記曰秦王使告趙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按河外索隱謂曲沃等處正義謂同華州晉語入河外列城五注云河東也晉以河東爲河外魏以河南爲河外張儀說魏王曰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說齊曰梁效河外索隱謂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處魏世家秦復予我河外無忌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蘇秦說趙曰魏弱則割河外張儀說趙曰秦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謂滑州北臨河也

解褐領軍錄事轉諮議叅軍

周書

時當塗失御政在權門始論函谷之兵即起韓陵之戰

當塗言魏也權門言爾朱氏及高歡也後漢書曰代漢當塗高答賓戲曰王塗蕪穢因失其御魏本紀云明帝崩爾朱榮謀廢立立莊帝榮以兵權在己遂有異志帝殺榮尋爲爾朱兆所弑立閔帝高歡復廢帝立孝武閔帝失位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翫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惟有修真觀其失御如此按魏本紀云武帝永熙三年九月高歡東還洛陽帝親督衆攻潼關斬其行臺華長瑜又尅華州此云始論函谷之兵是也又魏本紀云閔帝普泰元年六月高歡起兵信都以誅爾朱氏爲名二年高歡敗爾朱天光等於韓陵此云韓陵之戰是按韓陵之戰在魏未遷之前當是互文函谷句謂高歡之亂韓陵句謂爾朱氏之亂此二家皆專權魏室者也

太師賀拔勝作牧西荆

周書列傳曰賀拔勝字破育神武尖山人也武帝將

圖神武以勝弟岳擁衆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勝爲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魏文帝三年以賀拔勝爲太師

公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及南陽失守卷甲

奔梁

本傳云賀拔勝出牧荊州以詵為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勝奔梁南陽失守者按賀拔勝傳武帝西遷勝還軍南陽自率所部將西赴關中進至漸陽詔封勝太保錄尚書事時齊神武已陷潼關屯軍華陰勝乃還荊州州民鄧誕執元穎北引侯

景勝至景逆擊之勝軍不利率麾下數百騎南奔梁在江表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常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郊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志也既至長安詣闕謝罪朝廷嘉其還乃授太師詵

既從勝奔還俱樂毅羈旅猶思燕路陳軫悽愴終戀秦聲謂詵在梁之日思歸長安也戰國策曰樂毅破齊燕惠王得齊反間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望諸

君尊寵樂毅以驚動於燕齊齊田單破騎劫燕惠王後悔復以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卒於趙史記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人也今仕楚執珪富

貴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留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

都督封安昌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

本傳同隋志豫州汝南郡朗山縣舊曰安昌

弘農克復沙苑揮鋒

本傳云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克弘農戰沙苑周太祖

與齊神武戰也在魏文帝大統三年八月至弘農十月至沙苑距齊神武軍皆大克獲獻俘長安隋書地志曰馮翊有沙苑

進爵為侯增邑并前一千一百戶

本傳同

信珪則更受

司勳穀璧則還輸典瑞

周禮宗伯云侯執信珪玉人云命珪七寸謂之信珪侯守之司勳屬夏官鄭司農云勳功也此官主功賞宗伯云子執穀璧鄭注云穀所以養人以穀為飾璧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又宗伯有典瑞之

職鄭注云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璽節郎詵始封子今進爵為侯是用受信珪於司勳還穀璧於典瑞也

鐵馬有河橋之戰戈船有汾水之兵

河橋汾水連前弘農沙苑二戰本傳此獨不載按賀拔勝傳河

橋之役。勝大破東魏軍。及齊神武攻玉璧。勝從太祖追之於汾北。說荊州之役。弘農沙苑之戰。皆從此河橋汾水。當亦在焉。子山碑文。爲較詳矣。陸倕石闕銘曰。鐵馬千羣。注云。鐵馬。鐵甲之馬也。漢書曰。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張宴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也。

除京兆太守。

本傳同。

移民下邑。未學邊韶。走馬章臺。不同張敞。

移民下邑。未學邊韶。疑引延篤事。後漢書曰。延篤。桓帝以博士徵拜。

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郡人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齋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不得言。篤以病免。按邊卽邊鳳。以邊延二君前後京兆。故云。韶疑邊鳳字。或取尙書籒韶九成。鳳凰來儀之義。非謂邊孝先也。漢書曰。張敞爲京兆尹。走馬章臺街。

遷帥都督持節。

撫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尋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官尙書定州大中正。

本傳同。隋書地理志云。冀州博

陵郡。舊置定州。後魏置總管府。

五曹奏事。有朱穆之忠。九品論人。見楊喬之直。

漢書成帝紀曰。建始四年春。初置尙書員五人。師古曰。漢舊儀云。尙書四人爲四曹。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百

官志曰。世祖置六人。凡六曹。云五曹者。依成帝也。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徵拜尙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上疏。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尙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善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憤懣發疽卒。又孟嘗傳曰。桓帝時。尙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謝承後漢書曰。楊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

改封安國。

傳作安國。

縣侯。益邑合前一千四百戶。

隋志。冀州信都郡鹿城縣。後齊曰安國。傳作安國者。隋志

清化郡安固縣。梁賜姓宇文。改名爲說。本傳云。賜姓宇文氏。并賜名說焉。

漢王改婁敬之族。事重論都。魏后變程昱之名。恩

深捧日。漢書曰。高祖西都長安。拜婁敬爲奉春君。賜姓劉氏。論都謂婁敬勸帝都關中也。後漢書曰。杜篤著論都賦。魏書曰。程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爲吾腹心。昱

本名立。太祖乃加其日。更名昱也。周書北史作驃。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寶憲連官。單于之寶鼎可致。張寬固

位。渭橋之流星可識。後漢書曰。寶憲字伯度。南單于請兵北伐。拜憲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

之。拜憲大將軍。陳壽益都耆舊傳曰。漢武帝時。蜀張寬爲侍中。從侍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已知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寶憲句。謂爲車騎大將軍也。張寬句。謂爲侍中也。

司木七工。既掌丘陵之賦。司會六典。乃均邦政之才。居官得人。於斯爲盛。禮記曰。天子六府有司木。考工記曰。凡攻木之工七。周禮天官冢宰之職

云。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進爵爲公。改封萬年縣。通前二千四百戶。隋志云。京兆郡大興縣。後周舊郡。置縣曰萬年。除隴州刺史。都

督隴州諸軍事。俱見本傳。隴坻路遙。秦川望遠。鄧仲華之不去。馬文淵之願歸。周書太祖紀云。魏廢帝三年。改東秦州爲隴州。隋志扶風汧源。西魏

置隴東郡及汧陰縣。有西魏東秦州。後改爲隴州。有隴山。汧山。汧水。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應劭曰。有隴坻在其西也。師古曰。隴坻謂隴阪。卽今之隴山也。三秦記。隴頭歌有遙望秦川之句。後漢書曰。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赤眉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禹乘勝獨尅。

名震關西。延岑寇順陽間。禹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天下平定。按隴州亦在關西。於古爲六郡之地。鄧禹西征數年。乃尅此隴州。是鄧仲華之所不去也。又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璽書拜援隴西太守。諸種萬餘人悉降。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

尋除涼州刺史。總督河西甘瓜諸軍事。本傳遷總管涼甘瓜三州。隋志武威郡舊置涼州。後周置總管府。又曰張掖郡。西魏改西涼州。尋改曰甘州。又曰燉煌舊瓜州。此三州也。地似伏

龍城如飛鳥。水經注地理風俗記曰。漢武帝元朔三年。改雍州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也。王隱晉書曰。涼州有龍形。故曰龍城。南北七十里。東西三里。本匈奴所築也。又水經曰。三危山在燉煌縣南。注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

是山也。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卽尙書所謂竄三苗於三危是也。西河記曰。姑臧匈奴曰蓋藏城也。城不方。有頭尾兩翅。名蓋鳥城。燉煌實錄。宛在胸襟。玉門亭障。無勞圖畫。漢書地理志曰。武帝

後元年。分酒泉置燉煌郡。師古曰。卽春秋左氏傳所云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者也。其地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又龍勒有玉門關。酒泉郡有玉門縣。關駟云。漢罷玉關屯。徙其人於此。又西域傳曰。漢列亭障至玉門矣。又張安世傳曰。大將軍光問千

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有馬如羊。不以入廐。有金如粟。不以入懷。水經注曰。侍郎張奐爲定安屬國都尉。治此。羌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

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事出前漢書。柱國齊王。齊煬王憲也。詳見憲碑文。今上之介弟。今上謂武帝也。左傳曰。上其手者。龔行薄伐。

問罪河陽。以公爲行軍長史。叅謀帷幄。本傳云。齊王憲東征。以詭爲行軍長史。按憲傳事在天和四年。五年平齊。尙書曰。恭行薄伐。西都賦引此作龔。隋志河南郡河陽有古河陽城。問罪河陽。謂伐齊也。

中軍之司。旣舉魏絳。上卿之佐。實用荀林。以公方之。差無慙德。魏絳。魏犢子。畢萬之後。左傳成十八年云。魏絳爲中軍司馬。文七年稱令狐之役。荀林父佐上軍。按

春秋時晉中軍司馬非卿上軍之佐其位在四皆非主帥也以比行軍長史言參謀帷幄如二公矣

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

本傳軍還除

崇德

周書武帝紀云天和四年九月齊國公憲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

安義

周書劉雄傳云天和四年從憲出宜陽築安義等城

建忠

隋志京兆三原縣後周置建忠郡

九曲

河曲壽安縣有九曲城所謂九阿也齊宣置孔城防主以備周在縣東南見通典

安樂

周書明帝紀云二年七月寧屬公尉

遲迴率衆於河

三泉

疑卽三原後周建忠郡是

伏流

周書武帝紀云保定二年四月於伏流城置和州又魏玄傳云天和四年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隋志河南陸渾開皇改縣曰伏流有東魏北荊州後周曰和州

周張

平泉固安蠻通谷凡十三防禦

本傳云除使持節崇德安義等十三防是崇德安義已下皆防禦名也隋書地志蜀郡有平泉此平泉所以備周恐非隋志涿郡固安舊曰故安餘未詳

熊和忠三

州

周書同隋志洛州宜陽縣後魏置宜陽郡東魏置陽州後周改曰熊州和州注見上文卽伏流城是又襄城郡東魏北荊州後周改曰和州忠州疑卽中州隋志河南郡新安後周置中州

黃蘆起谷王宴供超牽羊

溫狐交河大嶺避雨木柵寺十一戍諸軍事崇德防主

黃蘆下十一戍名也本傳稱三州諸軍事崇德防主不載其名通典云河南府永寧縣後周熊耳縣有後周黃櫨同軌永

昌三城以備齊隋志後周置同軌郡此十一戍並屬崇德防主崇德注見上文

宜陽上地更有秦兵熊耳山前還逢積仗用是連營函谷獵騎黎陽威

振兩河名陵二晉

史記秦本紀曰武王三年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正義曰宜陽在河南府福昌縣東故陽城是也此韓之大郡伐取之三川路乃通也後漢書曰赤眉敗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

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注云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酈元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也函谷關名兩河謂河東河北也三晉韓魏趙也史記年表曰定王十六年魏桓子

與韓康子趙襄子三人敗智伯於晉陽。乃三分其地。故號為三晉。按後魏宜陽郡。東魏置陽州。後周改曰熊州。本漢宜陽縣。魏之一金塢城也。後周置重兵於此。以備齊。章孝寬曰。宜陽一城之地。兩國爭之。周築崇德等五城。齊築統關。豐化二城。時方東討。周齊兩國交爭。接境在於宜陽。本故秦韓之地。所以連營。函谷。獵騎。黎陽。兩河。三晉之間。威名遂振矣。

改封安平縣公。

本傳加授大將軍。

淮陰一國。韓信之故人。戶牖萬家。陳

平之鄉里。公此衣錦。足為連類。

漢書曰。韓信。淮陰人也。項羽死。高祖徙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皆諸將曰。此壯士

也。又曰。陳平者。陽武戶牖人也。後高祖還至洛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言崔說本博陵郡安平縣人。今封安平縣公。若韓信陳平矣。項羽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其後歸故里者。皆云衣錦。

建德四年正月十

日。薨於長安之永貴里私第。春秋六十有四。詔贈敷

周書作鄜字同。

延丹綏恒

周書作長。

五州諸軍事。敷州刺史。

隋志上郡。

後魏置東秦州。後改北華州。西魏改敷州。又曰。延安郡。後魏置東夏州。西魏改為延州。又曰。延安郡。義川。西魏為丹州。又曰。雕陰郡。西魏置綏州。又曰。朔方郡。長澤縣。有後魏太安郡。及置長州。按此五州。皆隋雍州地也。

諡曰莊公。禮也。

傳同。

即以其年二月二十四日。葬於京兆平原鄉之吉遷里。北陵追遠。大司馬有賜綬之恩。西京贈行。冠軍

侯有詔葬之禮。

史記曰。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衛青冢近茂陵。在長安北。故云北陵。霍去病封冠軍侯。元狩六年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

嗚呼哀哉。世

子儀同衍。

本傳云。子弘度。猛毅有父風。大象末。上柱國武鄉郡公。此云衍。本傳字摩訶衍。

生事以禮。死葬以禮。愛親有王祥之孝。同氣有姜肱之睦。百

行之本於斯備焉。

崔謙傳曰：謙性至孝，與弟說特相友愛。雖名位各重，所有資產皆無私焉。居家嚴肅，謙子曠與說子弘度等，並奉其遺訓焉。干寶搜神記曰：王祥字休徵，瑯琊人，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

母使掃除牛下，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割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有黃雀數十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後漢書曰：姜肱字伯淮，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

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

況復松檟深沉，既封青石之墓，丘陵標榜，須勒黃金

之碑。戴延之西征記曰：金鄉焦氏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冢，前有石祠堂，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七十二人形象，皆刻石記之。水經注曰：刺史賈逵廟前有碑，碑石生金，干寶曰：黃金可採，為晉中興之瑞。乃為銘曰：

華陽之神，厲山之祖，鳳野匡周，龍門佐禹。

言崔氏系出神農，及夏之伯夷，周之太公，皆其祖也。華陽注見本序。厲山即列山，括地志曰：厲山在隨州隨縣北百里，山東有石穴，曰神農生於厲鄉，所謂列

山氏也。春秋時為厲國，國語曰：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鸞鸞鳳凰也。故云鳳野。龍門注見本序。

日浴溟池，山浮海浦，甫穆霸國，營丘樂土。

山海經曰：日浴溫源，淮南子曰：日浴於咸池。莊子曰：南溟

者，天池也。漢書曰：三神山在渤海中，溟池海浦者，言齊表東海之國。說文云：浦，瀕也。潛夫論曰：炎帝苗胄，四岳伯夷，為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裔孫尚為文王師，克殷而封之齊。甫疑作輔，文王為穆考，疑謂輔穆考而霸國也。然下文對以營丘，是齊地名，此甫穆豈

謂穆陵耶？左氏傳曰：南至於穆陵。史記曰：武王封尚父於營丘。曰齊正義曰：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詩曰：適彼樂土。

曾斯宗邑，承此壤王。

一作移封東武，就君安陽。左氏傳曰：崔宗邑也。

譜云：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於崔，遂為崔氏。濟南東陽縣西北有崔城，是也。季子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孫天生杼，為齊正卿，生子成，子明，子彊，皆為慶封所殺。子明奔魯，生良，十五世孫意如，為秦大夫，封東萊侯。三子業、仲、牟，業字

伯基漢東萊侯居清河北武城十三世孫林字德儒魏司空安陽孝侯是也魏志曰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為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又進封安陽鄉侯譜牒所載蓋與史符移封東武謂東萊侯居清河東武城也就君安陽謂崔林封安陽鄉侯也自後遂為中軍節度鎮北鋒芒商飆獵草電火驅霜謂說祖父皆為將軍辯為中軍將軍楷為鎮北將軍世有威望如秋風殺草電火驅霜也公之輪奐繼體博陵望族矣

貞幹儀表丘墟風神牆岸孝有至德忠能匡贊不廢橫琴無妨欵案禮記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參同契曰長子繼父體周易曰貞者事之幹也說苑曰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既班三事又貳六官衛青受詔韓信登壇三事見尚書六官見周禮東觀漢紀曰衛青大克匈奴武帝拜大將軍於幕中漢書

蕭何薦韓信於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拜信為大將軍

長城馬窟廣武兵欄軍吏無犯營民不寒古詩曰飲馬長城窟郡國志云滎陽縣有廣武城城在山上漢

所城也高祖與項羽臨絕澗對語責羽十罪羽射漢祖中胸處也言說封拜之後歷有戰功軍吏無犯營民不寒者言其兵有紀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乃用六謀乃論三策城壘向背星辰主客

六謀如陳平之六出奇計也三策謂上策中策下策也漢書匈奴傳嚴尤曰周秦漢征之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

策焉禮記鄭注曰壘軍壁也漢書天文志曰天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占曰為兵其五年六月發三輔郡國少年詣北

軍五年四月燭星見奎婁間占曰有功有人死邊城和其六年正月築遼東玄菟城二月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是客星為兵象主

者對客而言又天文志曰太白為客辰星出太白為主人凡太白所出所直之辰其國為得位得位者戰勝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

勝其色害者敗言說用兵有謀策能察其劍起沉犀弓開伏石楚后讓盟秦君還璧犀犀甲也周禮曰犀甲七屬吳越春秋曰夫差衣水犀甲者十三萬人沉

犀言劍利能切入犀甲也。淮南子曰：夫純鉤魚腸，磨其鋒鏑，則水斷龍舟，陸剗犀甲。千寶搜神記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鏃，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漢世復有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為之開，況於人乎？讓盟毛遂事，注見前篇。步陸碑文：還壁，藺相如事。史記藺相如奉璧入秦，相如以璧歸。

百齡危脆，千仞摧藏。諸侯地裂，邊將星亡。
史記天官書正義曰：諸侯五星在東井北河，主

判舉，叛不虞。又天官書：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正義曰：畢八星，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四星之尉。此言地裂星亡，謂崔說之薨也。
輕車騎士，玄甲黃腸，社如齊地，廟似桐鄉，銘功贊

德碑闕相望。
漢書曰：張安世薨，天子贈以輕車介士。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玄甲，見漢書霍去病傳。黃腸，見霍光傳。師古曰：玄甲，謂甲之黑色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社如齊地者，諸侯有社稷。崔氏本齊後，今封公侯，是公侯復始也。漢書樂布傳曰：燕齊之間為立社，號樂公社。又曰：朱邑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後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人。

周大將軍司馬裔神道碑

公諱裔，字遵管，河內溫人也。昔顓頊之命，始則南正司天，重黎之後，又以羲和掌曆。
序司馬氏之先也。司馬遷自序云：昔在顓頊命

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興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尚書曰：乃命羲和，孔傳云：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也。呂刑傳云：重，即羲也。黎，即和也。羲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矣。
 夏陽適晉，得隨會而同奔，東海避秦，與毛公而俱隱。
司馬遷曰：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其

後司馬斬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東海司馬豫也子山司馬裔墓誌云豫之避秦共毛公而俱隱知東海避秦爲司馬豫也其事未詳

其後金行受命玉笥南遷帝系極於興一作圖

中朝至於江表

序裔本晉宣帝弟太常廋之後也晉以金德王西方曰金行蓋指西晉也謂宣帝司馬懿之後受命爲天子也南遷謂西晉之亂元帝遷都也晉書曰愍帝崩問至建康百僚勸進卽位是爲元帝沈約齊安陸王碑曰是開金運

祚始玉筐李善注云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娥氏二女爲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卵而北飛遂不返高誘曰帝天也天命燕降卵於有娥氏女吞之生契按殷爲金德司馬氏亦以金德王故云金行玉笥矣孫盛晉陽秋曰秦時望氣者曰東南有天子氣五百年有王者興至晉元帝適逢其時言東晉成江表偏王也曾祖楚之晉太傅錄尙書揚州牧會稽文

孝王之次子元顯之幼弟也

北史列傳曰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廋之八世孫也父榮期晉益州刺史此云會稽文孝王卽榮期也元顯爲會稽王世子楚之爲顯幼弟注詳下文

元顯見害

之後桓玄篡逆之初爰自齟齬容

一作身屠釣

北史楚之傳曰父榮期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桑門

中濟江至汝穎間又裔本傳云司馬氏桓玄劉裕之際歸北者司有司馬景之等按晉書安帝元興元年以後將軍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以討桓玄帝戎服餞元顯於西池桓玄敗王師於姑孰三月王師敗績於新亭驃騎大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遇害二年桓玄篡位是元顯見害桓玄篡逆之事也元興三年劉裕舉義兵斬桓玄裕誅夷司馬氏故宣期貞之遇害榮期見殺楚之乃潛逃濟江歸北也劉裕又以恭帝元熙二年受晉禪是爲宋武帝韓詩外傳曰太公望屠牛朝歌釣於磻溪

河內道左

抱劍長號代郡城前慟悲靈祭

後漢書獨行傳曰張武父業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酸泣而還風俗通曰俗傳文帝小生於軍長大

有識不知父所在。江淮志節之士。汝穎風塵之客。感激一言。咸多依附。

楚之傳云。濟江至汝穎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受報復。復收衆據長。

社歸之者。常萬餘人。

既而雲生伏鼈。

一作龜。

星出鯨魚。太白經天。蚩尤映野。

史記天官書曰。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大鼈。徐廣曰。蚩尤也。一作龜者。史記龜策傳曰。蒼生。

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裔賓服。博物志曰。鯨魚死而慧星出。漢書天文志曰。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主。又劉向封事曰。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謂經天也。天官書曰。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征伐四方。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晉灼曰。呂氏春秋云。其色黃上白下。言時魏室多故。楚之乘機歸附也。

公乃收合餘燼。泣血登陴。臨武牢之關。據

成臯之坂。擁衆萬家。歸於魏室。

本傳云。明元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授荊州刺史。陴。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俛倪非常。亦言陴益也。助城之高也。或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

子之於丈夫也。晉書地理志。河南郡成臯。有關。鄭之武牢。按奚斤略地河南。楚之從長社擁衆來歸。晉書地志云。長社屬潁川郡。武牢成臯。皆河南地也。

魏明元皇帝。

諱嗣道。武帝長子也。

遙授平南大將軍。荆

州刺史。襲封瑯琊郡王。尚河內公主。

楚之傳云。尚諸王女河內公主。襲封。謂承司馬氏後也。晉元帝初為瑯琊王。今楚之亦封瑯琊王。為襲封也。

命王承制。從賓國之

儀。謂楚之本晉宗室。故命承制。為賓客之儀。如周客二王之後矣。左氏傳曰。宋于周為賓。故云從賓國之儀。

於時宋兵馮陵。旗鼓侵逼。虎牢不封。金墉無援。

謂宋兵征魏也。南史到彥之傳。

曰。元嘉七年。遣彥之北侵。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虎牢洛陽守兵並走。彥之留朱修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杜驥守金墉。左氏傳曰。馮陵我畿甸。虎牢即前云武牢是。左傳莊二十一年曰。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預曰。虎牢河南成臯縣。水經注曰。穀水左會金

谷水北角築之。謂之金墉城。魏文帝起層樓於東北隅。晉宮闕名曰金墉。按金墉城在河南洛陽故城西北角。時司州金墉虎牢。兗州
碭礪滑臺。爲魏河南四鎮。宋元嘉中有恢復河南之志。詔到彥之等舟師入河。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修復舊境。彥之派江西上。魏主
以河南四鎮兵少。命悉衆北渡。此云虎牢不封。金墉無援。是其事也。魏太武皇帝授王使持節侍中。安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前後部鼓吹。

元戎啓行。志雪冤恥。登壇慷慨。三軍掩泣。黃河漕粟。已出石門。白馬連旗。將臨野坂。楚之傳云。授安南大將軍。封瑯琊王。以拒宋師。

破宋到彥之別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安頡攻拔滑臺。禽宋將朱修之等。俘萬餘人。上疏求更進討。太祖以兵久勞。不從。徵還。宋將斐方
明胡崇之寇仇池。楚之督關中諸軍擊走方明。禽崇之。仇池平而還。南史宋文帝紀云。元嘉八年二月。魏剋滑臺。癸酉。檀道濟引軍還。
自是河南復亡。又到彥之傳云。魏軍向金墉城。次至虎牢。杜驥奔走。尹冲衆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冰將合。彥之回軍焚舟。步至
彭城。資實蕩盡。文帝遣檀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石門白馬野坂。皆地名。晉書曰。符堅伐晉。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潁。水
經注曰。王玄漢自滑臺走鹿鳴。鹿鳴津。又曰。白馬津。東南有白馬城。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白馬縣故城五十里。開山圖所謂白馬山。
山下有白馬。羣行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野坂。野或作治。魏太武帝紀云。神麤三年。宋將到彥之遣將渡河。攻治坂。冠軍將軍安頡
督諸軍擊破之。言楚之方事南討。既而雲中析起。代郡烽然。反旆南轅。途窮北略。楚之傳云。車駕征蠕蠕。楚之督運以
下文既而已下。以征蠕蠕北歸也。繼大軍。拜鎮西大將軍。雲中鎮大將。

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遂薨於此。言蠕蠕逆命。雲中代郡擊柝舉烽。有邊警也。楚之方欲南征。改命北討。故云。反旆。卒
於邊地。爲途窮也。隋書地理志。有雲中郡。有代郡。後魏道武爲代王。都雲中。在朔州北三百餘里。改代曰魏。孝文遷洛陽時。雲中爲鎮。
周易鄭注曰。手持二木以相敲。是爲擊柝。擊柝爲守備警戒也。漢書師古注曰。晝則
舉烽。夜則舉燧。左氏傳曰。令尹反旆南轅。史記趙世家云。趙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
贈征西大將軍。都督梁益秦寧荆兗

青豫鄂洛十州諸軍事揚州牧司徒諡貞王祖金龍

北史列傳云楚之在魏尚河內公主生金龍字榮則有父風

封瑯邪鎮西大將軍儀

同三司吏部尚書贈司空諡康王父悅

北史列傳云字慶宗金龍第三子也

鎮南將軍豫州刺史漁陽莊侯以荆河刺舉

禹貢曰荆

河惟豫州悅為豫州刺史故云荆河刺舉

時值亂離疊起蕭牆遂終非命

北史傳云永平元年豫州城人白阜生謀為叛遂斬悅首送梁詔揚州移購悅首贈青州刺史諡曰莊子

公遺腹載誕

流離寇逆復壁極負深山擁樹程嬰之匿趙武從役家臣王成之藏李燮為傭酒市

後漢書曰鄭玄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

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類己名之曰小同詩曰流離之子陸機云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為流離後漢書梁冀傳曰冀妻孫壽性鉗忌冀與支通期私通生子伯玉壽誅支氏冀慮壽害伯玉嘗置複壁中論語包注曰負者以器曰襁博物志曰織縷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深山即程嬰藏趙武於山中事見下文漢書夏侯嬰傳曰徐行面擁樹馳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擁樹面者大人以面向之小兒抱大人頸似縣樹也史記曰屠岸賈作難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趙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袁宏後漢紀曰梁冀誣李固與文鮪通謀固死獄中二子憲公季公皆棄官歸固知罪之將及乃命二公將小子變還鄉里固女文姬密與二公謀共逃變實言還京師矣鄉人信之後被郡書二公受害王成者固之僕隸也文姬厚為其資以變屬成成為義士乃將變往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賣卜於市陰相往來會赦得免變學行才藝亞於固官至京兆尹按袁宏紀言王成固之僕隸范曄書言固門生李燮字德公言裔少遭父難得全若趙武李燮矣

遭太

夫人憂苦草墳塋以終灰燧形骸毀瘠逾於喪禮

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寢苦枕草

年十有五始幹家事

北史本傳云裔少孤有志操州郡辟

召並。楹前鑿柱。卽取遺書。石上開松。仍求故劍。謂齋克承父志也。晏子春秋曰。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妻曰。楹語也。不應。

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干寶搜神記曰。楚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爲君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卽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卽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屬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觀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卽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卽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歌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曰。幸甚。卽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踣出湯中。曠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卽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出身司徒府叅軍。除中堅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值魏室多難。所在烽起。孟津以北。無復封畿。嵩山以南。卽爲鋒鏑。

言高歡入洛。孝武西遷。河南諸郡。從此興師也。郡國志。河內郡河陽縣。注云。左傳王與鄭盟。杜預曰。縣南孟津。是也。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鄭注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者。左傳。申無宇曰。諸侯正封。杜云。封疆有定分。詩云。邦畿十里。郡國志。潁川郡有嵩高山。謂河內在孟津之北。嵩高之南也。

公建議脩武。立柵溫城。函谷西封。河橋北斷。長亭籍馬。並入武城。百里祖車。咸輸溫縣。

魏室至溫縣。○周書本傳云。魏孝武西遷。裔時在鄴。潛歸鄉里。志其立功。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溫城起義。遣使送款。與

東魏將軍永洛王陵等晝夜交戰衆寡不敵義徒死傷過半及大軍東征裔率所部從戰河橋又別攻懷縣獲其將吳輔叔自此類與東魏交戰每有克獲修武溫城河南地也郡國志云河內郡修武故南陽又河內溫縣蘇子所都又云弘農本函谷關漢武帝遷於新安左氏傳曰又欲肆其西封杜預云封疆也時周太祖與齊神武有弘農之戰故云史記正義曰河橋在臨晉縣蒲津橋也時周太祖與齊神武又有河橋之戰矣應劭曰秦法十里一亭白帖云十里一長亭左氏傳曰楚蔣掩賦車籍馬武城即上修武城也漢書兒寬傳曰寬為左內史當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輪租溫縣即河內溫縣裔立義之處言裔於溫城起義遣使送款也

謂周太祖奉帝西遷裔率義衆歸款特蒙賞勞也
馬文淵之擇主去隴坻而歸身竇周公之入朝在河西而奉詔
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與公孫述同里閉相善

至蜀辭歸謂隗囂曰子陽井底蛙耳不如專意東方援奉書洛陽引見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里閉相善臣前至蜀述陸載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曰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遂從南幸黎丘後為伏波將軍封新息侯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世任河西為吏人所敬向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後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光武見鈞歡甚令還賜融璽書制詔行西河五郡大將軍事後封為安豐侯言裔之歸周太祖如馬援歸身竇融奉詔也
大統七年蒙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
隋志瑯琊郡舊置北徐州

年河內故義四千餘家願立忠誠須公衣錦乃授使持節領河內太守加前將軍
周書本傳云八年率其義衆入朝太祖嘉之特蒙賞

勞頃之河內有四千餘家歸附並裔之鄉舊乃授前將軍太中大夫領河內郡守令安集流民裔本河內溫人今領河內郡守故稱衣錦矣
懷州拓境兩鎮奔波柳泉轉戰二城授首
隋志云河內郡

舊置懷州。又王屋縣。後周置懷州。注詳下文。周書本傳云。十三年。攻拔東魏平齊柳泉蓼塢三城。獲其鎮將李熙之。加授都督。是其事也。十三 周書北史 並作五年。太祖召山東諸立義之將。能率衆

入關者。有加重賞。公率先而至。領戶千室。卽以爲封。固辭不受。

北史本傳云。十五年。周文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周文欲

以封裔。裔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以其誠心內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周文善而從之。授帥督。周書傳同。

其菽粟之賜。或以指困。馬牛之賞。將同量谷。

吳志

曰。周瑜求資糧於魯肅。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漢書貨殖傳曰。烏氏贏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戎王。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谷量牛馬。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算。故以山谷多少言之。本傳十六年。大軍東討。裔請爲前鋒。遂入建州。破

東魏將劉雅。興拔其五城。

朝廷以華陽西極。漢水東流。嘆子孟達之奔兵。怪劉封之失策。

謂漢中重地。命裔出鎮爲華陽郡守也。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晉常璩著華

陽國志。列漢中諸郡。以其在華山之陽也。禹貢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孔安國傳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蜀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命孟達從姊歸北。攻房陵。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降。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旣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

魏前元年。

移鎮漢中。除白馬城主。領華陽郡守。

周書本傳云。魏廢帝元年。徵裔。令以本兵鎮漢中。除白馬城主。帶華陽郡守。白馬城者。按桑欽水經。沔水又東。逕白馬戍。南澗水入焉。酈元注。有張天師堂。庾仲雍謂山

爲白馬塞。堂爲張魯治。東

昔稱導漾。今聞上瀦。煙沉冰井。雨歇雲門。

言漢中華陽等處也。導漾卽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史記索隱注曰。水經云。漾水出隴西氏

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

道縣蟠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師古曰。漾水出隴西氏道。東流至武關山。南為漢。北周地圖記。夏水合諸水。同入漢。自漢入瀘。名七里河。煙沉冰井。疑即火井。博物記曰。臨邛有火井。以竹木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中。火即滅。絕不復然。蜀都賦曰。火井沉熒於山泉。謝惠連雪賦曰。火井滅。溫泉冰。雨歇雲門者。蜀都賦曰。指渠口以為雲門。按劉李諸君注。稱渠口雲門。如雲之出門。惟取其名。猶雲來則雨至也。此以蜀都賦有雲門。故以雲門指蜀。巴蜀皆華陽所統。蜀未平時。尚屬武陵王紀裔之所鎮。是其接界。下文從尉遲迴長驅入蜀。此二語疑其年授大都督。加散騎常侍。周書本傳云。加授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二年轉鎮宋熙郡。今子山碑文。從漢中徑至蜀郡。故不序其轉鎮宋熙也。柱國蜀國公。

尉遲迴也。周書列傳云。尉遲迴。字薄居。羅代人也。孝閔踐祚。進位柱國大將軍。又迴有平蜀之功。封蜀國公。

開金牛之道。通牧馬之關。

謂尉遲迴伐蜀也。尉遲迴傳云。梁元帝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眾東下。將攻之。梁

元帝大懼。乃移書請救。又請伐蜀。太祖曰。蜀可圖矣。取蜀制勝。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惟迴以為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太祖深以為然。於是令迴伐蜀。以魏廢帝二年春。自散關。由固道。出白馬。趨晉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劍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降。梁州刺史楊乾時。鎮潼州。又降。六月。迴至潼州。大饗將士。引之而西。遂平蜀。括地志曰。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褒谷。昔秦欲伐蜀。路無由。乃刻石為牛。五頭。置金於後。僞言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號曰石牛道。圖經百牢。故基在今興元西縣。兩壁山相對。六十里不斷。漢江流其間。乃入金牛。益昌路也。華陽國志曰。會無有天馬河。馬日行千里。後死於蜀。葬江原小亭。今天馬冢是也。縣有天馬祠。初民家牧馬山下。或產駿駒。云天馬子也。今其天馬。逕厥迹存焉。公卷甲北塞。懸車束馬。遂得策預葭萌。勳叅綿竹。周書本傳云。尋率所部兵。從尉遲迴伐蜀。與叱羅協。破叛兵趙雄。傑於槐林。平鄧朮於梓潼。漢書地理志曰。廣漢郡有葭明縣。綿竹

縣。師古曰。明音萌。後漢書作葭萌。華陽國志曰。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地道記曰。綿竹有紫巖山。綿水之所出也。梓潼亦漢之廣漢郡縣名也。

封龍門縣。開國子。蒲州刺史。仍領

新州。本傳以功賜爵云云。尋行新城郡事。隋志。冀州河東郡龍門縣。梁州新城郡。梁末置新州。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中正。本傳云。魏恭帝元年。授大中正。傳作散騎

常侍。本郡中正。隆周授圖。天保大定。謂孝閔踐阼也。以公才望。仍為舊臣。遂乃義深追遠。恩隆繼絕。即改封瑯邪縣。詩云。天保定爾。

公。裔曾祖楚之。太武初。封瑯邪王。至父悅。遭難。邑五百戶。仍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巴州諸軍事。巴失國。今復封裔瑯邪郡公。故云。追遠繼絕。

州刺史。武成二年。明帝即位。被勅赴援信州。魚復道阻。屢却岑彭。荆門水急。幾沉吳漢。信州梁置。在巴東。後周置總管。統魚復諸縣。注

見下文。漢書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古庸國。左傳文十三年。魚人逐楚師。是也。後漢書曰。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等。將數萬人。乘枋箠。擊破馮駿。及田弘。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闢樓。立欂柱。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華陽國志云。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魚復縣。又按犍為武陽有彭亡聚。岑彭死處也。征南惡彭亡之號。為客刺死於此矣。荆門。上合下開。有門形。因以為名。東觀漢記曰。延岑遣奇兵出吳漢。後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吳漢。公乃月峽先登。瞿塘直上。後漢郡國志。巴郡有枳縣。注云。華陽國志。有明月峽。廣德嶼者。是也。酈元水字子顏。南陽宛人也。經注曰。江東水東逕廣溪峽。乃三峽之首也。峽中有瞿塘黃龍二灘。晉宋間

有淫預歌云。灩預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預大如象。瞿塘不可上。天子以公操履忠勤。儀刑亮直。乃徵為大御伯。尋轉大御正。邑一千一百戶。

御正。蓋古侍中之職也。本傳云。保定二年。入為御伯中大夫。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樞機近侍。出納絲言。所謂多識舊章。四年。轉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傳云。始封瑯邪伯。至此乃進公位。與碑文為小異也。

殿中無雙者矣。

漢書張安世傳曰職典樞機禮記曰王言如絲魏志曰王粲博物多識問無不對魏國既建拜侍中時舊儀廢弛典造制度粲恆典之後漢書曰丁鴻字孝公拜侍中肅宗詔鴻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鴻論難最明時

人語曰殿中

四年大軍東討公所領義衆先守枳關授都督懷州諸軍事懷州刺史

本傳云大軍東討裔率義兵與少師楊擲守枳關即

無雙丁孝公

授懷州刺史東道慰勞大使隋書地志云河內郡王屋後

偃師張幕河陽牧馬雖接戰於富平已連營於官渡

謂裔合軍

周置懷州有王屋山齊子嶺有枳關河內裔所起義處也

討東魏也漢書地理志曰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又河內郡有河陽縣又北地郡有富平縣北地郡秦置維陽西一千一百

五年

里郡國志滎陽有鴻溝水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即官渡水也時東魏都鄴西師東討是其連營接戰之所也

詔追還拜始州刺史

周書太祖紀云魏廢帝三年改安州爲始州

更討信州賊山彰尋寶渝恃險

周書本傳作蠻酋向寶勝等據險自固

峽路五尺緬

約纔通懸水三門橋飛濟渡

言信州道路之險也隋書地理志曰巴東郡梁置信州後周置總管府郡統魚復諸縣巴東有巫峽荆州記曰巴東三峽巫峽長是也言峽路之險須縣度矣漢書西南巨傳曰秦時嘗破略

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懸水三門即荆門是荆州記

既而風行草偃谷靜山空前後平十一城獲

云荆門上合下開有門之形後漢岑彭入荆門長驅破江關即是處也

九千餘口馬歸平樂金輸水衡

周書本傳云天和初信州蠻酋冉令賢等反連結二千餘里裔隨上庸公陸騰討之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蠻酋冉三公等二十餘城皆來降附進次雙城蠻酋向寶勝等率

其種落據險自固向天王之徒爲其外援裔晝夜攻圍腹背受敵自春至秋五十餘戰寶勝糧仗俱竭力屈乃降又拔籠東城獲賊帥冉西黎向天王等出師再葺羣蠻率服拜信州刺史華嶠後漢書曰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平樂觀漢書宣帝紀注

云水衡與少府。天保疑作天和二年除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朝發白帝。暮宿江陵。氣振巴丘之兵。威警

建平之戍。

信州注見上文。白帝漢巴郡魚復縣。公孫述所謂白帝城也。江陵漢屬南郡。水經注曰。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

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馭風。不以疾也。吳志曰。建安十九年。權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以禦關羽。注云。巴丘今日巴陵。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隋書地理志云。巴東巫山。舊

置建平郡。開

五年遷潼州刺史。

隋書地理志云。金山郡。西魏置潼州。

益州柱國公。

趙王招也。周書文帝十三子。傳云。趙僭王招。字豆盧突。武成初。進封趙國公。保定中。拜為柱國。出為益州總管。建德中。進

爵為

降帝子之重。鎮天井之星。延閣擬於叢臺。岷山方於代郡。

言趙國公出鎮益州。則蜀郡之地。擬於趙國也。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

絡。帝以會昌之神。建福上為天井。左思蜀都賦曰。結陽城之延閣。漢書鄒陽曰。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衮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叢臺。故趙王之臺也。在邯鄲。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於海。郭璞注曰。岷山在汝山郡。廣陽縣西。大江所出。史記趙世家曰。趙襄子請代王。使人以銅料擊殺趙王。遂興兵

公仰稟雄謨。參謀遠略。故得身預舞陽之功。位極長平之寵。

平代。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是代郡為趙地也。

言趙國公為益州總管。裔為潼州刺史。相助為理也。史記曰。樊噲以舍人起沛。從至霸上。封舞陽候。元朔二年。衛青再以車騎將軍。取朔方河南功。封長平侯。索隱曰。舞陽屬潁川。長平屬汝南。皆縣名。

六年授使持節大將軍。

大都督西寧州諸軍事。西寧州刺史。

隋書地理志曰。越窳郡。後周置嚴州。開皇六年。改曰西寧州。周書武帝紀曰。天和五年。平越窳置西寧州。按周書及此。是後周時已有西寧州矣。

方欲關

沫若徼牂柯見夜郎之侯習昆彌之戰

漢書司馬相如傳曰故乃關沫若徼牂柯華陽國志曰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地行中桑欽水經曰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也地理志曰牂

柯武帝元鼎六年開牂柯郡有夜郎縣應劭曰故夜郎侯邑牂柯臨牂柯江也華陽國志曰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椽船牂柯處即改其名為牂柯史記曰西南巨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唐蒙為郎中將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漢書西域傳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此言習戰疑是昆明史記曰天子使求身毒國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正義曰昆明在瀾州西昆縣是也黃圖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乃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是也按史記漢書漢卒破之以為郡縣矣

不反

方欲至不反○言徵拜之後除西寧州刺史未及而卒也後漢書馬援謂官屬曰方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鷲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援征武陵五溪病卒漢書王褒傳曰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

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亡上閱惜之地理志云越瀾郡青蛉縣禺同山有金馬碧雞

嗚呼哀哉七年正月十日薨

本傳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及之部卒於京師

春秋

六十有五詔贈使持節大將軍懷邵汾晉四州諸軍事懷州刺史夫人襄城公主魏獻帝之曾孫趙

穆王之季女

本傳云大統十五年拜妻元為襄城郡公主

王姬肅恭榆翟典禮四教競

一作

莊三星令淑

子夏詩序曰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毛

傳曰服則榆翟周禮鄭注云翟雉名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榆翟畫搖者又周禮云四教婦德婦功婦言婦容亦見詩傳國風綢繆之詩云三星在戶

有光隆慮之賢足表平陽之盛

史記外戚傳曰王大

后第三女爲林慮公主。索隱曰：林慮縣名，屬河內。本名隆慮，避殤帝諱，改名林慮。慮音慮。又王大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卽晉州城西面。今平陽故城東面也。城記云：堯築也。後漢皇后紀云：皇女奴永平三年封平陽公主。適大鴻臚馮順。皇

女迎三年封隆慮公主。生則從夫以秩，死則同穴以禮。禮：婦人從夫爵。建德元年八月十一日，合葬於武功三時主。適牟平侯耿襲。詩云：死則同穴。

原大夫墓樹以柏，諸侯墳高於雉。三時原時當作時。在武功縣西南二十里。隋文帝開皇二年三月，開渠引杜陽水於三時原。是也。白虎通曰：諸侯墳樹以柏。大夫樹以欒。此云大夫樹柏矣。徐爰射雉賦注云：

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曰墳雉。吁嗟滕公來居此里。博物志曰：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葬，駟馬不行，跼地悲鳴，跑蹄下地，得石室，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滕公夏侯嬰也。詔

諡定公禮也。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幹千尋，澄波萬頃。世說曰：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又曰：郭林宗詣黃叔度，彌日信宿，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逢蒙射法，力牧兵書。趙氏孟子注曰：逢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漢書藝文志有逢門射法二篇。師古曰：卽逢蒙。又有力牧十五篇。黃帝臣

依託也。漢書藝文志有常從日月星氣太一雜子雲雨諸書是也。言用兵能占星氣知吉凶也。故得出師以律，天幸將軍者也。

星辰高下之占，風雨逢迎之氣。周易師卦曰：師出以律。漢書曰：霍去病從大將軍爲驃騎校尉，敢深入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至如官曹案牘，未嘗煩壅，戎馬交馳，不妨餘裕，足使四嶽彌峻，三

台更明。尙書孔傳曰：四嶽視公。漢書天文志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在朝四十一年，身經一百餘戰，凡任四郡，歷八州，未

嘗以貨殖經懷去如始至。

貨殖見論語漢書因立貨殖傳左氏傳曰叔孫子所至必葺其牆屋去如始至

渭南千畝之竹更懼盈滿池陽二頃之田常

思止足。

漢書貨殖傳曰蜀漢江陵千樹橘渭川千畝竹其人與萬戶侯等史記蘇秦曰使我有洛陽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乎

身沒之日家無餘財素車白馬狹室崎嶇黃腸

玄甲塔庭仄陋有詔冬官為營寢室。

本傳云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為起祠堂焉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應劭曰素車白

馬喪人之服後漢書曰張邵喪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此必范巨卿也庚闡著狹室賦埤蒼曰崎嶇不平也廣雅曰踣傾側也西征賦曰軌崎嶇以低仰呂延濟曰崎嶇傾側貌漢書霍光傳曰光薨賜便房黃腸題奏各一具又霍去病薨

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周禮冬官考工

朱邑祭醑無所漢后是以賜金陳表妻子露立吳王為之開館。

漢書曰崇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身為列

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賜邑子黃金百金以奉其祭祀吳志曰陳表字文奧武庶子也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

嗚呼哀哉世子侃孝家

忠國揚名顯親。

見孝經

是以勒此豐碑懼從陵谷植之松柏不忍凋枯。

周禮曰及窆執斧以泄匠師鄭注云匠師主豐碑之事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晉

書曰山濤居喪過禮手植松柏銘曰

欽若曆象平秩寅賓少梁奔華地入咸秦族夷興馬書窮獲麟。

言義和之後遂以司馬命氏也尚書曰乃命義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寅賓出

日平秩東作。孔傳曰：寅敬賓導，秩序也。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漢書曰：司馬氏入少梁，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為秦所滅，族夷與馬者，言重黎之後，程國失官，而為司馬氏也。太史公曰：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其懼焉。

玉鏡云始，金行乃構，象浦通關，龍沙開候。

玉鏡云始，金行乃構者，謂西晉受命也。尚書帝命期曰：桀失其玉鏡，用其噬虎金行。注見本序。水經注曰：象水又兼

象浦之名，晉功臣表所謂金遼清逕，象渚澄源者也。後漢書班超傳贊曰：咫尺龍沙。注云：龍沙，沙漠也。揚雄曰：西北一候。注云：候亦官也。言西晉幅幘廣大也。時西北開候，劉淵起於離石，至其子劉聰亂晉，遂有平陽之禍。

上糝石起，河陽

水鬪，五馬南浮，三星東宿。

言西晉之亂，晉室南遷也。上糝未詳。晉書五行志曰：愍帝建興五年，石言於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俄而帝為逆所弑，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

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王卒壅之。晉書五行志云：大安中，童謠曰：五馬遊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五王同至江東，而瑯邪王睿嗣統，是為元帝。又天文志曰：永嘉六年，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後元帝中興揚土。

太傅作牧，奄有江沱。

司徒避亂，承制荆河。

太傅謂裔曾祖楚之為晉太傅揚州牧也。詩云：江有沱。禹貢曰：荆河，惟豫州。言楚之會劉裕作難，歸魏為荊州刺史，承制尋授司徒也。

南勞推轂，猶思枕戈。龍媒被

野，蒼兕凌波。

言楚之事魏，授安南大將軍，南拒宋師。漢書馮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晉書劉琨傳曰：吾枕戈待旦。漢書天馬歌曰：天馬徠龍之媒。史記齊世家曰：師尚父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庶衆。

莊

侯季年，禍機相接，誕公遺嗣，崎嶇懷挾，山竄趙武，家藏李燮。

謂裔遭父難，少孤也。裔父悅，諡曰莊，故稱莊侯。禍機，謂白阜生之亂也。詳見序文。序云：遺腹，蓋遺腹子也。

彌衡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呂延濟曰：崎嶇，傾側貌。程嬰匿趙武於山中，故云山竄。王成藏李燮於酒家，故云家藏。俱注見本序。

伍員道阻，燕丹路遙，南奔楚塞，北避秦橋。

左氏傳曰：費無極譖伍奢

於楚平王執之。召其子伍尚歸楚，皆殺之。員如吳，博物志曰：燕太子丹質於秦，請歸，秦王遣之，為發機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南奔楚塞，即伍員事。吳越春秋所謂昭關也。北避秦橋，即燕丹事。秦王發機之橋也。丹北歸燕，故云北避。

水流登

隴寒風度遼，有功都護則

疑作

重嫖姚

三秦記：隴頭歌有隴頭流水之句。荆卿歌云：風蕭蕭兮，易水寒。漢書曰：以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應劭曰：常度遼水往擊之，故以度遼為官號。後漢書西域傳曰：武帝

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之。宣帝改曰都護。漢書云：都護自鄭吉始也。又云：霍去病為嫖姚校尉，言裔避難，得出擢為將校，有威望也。

懷書上馬，習禮從戎，陣圖六甲，兵占八風。

吳志曰：魯肅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後漢書曰：祭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裏表，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六甲謂六甲子也，兵占八風者，按左傳云：南風不競，多死聲。杜預注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微，故曰不競也。

藏松寶劍，射柳瑯弓，推誠賈復，屈

節廉公

藏松寶劍，即干將莫邪子赤比事。注見本序。史記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後漢書曰：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捕得繫獄，時尙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恥，曰：見恂必手

劔之，帝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史記曰：趙拜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厚辱之，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彊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鬪，必不俱全，吾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按此二語，當指益州柱國為總管，裔為刺史，位在其下，又從蜀國公亦居其下，而能協和，故云八翼頻飛，六條亟乘，勇此仁義，行茲寬猛。

晉書陶侃傳曰：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在八，惟一門不得入，關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

潛有窺竊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漢書曰。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冤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賊爲民之害。及大奸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修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左氏傳曰。猛以濟寬。寬以濟猛。持印山開。沉黎盜靜。取甲無丘。均田不井。

謂裔爲潼州刺史。有善政也。持印未詳。當是益州地名。與下沉黎同處。漢書曰。漢殺笮侯。以笮都爲沉黎郡。春秋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注云。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此。云取丘無甲。均田不井。謂薄賦斂也。

上將賞官軍中受詔塞外登壇。言拜大將軍也。按此當爲授大將軍都督西寧州刺史之事。下文言未及而卒矣。尙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上將文昌中星名。漢書衛青傳曰。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

爲大將軍。後漢書竇憲傳曰。詔使中郎將持節。卽五原塞。拜憲大將軍。方屠叅合。更慶臯蘭。渝川毒水。棘道灾氛。地亡都尉。灘悲使君。史記韓王信傳曰。柴將軍

屠參合。斬韓王信。蘇林曰。代地也。正義曰。故城朔州定襄縣北。水經注曰。參合縣南。魏因參合陁。以卽名也。比俗謂之蒼鶴陁。道出其中。亦謂之參合口。徑左縣之西北。卽燕書所謂太子寶自河還師參合。三軍奔潰。卽是處也。魏立縣以隸涼州郡也。又云。道人城北五十里。有參合鄉。故縣也。漢書霍去病傳曰。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慶臯蘭下。師古曰。山名也。後漢書南蠻傳曰。閩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郡國志。閩中屬巴郡。有渝水矣。漢書地理志云。犍爲郡。有夔道。應劭曰。故夔侯國也。音蒲。北反。漢書武帝紀云。太初三年。匈奴入張掖。酒泉。殺都尉。水經注曰。江水東逕羊腸。虎臂灘。酈元注云。楊亮爲益州。至此舟覆。懋其波瀾。蜀人至今猶名之爲使君灘。周書本傳云。卒於京師。此似在道卒也。言任西寧刺史。方欲立功邊地。不幸疾卒也。

谷寒無日。山空足雲。北風吹旄。秋霖泣軍。

淮南子曰。日至於蒙谷。是謂定昏。說文云。雲者。山川之氣。旄。丹旄。銘旌也。爾雅曰。龜蛇曰旄。漢

書王莽傳曰。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祖東都門外。天大雨沾衣上。長老歎曰。是謂泣軍。今云悲其死也。

遣奠雙設。銘旌兩布。沁水同墳。平陽合墓。

遣奠。謂天子遣奠也。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

為不可別。故以其旌識之。後漢書曰。皇女至永平三年。封沁水公主。適高密侯鄧乾。注云。沁水縣屬河內。乾鄧震之子。禹之孫。漢書曰。衛青尙平陽主。與主合葬。雙設兩布。言裔與夫人合葬也。夫人為襄城公主。若沁水之於鄧乾。平陽之於衛青矣。

悲哀嗣

子。攀號靡訴。慟甚風枝。悲深霜露。

言世子侃居喪以禮也。韓詩外傳曰。樹欲定而風不靜。子欲養而親不在。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

自此何世。從斯幾年。

麒麟欲鬪。華表中燃。

三輔黃圖曰。秦始皇驪山墓上。有石麒麟。述異記曰。秦漢間公卿墓。則以石麒麟鎮之。博物志曰。麒麟鬪而日蝕。干寶搜神記曰。燕惠王墓上。有狐狸。已經千餘歲。神變無比。化為二書生。持刺謁張華。華引入談。

論。三日不屬。華甚疑之。此必妖也。乃掃榻延留。留人防禦。華曰。千年之妖。以千年神木照之。即變。世說燕惠王冢有華表木。已經千年。發走為使。往取其木。空中有青衣童子曰。老狸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忽然不見。使伐其木。木流血。使將木歸。照之。其精乃變。華乃烹之。華表中燃。蓋引是事。言從此千年墓上之石麟華表。皆成神也。

地形樓起。松心蓋圓。茫茫丘隴。代代英賢。

青烏子曰。山有重疊。望之如鼓吹樓。葬之。出連州二千石。

抱樸子曰。千歲之松。有如偃蓋。

周柱國大將軍長孫

一作拓拔 儉神道碑

蓋聞放勳立而羲和昇。重華登而元凱用。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又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舜典曰。舜曰重華。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凱。此十六

族也。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元八凱。

思皇多士。既成西伯之功。俊德克明。乃定南巢之伐。

大雅文王之詩云。思皇多士。生于王國。王國克明。惟周之禎。西伯。文王也。淮南

子曰。湯放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括地志云。廬州樂縣有巢湖。即尚書成湯放桀於南巢者也。

是知惟賢非后弗食。惟后非賢弗乂。若夫君臣一德。啓

心沃心。見之昌寧文公矣。

封昌寧郡公。諡曰文。隋書地志。同昌郡。帖夷縣。西魏置昌寧郡。

公諱儉。初名慶明。恒州高陸人也。

周書列傳曰。長孫儉。河南洛陽人也。本名

慶明。其先魏之枝族。姓拓拔氏。孝文遷洛。改爲長孫。按傳以從魏遷洛。故爲洛陽人。此序其未遷之先。本恒州高陸人也。

北嶽天孫之星。燕河帝子之國。

北史云。魏之先。出自黃帝子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其後世爲

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拓拔爲魏之支庶。故序其先世云云。北嶽天孫之星者。此北嶽北方之嶽。謂赤山也。言嶽者。如中國五嶽。非謂爾雅北嶽恆之北嶽也。後漢書烏桓傳云。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曰。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按此是泰山。有天孫之名。又織女星。亦名天孫。故云天孫之星。謂遼東赤山。若泰山天孫矣。若序恆州恆山。得稱北嶽。然無天孫之稱。故知其非也。云燕河帝子之國者。按燕本春秋燕國。自慕容氏都燕。自後常爲帝都。言拓拔氏之先世居彼土也。故多奇節。甚茂華風。中國曰華。謂其有中華之風也。高闕圖南。二王齊軫。史記曰。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圖南見莊子。魏之先世。本在塞北。

自後奄有南土。如鷓鴣之圖南矣。二王。謂沙莫雄。什翼健也。北史魏本紀云。魏平文皇帝鬱律。生二子。長曰沙莫雄。次曰什翼健。即魏道武帝祖也。後魏法。七分其國。以兄弟分統之。沙莫雄號爲南部大人。後改名仁。號爲拓拔氏。生嵩。太尉柱國大將軍。北平宣王道武。以兄宗室之長。改爲長孫氏。長城拔本。十族分源。長城。趙武靈王所築。括地志云。在朔州善陽縣北。左傳拔本塞源。長城本以備邊。既入內地。是爲拔本也。魏書官氏志云。獻帝以兄爲紇骨氏。改胡氏。次兄普氏。改周氏。次兄拓跋

氏改長孫氏弟達奚氏改奚氏次弟伊婁氏改伊氏次弟丘敦氏改爲丘氏又次弟侯氏改亥氏又命叔父之後乙旃氏爲叔孫氏疏屬車焜氏改車氏凡與帝室爲十姓百世不通婚

高祖太尉北平王

周書本傳五世祖嵩魏太尉北

平王光輔五君允釐百揆恒衛既從淮沂其乂

按嵩以魏道武登國元年爲南部大人至太武大延三年正月薨年八十北史本傳云年十四代父統事昭成歷仕昭成道武元明太武凡四君此

言光輔五君者左傳楚平王稱范會之德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者也尙書曰允釐百工又云使宅百揆賁禹曰恒衛既從淮沂其乂地理志曰恒水出常山衛水出靈壽淮出桐柏沂出泰山師古曰淮出大復山也

祖豹

北史本傳云祖酌恆州刺史

龍驤將軍恒州刺史常山刺舉非無取代之符龍驤總戎或似平吳

一作戎之號

地理志代郡有常山關按恆州本漢常山郡張宴曰恆山

在西避文帝諱故改曰常山漢書曰刺舉無所避史記趙簡子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毋卹曰從常山臨代代可取也晉書職官志曰龍驤等大將軍開府者位從公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軍事或領刺史又王濬傳云加龍驤將軍以伐吳上語言爲恆州刺史下語言爲龍驤將軍也

父馘年止弱冠榮終解印

北史傳云父馘員外散騎常侍郎早卒

公以五常蘊智六氣資德乘

天則策馬秉靈降神則牽狼應象

史記天官書曰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正義曰策一星在王良前主天子僕也占以動搖移易在王良前或居馬後則爲策馬策馬而兵動也牽狼

二星名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史記正義曰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蓋天子三將軍所以備關梁而拒難也天官書曰天矢東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正義曰以伐叛懷遠也言儉名將誕生上應列宿也

直心於物水火

恬然無負於天雷霆不懼富貴自取豈資唐舉之言聲名有聞無勞李膺之識

史記曰蔡澤遊學於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

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後漢書李膺傳曰：時朝廷日亂，紀綱廢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年十八，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授輕車將軍羽

林監。本傳云：孝昌中，起家員外散騎侍郎，從爾朱天光破隴右。

太祖文皇帝駕馭天網，苞羅英傑，選公才德，光佐中書，諸葛亮之西歸，玉

壘成三分之業，管夷吾之入仕，葵丘有一匡之功。

周書本傳云：太祖臨夏州，以儉爲錄事，深器敬之，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北史作周文臨夏州，以儉爲錄事。

參軍事，餘同。蜀志同。諸葛亮字孔明，瑯邪陽都人，輔先主都蜀，先主卽帝位，策亮爲丞相，三分魏蜀吳也。玉壘山名，華陽國志曰：七國時，杜宇稱帝於蜀，號望帝，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是也。史記曰：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左傳僖九年曰：夏會諸侯於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秋齊桓盟諸侯於葵丘。

天水黠羌，漁陽羣盜，乃遷秦州長史。

本傳云：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爲秦州長史。

防城大都督。

封信都縣開國伯。

隋書地志曰：信都郡長樂縣，舊曰信都。

三年，滑州蟻聚，保障沉命，靡旗亂轍，乘冰渡河。

上語見左傳，下語見後漢書光武紀。按北史滑州當

作渭州。丞相大行臺授假節撫軍。

丞相大行臺謂周太祖也。周太祖討平侯莫陳悅，進位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尋授關西大行臺，故有此授。周太祖爲魏丞相。

行滑

北史州刺史。

北史本傳云：渭州刺史可朱渾元奔東魏後，河渭間人情離阻，刺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儉將十餘騎，冒難赴之，復隨機安撫，羌胡悅服。按渭州刺史乃李弼令儉權鎮，非朝廷所授，故云行渭州刺史。

大統元年，授持節西夏

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邳支抱馬，如聞耿秉之戰，單于願識，似畏王商之威。

北史本傳云：轉夏州刺史，甚得人，和時西夏州仍未內附，而東魏遣許和

為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歸附。即以儉為西夏州刺史。魏地形志。西夏州寄治并州界。領太安神武二郡。後漢書曰。耿秉竇固合兵萬四千騎。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為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乃上馬引兵北入。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牛馬十餘萬頭。後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其前王亦歸。遂定車師而還。漢書曰。王商代匡衡為丞相。天子甚尊任之。為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此真漢相也。五年。遷使持節鎮東將軍。都督東北三夏諸軍事。言儉至夏州。使許和歸附。若車師之降耿秉。單于之畏王商也。

西夏州刺史增邑千戶。改伯為公。
周書本傳云。以儉為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按三夏。西夏州。注見上文。隋書地理志云。朔方郡。後魏置夏州。延安郡。後魏置東夏州。 既而江漢遼遠。

車書寂莫。
謂荆襄初附也。注見下文。 蜀主的顛。未出檀溪之水。秦王飛雉。猶向南陽之城。
世語曰。劉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欲因會

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逃出。所乘馬名的顛。走墮襄陽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顛今日厄矣。可努力的顛。乃一踴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隋書地理志云。襄陽郡義清縣。有檀溪水。襄水。干寶搜神記曰。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穆公。道遇二童子。曰。此名為媼。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媼曰。彼二童子。名為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媼。逐二童子。童子化為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為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時。為立祠。陳寶其雄者。飛至南陽。今南陽雉縣。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殷殷如雄雉。其後光武起於南陽。

三荆二襄南雍平信江隨郢浙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
周書本傳云。時荆襄初附。太祖表儉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授荆

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北史曰獨狐信都督三荊州獨狐略定北荊州後周置兵於此以備齊隋書地理志北荊州後周曰和州東荊州後改曰淮州荊州爲鄧州襄陽郡江左並僑置雍州西魏改曰襄州置總管府春陵郡湖陽後魏置南襄州蔡陽後魏置南雍州南郡當陽縣後魏置平州巴東郡梁置信州九江郡舊置江州漢東郡西魏曰隋州江夏郡舊置郢州又竟陵郡亦舊郢州浙陽郡西魏置淅州凡十二州也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主也射音夜

楚城鄰

境實有讓田吳人對營無妨贈藥

儉爲荊州刺史與梁接界言其能使二國邊境相安也讓田讓疑上聲讀如左傳蕩章讓黃之讓責也吳越春秋曰楚之邊境卑梁其處女與吳之處女桑於境戲而傷卑梁之處

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吳楚由是大格又讓如字劉向新序曰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鄰界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窺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之美瓜怒其亭之惡也心惡梁亭之賢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乃每暮夜灌楚亭之瓜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梁楚之歡由宋就晉書曰羊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難量雖樂殺諸亮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醜人者時談以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按上語讓從上聲則文有開闔言楚城鄰境雖實有責讓之言乎然吳人對營不妨有贈饋之事也若如字則文偏於一皆言二國邊亭輯睦也

部內屬城爲人所訟公遂集文武肉袒自罰

本傳云所部鄭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卽

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刺史教訓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

兄弟不讓延壽責躬吏民有過翁歸引咎

漢書曰韓延壽

字長公燕人也入守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嚮夫鄉老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

自悔皆自斃肉袒。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起聽事。郡中不敢犯。又曰。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拜東海太守。入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亦必行。

天子異之。璽書勞問。

贈賄加幣。王人接踵。

本傳云。魏文帝璽書勞之。

大丞相書云。此之美事。耳目之所未經。歎賞無極。故遣專使。

周書本傳云。太祖又與儉。

書曰。近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吾昔聞王臣譽。嘗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爲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己。以訓羣僚者也。聞之嘉歎。

公善於撫馭。長於接引。山藪無棄。苞

苴不行。示人赤心。與人顏色。盜不敢發。民不忍欺。

北史本傳云。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訓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

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王逸臨豫州教云。舉遺逸於山藪。禮記曰。苞苴。簞筥。問人者。鄭注云。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廣絕交論曰。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後漢書光武紀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漢書曰。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民不忍欺。

至是將校耆老。於州城之南。起清德之樓。勒賢臣之頌。

本傳云。吏人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漢書曰。王褒爲聖主賢臣頌。

杜鎮南之作

牧。當世樹碑。竇車騎之臨戎。生年刻石。方之今日。彼獨何人。

鎮南卽征南。杜預也。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爲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作二碑。敘其

平吳勳。一沉萬山下。一沉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後漢書竇憲傳曰。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云。

於時戶口日增。

荒萊畢墾。華實紛敷。黔黎茂豫。但恐衰職有關。待公而補。鼎飪未和。須公而正。是以漢陰民望。荆南杞

梓並皆上書詣闕連名乞留。

北史本傳云吏人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在州遂歷七載詩曰惟

其所河內之借寇恂更慙謁帝交州之請士燮還著上表

後漢書曰寇恂拜河內太守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借寇君一年乃留恂吳志

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為大將軍

九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按北史云在州遂歷七載周書云在

州遂歷二載乞留之文北史較詳當是大統六年授荊州刺史歷二載九年徵召吏民乞留在荊州授此車騎儀同之職也自六年至下十二年共歷七載而除行臺尙書矣故上文寇恂為乞留也士燮句謂加大將軍也

十二年除大行

臺尙書仍為大丞相司馬以公識度嚴明志節清儉遂改公名儉字慶明

丞相司馬疑是誤文當作仍為大司馬丞相以公識度嚴明丞相指周太

祖為魏丞相也周書本傳云徵收大行臺尙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人閒雅孤每與語嘗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太祖謂儉曰名實理須相稱尙書既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知丞相謂周太祖司馬謂儉傳寫之錯誤也

非關書月詎待看碑幸得千畝不同二山無廢

言改名也會稽先賢傳曰闕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魏志曰鄧艾至潁川讀陳實碑文言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改名為範字

士則後族有與同者故改焉左傳桓二年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杜預曰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又桓六年傳曰先君獻武廢二山杜預曰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

十二年加開府餘官如故十四年除尙書右僕射加侍中進驃騎大將軍居上星執法在文昌之位以

公才望兼而有之。

星經曰。執法四星。在太陽首西北。主刑獄之人。又為刑政之官。助宣王命。內常侍官也。又云。文昌與三公攝提軒轅。共為一體。

十五年更除東南道行臺僕射。都

督十五州諸軍事。行荊州事。

周書本傳云。除行臺僕射。荊州刺史。時梁嶽陽王蕭譽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為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客

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十六年大丞相總十六軍。剋清河洛。公又中分麾

下。參謀帷幄。高選霸僚。公為長史。

大丞相周太祖也。周書本紀云。魏大統十六年七月。太祖率諸軍東伐。所謂剋清河洛是也。後漢書鄧禹傳曰。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

以下可與俱者。漢書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

其年加都督南道三十六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南陽文學更遇王基。章華衰衣還迎

郭賀。

謂儉受知於周太祖也。魏志曰。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又王修傳曰。修年二十。遊學南陽。止張奉舍。又曰。初修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幼童。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南陽文學蓋王修也。言周太祖之知儉。猶王修之識基也。後漢書曰。郭賀拜荊州

刺史。明帝巡狩到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旒冕。勅去幘露冕。使百姓見此衣服。以彰其德。章華楚地。謂荊州也。為下文江陵張本。時周祖雖未受禪。其承制封拜。有並尊之勢。故以明帝比之。以郭賀喻儉也。

昔日伐蜀之謀。

張儀與秦昭計合。平吳之利。羊祜與晉武意同。

言周太祖欲圖江陵。儉與意合也。史記曰。秦昭王將伐蜀。張儀勸伐之。遂西舉巴蜀。晉書曰。武帝密有滅吳之計。朝議多違。惟羊祜杜預張華

與帝意合。

太祖始定成都。即有江陵之志。

謂令尉遲迥伐蜀。平武陵王紀。遂欲伐江陵。謀梁元帝也。

公密獻其策。懸符深旨。糧運久積。梯衝立備。

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遂得席卷三荆。此又公之勳也。

周書本傳云。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鄰睦。內懷異計。儉密啓太祖。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

其經界。儉對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卽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荊州軍實器械。儲積已久。若大軍西討。必無匱乏之慮。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乃謂儉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儉還州。密爲之備。尋令于謹總戎衆伐江陵。平史記毛遂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頃襄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郢。燒夷陵。詔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公書云。

由公立計。果如所謀。令公作鎮江陵。以安蜀地。

周書本傳云。江陵平。以儉元謀。故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儉書曰。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

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遂令鎮江陵。

後魏二年。改武川昌寧郡。開國公。歷陽居民。非惟景丹之封。曲逆戶口。豈但陳平之

國。武川屬恆州。儉爲恆州高陸人。武川是其故鄉也。隋書地志云。文城郡有昌寧。後漢書曰。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漢書

陳平傳曰。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維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爲曲逆侯。盡食之。言儉之衣錦如二公也。

其年授大

將軍。本傳遷太和之中。曹眞於府內受冊。元封之末。衛青於軍中卽拜。公之此比。綽有餘榮。

魏志曰。曹眞。字子丹。太祖族子

也。太和二年。蜀大將諸葛亮寇邊。吏民叛應。亮遣大將軍曹眞。都督關右。太和。魏明帝年號也。漢書衛青傳曰。元朔五年。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此言元封。按武帝紀。元封五年。大將軍青薨。是元封中。青尙在也。

詔曰。吳人

未復。須助謀謨。今使梁王兵馬受公節度。

詔文已見上注。周書梁王譽傳云。江陵平。太祖立譽為梁王。居江陵。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太祖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警。備禦內實防。

警。即此鎮也。本傳云。移鎮荊州。總管五十二州。

三年。加都督東南道五十二州諸軍事。增邑萬戶。維周革命。光宅欽明。作貳天官。允

諧邦治。元年授小冢宰。

維周革命。謂周受魏禪。孝閔踐阼也。元年。閔帝元年也。北史本傳云。周閔帝初。趙貴等將圖晉公護。儉長子僧衍預其謀。坐死。護乃徵儉拜為小冢宰。周易曰。湯武革命。光宅及欽明。俱見尚書。周禮。天官太

宰之職云。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

保定二年。

武帝即位之二年也。

治蒲州刺史。檢校六防諸軍事。四年。治襄州。仍授柱國大將軍。餘

官如故。秩登四岳。階平六府。

尚書。帝曰。咨四岳。孔安國曰。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六府。水火金木土穀。古文尚書文也。左傳杜注稱逸書。

豈不功重昭陽。名高蔡賜。

史記。楚世

家云。陳軫見昭陽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漢書陳勝傳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

控馭五十州。風行數千里。拔園葵而去織婦。

無二惑而絕四知。

漢書董仲舒賢良策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入於室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而奪園夫女紅利乎。後漢書曰。楊秉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又曰。王密夜遺楊震金。曰。暮夜無知。

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誰謂無知。此云四知是也。

一室之中。未免虛白。日膳之資。三杯而已。

莊子曰。虛室生白。崔云。白者。日光所照也。淮南子曰。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高誘曰。虛心也。

室。身也。白。道也。能虛其心。以生於道。道性無斷。吉祥來止。舍也。漢書曰。朱博為人廉儉。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楮。

詔賜繒綵一千段。粟麥二千斛。

北史本傳云。朝議以儉操行清白。勳績隆重。乃下詔褒之。兼賜雜綵。

粟麥以彰其美。天和元年，陝州刺史都督八州二十防諸軍事，解荊州總管，餘悉如故。路出王官城，臨河曲。言陝州也。

王官地名。史記曰：秦繆公三十六年，使孟明將兵伐晉，取王官，又曰：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服虔曰：河曲，晉地。杜預曰：河曲在蒲坂南。正義曰：河曲在華陰縣界，儉臨陝州是其地也。戊清陝右，高視棠陰。公羊傳曰：自陝以西，召公

主之，故云陝右。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部領宴繁，晦明為疾。左傳醫和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天和四年，謝病故京，薨於私第。春秋七十有八。本傳

云：三年以疾還京。為夏州總管。變蹕降臨，軒懸徹樂，九旒龍旆之錫，三河騎士之送。言武帝親臨祭弔，減膳徹樂也。古者大臣死，人君為之不舉。左氏傳曰：錫變和鈴。漢儀注

曰：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周禮曰：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又云：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注：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筓，虛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

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禮也。康成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子山以周帝徹樂，猶尚軒縣矣。後漢書曰：東平王蒼薨，詔賜變轝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又清河王慶薨，賜龍旂九旒，儀比

東海恭王。注云：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漢書曰：高祖委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東、河南、河內也。霍光傳云：發三河卒。詔贈太保，涼、夏、靈、銀、長、原、河、鄯、甘、瓜十州諸軍事，涼州

刺史。隋志：武威郡舊涼州，後周置總管府，夏州。注見上。靈州郡後魏靈州，雕陰郡儒林縣，後周銀州，朔方郡。長澤縣後魏長州，平涼郡舊置原州，抱罕郡舊河州，西平郡舊鄯州，張掖郡西魏甘州，燉煌郡舊瓜州。諡曰文，公狀貌丘

墟，風神磊落，玉山秀立，喬松直上，煙霞之涯際莫尋，江海之波瀾不測，少遭荼苦，在山服終，攀柏樹枯。

侵松獸死。

詩云。誰謂荼苦。晉書曰。王哀痛父非命。廬於墓側。旦夕嘗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淚著樹。樹為之枯。又曰。許孜植松於親墓側。有鹿犯其松。孜嘆曰。鹿獨不念我乎。忽有猛獸殺鹿於所犯松下。

盡忠事國。竭力

從政。其門如市。其心若水。

漢書鄭崇傳。上貴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奇策密謀。百僚仰止。忠貞亮直。明王敬焉。

周太祖所謂此人閒雅。孤每與語。嘗肅然畏敬。恐有所失者也。注見上文。

至如風后陰陽之占。力牧星辰之度。魏公子之兵書。李將軍之射法。莫不

成誦在心。取為時用。

風后力牧黃帝臣。漢書藝文志。有風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傳。李將軍射法三篇。師古曰。李廣也。

居常服翫。或以布被松牀。

後漢書曰。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食。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間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嘆息而還。

盤案之間。不過

桑杯石鼎。

謝承後漢書曰。高弘以桑杯盛漿。言其儉也。

遺令山陵。一無所用。公私贈襚。並不得受。止依太祖陵側。無忘事君。墩等

兄弟。並至性善居喪。號墓墳埏。奉遵遺訓。

本傳云。遺啓世宗。請葬於太祖陵側。并以官所賜之宅還官。詔皆從之。

是以衛青之塚。仍陪漢武之陵。

管仲之墳。即接齊桓之墓。

顏師古漢書注曰。衛青塚在茂陵東。次霍去病之西。相並者是也。三輔黃圖曰。武帝葬茂陵。在長安城西北八十里。括地志曰。齊桓公墓在臨菑縣南二十里牛山上。一名牛首峒。一所三墳。又云。

管仲塚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里牛山之阿。是管仲桓公之墓接也。

天和六年。天子以四海未寧。三方鼎峙。有懷將帥之志。言念封疆之臣。

史記樂書

曰君子聽鼓擊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又曰君子聽警聲則思封疆之臣

既畫雲臺乃題麟閣

後漢書曰永平中顯宗追感前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
雲臺漢書曰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圖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
更

贈公為鄧

北史作鄧

國公邑五千戶追崇列辟事極神魂再改銘旌恩隆封墓

鄭司農曰銘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

公在民留愛

身後見思吉日良辰郊祀野祭

楚辭曰吉日兮良辰襄陽記曰諸葛亮初亡百姓巷祭戎尸野祠

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表求立廟陳請

象魏有詔許焉

本傳云荆州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詣闕請為儉立廟樹碑詔許之建德元年詔曰故柱國鄧國公儉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制度宏麗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更遷他所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

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即便給外今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聿脩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左傳哀三年云命藏象魏又莊二十一年曰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杜預曰闕象魏也

桂棟

杏梁綠墀青瑣

謂賜宅之宏麗也楚辭九歌曰桂棟兮蘭櫟三輔黃圖曰靈波殿以桂為柱閒居賦曰飾文杏以為梁漢書曰王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後漢書曰梁冀大起第宅臆牖皆有綺疎青鎖注云青瑣謂刻為瑣文而以青飾之也

按歌會舞鳳蓋霓裳南浦送而行雲東風飄而零雨

張衡西京賦曰張鳳蓋楚辭曰青雲衣兮白霓裳又曰送美人兮南浦又曰東風飄兮神靈雨

是知漢陽郡

前非徒武侯之廟臨淄城下豈獨樂公之社

蜀志曰諸葛亮謚忠武侯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魏鎮西將軍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墓所左右芻牧樵採漢書曰樂布

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按臨淄齊地地理志曰臨淄師尚父所封

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道鍾屯剝。世屬雲雷。地軸左轉。天關北開。

周易上經有屯卦剝卦象曰雲雷屯。博物志曰地有三千六百軸。荆州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言世衰道微。天迴地轉。亦縣神州之地。轉為陰山瀚海之鄉。而

魏氏乃從此盛也。

容車周室。繫馬秦臺。乃齊七政。爰答三才。

言魏氏始懷問鼎。終膺當璧也。史記秦武王三年。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三齊記曰。般城南

有蒲臺。高八十尺。秦始皇所頓處。在臺下。縈蒲繫馬。今蒲猶縈者。郡國志平原般縣是也。尚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康成曰。七政。日月五星也。易繫辭曰。兼三才而兩之。三才。天地人也。

烈祖燮諧。九龔梁棟。取才逢

獵。求賢入夢。

烈祖謂沙英雄也。燮諧。言沙英雄燮理弼諧之功也。九龔未詳。疑作九龍。龔又疑公訛似。謂北魏十族。長孫居其一。自餘為九。於魏室為棟梁之材也。史記曰。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鵠。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

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為師。殷本紀曰。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巖。見於武丁。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遂以傅巖為姓。號曰傅說。

匡贊官雲。謀

猷紀鳳。律定公族。珪分職貢。

言沙英雄當魏之初興。遂得設官分職。賜姓裂土也。左氏傳曰。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潛夫論曰。古者吹律定姓。左氏傳曰。官

有世功。則有公族。言賜姓長孫。如古吹律。本魏支屬。故云公族也。珪分職貢者。言魏七分其國。沙英雄為南部大人也。又嵩為北平王。珪分如周禮。桓珪信珪躬珪之屬。職貢如禹貢。納結納粟。納米之類。是也。

乃惟嗣德。實秉英靈。

身圖斗宿。面繞樞星。

謂儉之誕生。上感星宿也。帝王世記曰。禹胸有玉斗。史記正義曰。黃帝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

青衿敬業。童子離經。

信陵虛左。干木分庭。

毛萇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禮記曰。十年視離經辨志。史記曰。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請而禮交之。客食客三千人。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生。又云。魏文侯客段干木。過其閭。

未嘗不軾。莊子曰：分庭抗禮。言儉爲周太祖所敬也。忠孝純深。樞機周密。孔光不言。曹叅勿失。言周太祖赴平涼時。儉得參機密也。漢書曰：孔光與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又曰：惠帝時。曹叅

代肅何爲相國。一遵何之約束。百姓歌之曰：肅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溫席扇枕。承顏悅膝。凍浦魚驚。寒林笋出。言其孝也。本序少遭荼苦。在山服終。是儉有孝

行矣。干寶搜神記曰：羅威字德仁。八歲喪父。事母性至孝。母年七十。天大寒。常以身自溫席。而後授其處。又後漢書曰：黃香九歲失母。獨養其父。躬執勤苦。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干寶搜神記曰：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孝。母患癰疽。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即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即差。可以延壽。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冰凍。僚乃仰天嘆泣。脫衣上冰臥之。有一童子。決僚臥處。冰忽自開。一雙鯉魚躍出。僚將歸奉其母。病即愈。壽至一百三十三歲。蓋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

此與王祥王延事同。寒林笋出。孟宗事。注見齊王碑銘。肅肅風政。沉沉器局。直似貞筠。溫如瑞玉。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也。詩云：溫其如玉。清不置水。明非舉燭。

馬願如羊。金須似粟。言儉在荊州有清德。故以清德名樓也。後漢書曰：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置水一盂。太守曰：水者欲吾清也。韓子曰：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言舉高明者而任之。以治國也。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後漢涼州張奐之言也。注見步陸孤碑。上將克昇。元戎既序。夏陽三捷。夷陵一舉。晉齊天文志曰：文昌六星。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

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左氏傳曰：晉伐虢。滅夏陽。詩云：一月三捷。楚世家曰：憑軾下齊。凌江入楚。鼎反歷室。鐘歸大呂。秦拔郢。燒夷陵。言爲鎮東將軍。遂獲夏州。督南道諸軍。遂平荊州。皆其勳也。憑軾下齊。凌江入楚。鼎反歷室。鐘歸大呂。言儉下齊。則清河洛。入楚。則平江陵也。左氏傳曰：憑軾而觀之。潘岳詩云：凌江而翔。戰國策曰：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室。高誘曰：燕噲亂齊。殺噲得鼎。今反歸燕。故鼎。史記索隱曰：大呂。齊鐘名。

六卿咸事。天官

碑文

五七九

是司二南作伯棠陰實治

謂儉拜小冢宰尋為陝州刺史也周禮六卿天官冢宰之職二南周南召南甘棠美召伯也治平聲

清風有頌綠竹聞詩贈行之册超然

帝師

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又衛風云綠竹猗猗毛傳曰綠王芻也竹篇竹也釋文綠竹並如字爾雅作箨音同韓詩竹作薄音徒沃反云薄篇筑也芻郭璞云今呼白脚莎一云鹿蓐也按綠竹本二物惟陸機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

今淇澳傍生此人謂此為綠竹毛詩正義云此說非也詩有終

昔侍蘭苑今陪杏林死生契闊無違一心

謂宅宇宏麗臨終之日請以還

官是其死生無違也蘭苑杏林謂木蘭為柱文杏為梁也詩云死生契闊與子成說

風雲積慘山陣連陰陵田野寂松逕寒深夏嬰之隴喬玄之墓馬見

千年車迴三步

史記曰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與高祖相愛封滕公卒謚文侯索隱曰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踏地悲鳴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

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焉後漢書曰喬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為其文曰故太尉喬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令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懇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醑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致浚儀遣使以太牢祀喬玄進軍官渡也言儉與周太祖相善猶夏嬰之於漢高喬玄之於魏武也

左無長樂

前非武庫直望高碑增悲行路

史記曰樛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

庾子山集卷之十四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碑文

周柱國大將軍紇干弘神道碑

公諱弘字廣略原州長城縣人也本姓田氏

周書列傳曰田弘字廣略高平人也

虞賓在位基於揖讓之風鳳凰于飛紹於

親賢之國

序田氏之先也田氏本虞舜之後出自媯姓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始食田采以陳氏為田氏謂之陳田後周宇文起於荒服賜族皆變夏姓田弘為紇干氏其一也尚書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揖讓謂舜受禪也左氏傳曰初懿氏卜妻

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其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親賢之國謂齊也漢書地理志曰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為疆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為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桓公以為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論其繼世之功則狄城有廟序其移家之始則長陵有碑

漢書曰田儋狄人也故齊王田氏之

族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傑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擊殺狄令而召豪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擊周市略定齊地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三輔黃圖曰漢高祖都長安徙諸齊田於長

陵潛夫論曰漢高祖徙諸齊田而有疑作長驅而却燕將况復高廟上書小車而對漢主聊城祭鳥長岳而驅燕將漢書曰田千秋年老

第一至第八氏後漢第五倫其後也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史記曰燕軍攻安平盡降齊城惟獨莒卽墨不下燕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毅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教我卒破燕軍殺其將

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又魯仲連傳曰田單攻之不下魯仲連乃爲魯遺燕將燕將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公以胎教之月歲德在寅載誕之辰星精出昂列女傳曰太

擊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洩於豕牢而生文是以月中生樹童子知王爾雅曰歲在寅曰攝提離騷曰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春秋佐助期曰漢相蕭何昂星精

言水上浮瓜青衿不戲世說曰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浮瓜未詳會稽典錄曹娥投瓜于江存其父尸異苑稱魏武見石旁八字不能了禰衡離

合解之疑是事而受書黃石意在王者之圖一作揮劍白猿心存霸國之用荀悅漢紀曰張良遊於汜上有父老直墮其履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取履跪而進之父老

曰孺子可教矣後三期而良先至父老遺書一編曰讀此卽爲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於齊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已遂去不復見其

警乃太公兵法也吳越春秋曰袁公與越女試劍竹枝上袁公卽飛上樹變爲白猿遂別去見越王王卽加女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

隊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莫能勝越女之劍本傳云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過人敢更有謀略魏永安中任子都督翻原州城受隴西王節度於時洛邑亂離當

塗危逼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舉賢誅暴實在於疆臣永安魏莊帝年號也子都督後魏官名隴西王爾朱天光也疆臣謂爾朱氏也魏本紀云明帝崩爾朱榮謀廢立以長樂

王子攸爲帝。榮以兵權在己。遂有異志。乃害靈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邵等。尋追謚無上王爲皇帝。餘死者皆有贈。子孫聽立。後授封爵。爾朱榮率騎七千討葛榮於滏口。破禽之。以葛榮平。大赦。改元爲永安。是其事也。洛邑。魏所都也。當塗。謂魏也。圖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拓拔氏國號。後魏。故云。當塗危逼。

太祖文皇帝始創霸功。初勤王室。秣馬蒐乘。誓衆太原。公仗劍轅門。麓謀當世。

周書本傳云。魏

永安中。陷於万俟醜奴。爾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授都督。及太祖初統衆。弘求謁見。乃論世事。深被引納。卽處以爪牙之任。左氏傳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又令狐之役云。訓卒利兵。秣馬蓐食。又苗賁皇曰。蒐乘補卒。杜注云。蒐。閱也。周禮曰。設宮車轅門。前漢紀曰。樊噲杖劍楯衝門而入。立於帳下。隨何遠至。實釋漢帝之憂。許攸夜來。遂定曹王之業。

漢書曰。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

項王必留擊之。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叛楚。布與隨何間行歸漢。魏略曰。許攸字子遜。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度之役。諫紹弗與太祖相攻。紹自以彊盛。必欲極其兵勢。攸知不可爲謀。遂亡詣太祖。言弘去爾朱而就周文。猶隨何之說布畔楚。永熙中。初。一作。奉。迎魏武帝入關。

魏本紀云。武帝永熙三年七月。帝親總六軍十餘萬。次河橋。高歡引軍東渡。宇文泰迎帝於東陽。入長安。以雍州公廨爲宮。是爲西魏。

封鶉陰縣開國子。邑五百戶。

本傳又以迎魏孝武功。封鶉陰縣。魏屬平涼郡。

太祖以自著鐵甲賜公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寡人。

本傳稱。孤餘同。

白水良劍。罷朝而贈陳寵。青驪善馬。迴軍而賜李忠。並經輿服。足爲連類。

後漢書曰。陳寵字昭公。沛國浚人也。久留臺閣。賞賜

有殊。又韓稜傳曰。稜爲尙書令。與僕射鄧壽。尙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都尙書劔。惟此三人。特以寶劔自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鄧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著爲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端樸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稚直追反。謝承書漢官儀作鍛成。袁宏後漢光武紀曰。蔡陽白水鄉。為春陵侯封邑。范蔚宗書亦云。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按白水本光武受命之地。故明帝賜劍云白水良劍矣。後漢書曰。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世祖以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言弘之得蒙賜甲也。如古贈劍賜馬矣。大統三年。轉帥都督。進爵為

公。十四年。授使持節都督原州諸軍事。原州刺史。仙人重返。更入桂陽之城。龍種復歸。還尋白沙之路。

公此衣錦鄉里榮之。

本傳以弘勳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隋書地理志曰。雍州平涼郡。舊置原州。後周置總管府。按弘本原州長城縣人。今為原州刺史。是其鄉里也。神仙傳曰。蘇仙公者。桂陽人也。鄉中以仁孝聞。天西北隅。紫雲氤

氳。有數十白鶴。飛翔其中。降於蘇氏之門。皆化為少年。怡然輕舉。先生斂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當違色養。即便拜辭。昇雲漢而去。母年百餘歲。無疾而終。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也。郡守鄉人。苦請相見。乃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三年之後。無復哭聲。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攪樓板。似漆書云。城郭似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為。至今脩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第也。襄陽記曰。龐德公。子奩。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吾家池中龍種來。水經注曰。襄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言弘本原州人。還為原州刺史。衣錦之榮。如蘇君之復返桂陽。龐奩之還歸襄水也。侍從太祖戰

河橋。復弘農。解華山。

本傳作洛陽。

圍平沙苑陣。

事在魏大統三年。隋書地理志。馮翊郡有沙苑。按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周太祖與高歡戰於沙苑。大破之。栽一

樹以表其功。其樹往往猶存。見郡邑志。

必有元勳。常蒙別賞。太祖在同州。

周本紀云。魏廢帝三年。改華州為同州。

文武並集。號令云。人人如紇干弘。

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本傳已前魏元年。本傳魏廢帝元年。上俱同。

轉驃騎大將軍開府。祈

連猶遠。即受冠軍之侯。沙幕未開。元置長平之府。

漢書曰。霍去病封冠軍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為驃騎將軍。去病出北地。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是去病未至祁連時。已封冠軍侯也。師古

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武帝紀曰。元朔六年。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師古曰。幕者。即今突厥中磧耳。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按年表。衛青以元朔二年擊匈奴。取朔方。封長平侯。是沙幕未開之時也。

梁信州刺史蕭韶。寧州刺史譙淹等。猶處永安。稱兵漁陽。公受命中軍。迅流下瀨。遂得朝發。

白帝暮宿江陵。猿嘯不驚。雞鳴即定。

本傳云。平蜀之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各據所部。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漢書曰。下瀨將軍下蒼梧。後漢書曰。公孫述改魚復為白帝城。又郡國志曰。南部巫西有白帝

城。江陵南郡治也。時為梁元帝所都。猿嘯。即荆州記所謂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是也。注別見左氏傳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

西平反羌。本有漁陽之勇。鳳州叛氏。又習

仇池之氣。

本傳云。又討西平叛羌。及鳳州叛氏等。並破之。地理志曰。漁陽郡秦置。屬幽州。華陽國志曰。阿池一名仇池。地方百頃。隋書地理志曰。梁州河池郡。後魏置南岐州。後周改曰鳳州。周書異域傳曰。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其界自仇池

以公推鋒直上。白刃交前。萬死一決。兇徒多潰。身被一百餘箭。傷肉破骨者九創。

本傳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

馬被十槩。露布申上。朝廷壯焉。

本傳馬被十槩。朝廷壯之。信州蠻反。又詔弘與賀若敦等平之。

葛屨糾糾。魏有去舊之歌。零露瀼瀼。周受維

新之命

謂魏廢帝禪位周閔帝踐阼也。詩魏風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詩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言魏祚既衰，取古魏風以為比。小雅蓼蕭云：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大雅文王篇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

宇文氏受命如古周德矣。

乃進爵封雁門郡公

本傳孝閔踐阼，進爵雁門郡公。

食邑通前二千七百戶。保定元年，授使持節都督岷州諸

軍事。岷州刺史隴頭流水，延望秦關。川上峨眉，猶通蜀道。

隋書地理志：梁州臨洮郡臨洮縣，西魏置岷州。辛氏三秦記曰：隴右西關，欲上者七日乃越。上有幾水，四注流下，俗

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噎。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杜預益州記曰：平鄉江東逕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十里。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峙，如峨眉焉。

公不發私書，不然官燭。獸則相負渡江，蟲

則相銜出境。

本傳保定元年，出為岷州刺史。弘雖武將，而動遵法式，百姓頗安之。世說曰：王經為江夏太守，不發私書，謝承後漢書曰：已桓為揚州刺史，夜與士對坐，暝暗之中，不然官燭。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遷九江太守，郡多虎，常設

檻，均到下記屬縣，可去一檻，其後傳言虎東渡江，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散去。

四年，拜大將軍，餘官如故。

本傳云：三年從隋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明年又從楊忠東伐，師還，乃旋所鎮。

衛青受

詔未入玉門之關，竇憲當官猶在燕山之下，公之此受，差無慙德。

漢書曰：衛青拜大將軍，又西域傳曰：隗以玉門陽關、敦煌、郡龍勒有玉門關。後漢書曰：竇憲與

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紀功。

渾王叛換，梗我西疆。宕羌首竄，藩籬攜貳。公受賑於社，偏師遠襲。

本傳云：吐谷渾寇西邊，宕昌羌潛相

應。詔弘討之。按渾王吐谷渾也。漢書注曰：叛換，猶跋扈也。宕羌，宕昌羌也。周書異域傳云：吐谷渾，本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庶兄也。率其部落，止於枹罕，自為君長。及孫葉延，頗視書傳，以古有王父字為氏，遂以吐谷渾為氏焉。又宕昌羌傳云：保定四年，彌定又引吐谷渾

寇石門戍。高祖怒，詔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爲宕州。揚旂龍涸，繫馬甘松。

周書吐谷渾傳云：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衆降，以其地爲扶州。隋書地理志曰：同昌郡嘉城縣，後周置縣，并龍涸郡。及扶州總管府。又曰：宕昌郡懷道

縣。後周置甘松郡。水經注益州記曰：自白馬嶺回行二千里。至龍涸。唐書曰：松州交州郡，屬劔南道。取界內甘松嶺爲名。

二十五王。靡旗亂轍，七十六柵。鶉奔雉窟。本傳云：獲其二十五王，拔其七

十六柵，遂破平之。左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詩云：鶉之奔奔，言弘破吐谷渾如逐獵也。

既蒙用命之賞，乃奉旋師之樂。天和二年，被使南征。謂與陳人戰也。帶甲

百萬，軸轡千里，江源水起，海若乘流。

漢書曰：武帝自溇陽浮江而下，軸轡千里。注云：軸，後施柁處。艦，前頭刺。權處也。按軸，艦本从舟字，或从車。莊子北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船官之城。

登巢懸纜，吳兵習流，長驅戰艦，風灰箭火，倏忽凌城。

船官之城，謂湘水也。水經注曰：湘水又經船官西，湘舟，商舟之所次也。又曰：荊州故楚也。子革曰：我先君僻處荆山，以供王事。

遂遷紀郢，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左氏傳曰：晉楚戰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曰：纜，炊也。吳越春秋曰：乃發習流二千人，釋名曰：上下重牀曰艦。四方施板以禦矢石，其內如牢檻。楚辭曰：往來倏忽。

公以白羽麾軍，朱

絲度水，七十餘日，始得解衣。

天和至解衣。本傳云：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弘從衛公直赴援，與陳人戰不利，乃以弘爲江陵總管。及陳將吳明徹來寇，弘與梁主蕭歸退保紀南，令副總管高琳拒守，明徹退，乃

還江陵。鸞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三軍之士莫不失色。武王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呂氏春秋作白羽。左氏傳曰：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鼓而禱，沉玉而濟。

朝廷以晉剋夏陽，先

通滅虢之政，秦開武遂，始問吞韓之謀。

左傳僖二年曰：晉師會虞師伐虢，滅夏陽。五年，晉滅虢。史記曰：秦武王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徐廣曰：韓邑也。是以馳傳追

公以為仁壽城主

本傳云尋以弘為仁壽城主以逼宜陽

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為宜陽之援公背洛水而面

熊山陳中軍而疏行首乘機一戰宜陽衝壁

本傳云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為宜陽援弘與陳公純破之遂拔宜陽等九城北齊書曰段韶字孝先姑臧武威人斛律光字明月朔

州敕勒部人也後漢書曰赤眉敗上所得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峯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矣左傳成十六年范匄曰塞井夷竈陳於中軍而疏行首杜注云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

增封五百

戶進柱國大將軍司勳之策也建德元年拜大司空二年遷少保姬朝三列少保為前炎正五官冬官

為北頻煩寵命是謂賢能

尚書曰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徒司馬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神農火師火名應劭曰火德也故為炎帝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

為中火凡五官又百官表云冬官司空

三年授使持節都督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江漢之間不驚雞犬樊

襄之下更多冠蓋

周書武帝紀云保定元年令荊州安州江陵等總管並隸襄州總管府隋志襄陽郡西魏曰襄州置總管府義陽郡後魏曰郢州又江夏梁置郢州時屬陳春陵郡西魏曰昌州豐疑作澧隋志澧陽郡是時屬陳疑僞

置隋志漢東郡唐城縣西魏曰唐州襄陽耆舊傳曰襄陽郡峴山南至宜城百餘里漢宣帝時有鄉士刺史二千石數十家冠蓋承映荆州刺史雅歎其盛號曰冠蓋里按江漢二水名隋志襄陽郡安春縣後周廢樊城山都二縣入焉知襄陽郡舊有樊城故云樊襄

既而三湘遼遠時遭鵬入五溪卑濕或見鳶飛

言弘薨於州也漢書曰賈誼為長沙傅三年有鵬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誼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

乃爲賦以自廣。南史侯景傳云：巴陵有地名三湘。寰宇記曰：湘潭、湘鄉、湘源爲三湘也。後漢書馬援傳曰：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會暑盛，中病遂卒於彼。水經注曰：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橫溪、西溪、澹溪、辰溪，悉是蠻人所居。故謂五溪。後漢書馬援曰：吾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時語，何可得也。

傳。畫凌煙之閣，未詳。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以功臣圖形凌煙閣，事在唐時。今按此文，知後周以前已有其事，非始於唐也。又按王子年拾遺記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鷗繞煙而噪，或集介子推之側，火不能禁，晉人嘉之，爲立臺，號曰思煙。介子推爲晉國功臣，凌煙之名起於此矣。鮑照有凌煙樓銘，西京賦薛綜注曰：平樂館，大作樂處也。按平樂爲作樂之處，實思賢傳者，卽樂記所謂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等語，謂樂作而思也。

位至柱國小司馬，朝廷又追錄弘勳，進恭爵觀國公，恭弘世子也。卽以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歸葬於原州高平之鎮山，屬國玄甲，輕車介士。一

依霍驃騎之禮，衛將軍之葬。漢書曰：霍去病薨，上發屬國玄甲去病爲驃騎將軍，又曰：張安世薨，天子贈以輕車介士，又曰：衛青拜大將軍，卒與平陽主合葬，起冢象廬山。嗚呼盛哉，公入仕

四十五年，身經一百六戰，通中陷刃，疾甚，曹參刮骨傅藥，事同。一作關羽。三輔故事曰：楚漢相拒於京索間，六年，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

四。蜀志曰：關羽常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羽傾伸臂，令醫刮去其毒，言笑自若。而風神果勇，儀表沉雄，事親無隱，無犯。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學不專經，略觀書籍，

兵無師古，自得縱橫。漢書霍去病傳曰：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青烏甲乙之占，白馬星辰之變。後漢書王景傳曰：冢宅

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青烏甲乙之占，白馬星辰之變。後漢書王景傳曰：冢宅

法若黃帝青鳥之書。白馬未詳。青鳥爲冢宅之書。此亦疑占星者有其書也。

九宮推步三門伏起。

後漢書張衡曰。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易乾鑿度曰。大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注詳齊王憲銘。後漢書高彪箴曰。天有太一五符三

門。注云。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也。

天弧射法。太乙營圖。

天弧。弧矢星也。天官書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漢書藝文志有太一兵法一篇。秦壹雜子星。秦一雜子雲雨。又秦一二十九卷。

並皆成誦在心。

若指諸掌。

言青鳥已下諸書皆成熟也。

虜青犢之兵。甚有祕計。燒烏巢之米。本無遺策。

後漢書郡國志曰。河內野王。有射犬聚。世祖破青犢處。又光武紀曰。別號諸賊青犢

等各領部曲。又袁紹傳。官渡之役。云淳于瓊等時宿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曹瞞傳曰。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焚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等。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後漢書注云。烏巢地名。在

滑州酸棗城東。

西零賊退。屈指可知。南部兵迴。插標而待。

西零。謂西羌也。南部。謂陳也。

常願執金鼓而問吳王。橫瑠戈而返齊地。

有志不就。忠貞死焉。

問吳王者。謂其欲問罪於陳也。返齊地者。謂其有平齊之志也。陳都江表。故曰吳王。高氏國號曰齊。故云齊地。弘有此二志。不就而死也。漢書吳王濞傳曰。弓高侯頹當執金鼓。見膠西王卬曰。王苦軍事。願問王

發兵狀。晉語曰。秦穆公侵晉。惠公令韓簡挑戰。穆公衡瑠戈。出見使者。

世子恭等。孝惟純深。居喪過禮。對其苦寢。則梓樹寒生。聞其悲泣。則巢禽

夜下。

喪服傳文。及士喪禮記。皆云居倚廬。寢苦枕函。獸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康成曰。苦。編葦也。左氏傳曰。晏桓子卒。晏嬰寢苦枕草。史記伍子胥曰。必樹吾墓上梓。令可以爲器。正義曰。器謂棺也。此云梓樹。棺木也。干寶搜神記曰。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

徐憲在喪致哀。有白鳩巢戶側。

鳴呼哀哉。乃爲銘曰。

弘舉孝廉。朝廷稱爲白鳩郎。

天齊水合日觀山連兵強東楚地遠西燕

史記封禪書曰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索隱曰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有異於常言如天之腹臍也應劭漢官儀曰太

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言齊國強大桓公霸時田敬仲來奔也兵強東楚者史記曰桓公三十年伐楚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眾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地遠西燕者史記曰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是也陳厲公子完號敬仲奔齊國在桓公十四年是其時也

五卿咸正三三王並賢靈龍更起燧象還燃

左傳莊二十二年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占曰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杜注曰桓子敬

仲五世孫陳無字也世家成子曾孫大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和立為齊侯和孫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云三王者除湣王無道為淖齒所殺王建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弗稱威王宣王襄王此三王並賢也又按田儋兄弟三人俱為王並賢史記曰儋弟榮榮弟橫高帝曰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靈龍燧象即田單鐵籠火牛事史記曰樂毅破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鐵籠已而燕人攻安平惟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單收即墨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燕軍敗云燧象者按左傳定四年曰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預曰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田單之術本於此矣

自天之

德乃祖乃父維嶽降神生申及甫

大雅詩嵩高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箋曰四嶽鄉士之官掌四時者在堯時姜姓為之申甫齊許皆其苗裔

北門梁棟西州雲雨

勇讐燕城名題漢柱

北門謂齊之北門燕在齊北史記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駰曰齊之北門燕人攻齊田單固守聊城卒以敗燕是為梁棟也西州謂京兆也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故云西州謂

田鳳為京兆人。漢帝題柱之恩。是遇雲雨也。勇讐燕城。接上北門句。即田單事。史記曰。田單敗燕軍。殺其將騎劫。迫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七十餘城皆復為齊。名題殿柱。接上西州句。即田鳳事。三輔決錄曰。漢靈帝殿柱題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言弘祖父。皆有功績。如田單之復燕城。田公始青衿。風神世載。猛獸不驚。家禽能對。青衿以下言田弘也。鄭風子衿云。青青子衿。毛鳳之題漢柱。稱田氏之盛也。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晉書曰。王戎年

六七歲。於宣武場觀猛獸檻中。號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世說曰。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劍學

千門。書觀六代。有竭忠貞。無違敬愛。許氏說文。許冲上書曰。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古篆書。四曰佐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書。左傳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乃數

軍實。乃握兵符。集作澆沙成壘。聚石成圖。左傳臧僖伯曰。以數軍實。杜預曰。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後漢書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符。曹瞞傳曰。公軍每渡渭。輒為馬超騎所衝突。營

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晉書曰。初諸葛亮造八陣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風

雲順逆。營陣孤虛。靈雨鉦鳴。燿火飛狐。風后握奇經。有風陳雲陳。漢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後漢書方術傳曰。須與孤虛之術。章懷太子注云。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句中乙亥無干。於

是為孤也。對孤為虛。詩采芑云。靈雨既零。又云。鉦人伐鼓。說文曰。鉦。鏡也。似鈴。柄中上下通。鼓人注云。獨。鉦也。形如小鐘。是獨亦名鉦也。張宴曰。燿火。燿火也。狀若井契。臯矣。漢書文帝紀曰。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淮陰受

策。車騎登壇。公為上將。有此同官。言弘授車騎大將軍。轉驃騎大將軍也。淮陰侯韓信也。受策。謂拜大將軍也。後漢書曰。竇憲拜車騎將軍。上將。文昌中星名。左氏傳曰。同官為僚。今授將軍。是為上將。車騎等

名爲同
官矣。

下江燒楚。上地吞韓。推功玉案。定策珠盤。

下江燒楚。謂弘爲江陵總管。退陳將吳明徹也。後漢書郡國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下江兵所據。注云。今當陽城是也。上地吞韓。謂弘

爲仁壽城主。以逼宜陽。宜陽。韓地也。史記韓襄王五年云。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又曰。王翦將上地。楚漢春秋。韓信曰。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注詳司馬裔銘。周禮曰。玉府。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注云。珠盤。以珠飾盤。所以盛牛耳。玉敦。以玉爲敦。所以盛血。盟會用之。

天有三階。公承其命。國有六卿。公從其政。

謂弘爲少保司空也。藝文志曰。秦階六符一卷。李奇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三階謂少保。六卿謂大司空也。

台曜借輝。

槐庭重映。匡贊七德。謨猷八柄。腹滿精神。心開明鏡。

台曜。卽三台也。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蘇林曰。能音台。周官曰。三槐三公位

焉。故云。槐庭。王儉褚淵碑文云。贊道槐庭。左氏傳曰。武有七德。周禮太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晉書溫嶠曰。錢世儀

精神滿腹。世說曰。何點嘗目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伏波受賑。樓船推轂。東道未從。南征不復。

謂督襄郢諸州軍事。不復返也。伏波。樓船將軍名。前書武帝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

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後漢書曰。馬援爲伏波將軍。漢書曰。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湟水。左氏傳曰。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又僖四年傳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呂氏春秋曰。周昭王親將征荆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高誘注引左傳云。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依左傳則昭王已沒於漢。呂氏復云。振王且或稱梁敗。或說膠船。其旨不同。一遵左氏之爲正也。

飲丹有井。澆泉無

菊。功存柳林。身在構木。

干寶搜神記曰。臨汜縣有廖氏。世老壽。後徙居。子孫輒殘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爲。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水。是以飲水而得壽。盛弘之荊州記

曰菊水在穰縣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為天太尉胡廣患風疾休沐南歸恆飲此水後疾遂廖年八十二薨也魏文帝柳賦序曰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時余從行始植斯柳按古人戰勝嘗種樹一枝以旌其功官渡之戰曹公破紹天下莫敵功之最大者也此云功存柳林以弘有宜陽戰功故引是事左傳莊四年曰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杜預曰櫛木木名櫛郎蕩反又莫昆反又武元反言無丹井菊泉可以延壽功成遂薨於行也

移茵返葬提柩

山行芻靈隴水哀挽長城

說文曰茵車褥也禮記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又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鄭注曰芻靈束茅為人馬也

山如北邙樹似東平松門石起碑

字生金

西京雜記曰何武葬北邙山薄龍坂王嘉冢東北一里皇覽曰東平思王冢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也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曰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注引張僧鑒地志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

人見形願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於兩岸王隱晉書曰永嘉元年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中興之瑞也

渺渺山河熒熒胤子泣血徒步

奔波千里

言弘薨於州鎮子恭等奔喪千里也世說曰王濬沖為尚書令經黃公酒壚下過謂後車客曰自稽生天阮公亡以來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左氏傳曰哀十六年孔子卒公誅之曰熒熒余在疚詩曰哀此熒獨泣血言泣盡而繼之以

血也孝水先枯悲雲即起世數存沒哀榮終始

酈元水經注曰孝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潘岳西征賦曰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在茲謝靈運詩曰風悲黃雲起哀榮見論語

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爾

字或作余同

綿永神道碑

公達永字永賓東燕遼東石城縣零泉里人也本姓段

周書列傳云段永字永賓其先遼西石城人

昔者昌意陵居初分若水之

姓。其叔出奔。始有京城之族。

序段氏之先也。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山海經曰。南海之木。若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水經注曰。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若水。為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

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官之政。以水德寶曆矣。國語曰。黃帝以姬水成。段氏之先出自鄭國。姬姓。左氏傳曰。鄭武姜愛共叔段。請京。始居之。謂之京城大叔。京叛大叔段。大叔出奔共。此段氏得姓之始也。

西河居士蕃魏

而却秦。北岳將軍威胡而奉晉。其後居於北代。則先封遼水。備乎史籍。可略而言。

史記魏世家曰。文侯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

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伐也。文侯由是得譽於諸侯。按史記老子之子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是段干為複姓。未必即段氏之祖。惟風俗通注云。姓段。名干木矣。晉書曰。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捷。世為大人。父務勿塵。懷帝時。以為單于。匹磾為左賢王。率眾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後為石季龍所逼。常著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為主。事露被害。永本傳。其先遼西石城人。晉幽州刺史。段匹磾之後也。北岳恆山也。

祖援。鎮西將軍。馮翊太

守。本傳云。曾祖懼。仕魏。黃龍鎮將。因徙高陸之河陽焉。

父儒。平東將軍。持節。恒燕朔三州諸軍事。恒州刺史。

地名注見是篇銘內。公年裁弱冠。即值

亂離。驅馳關塞之間。早有縱橫之志。

本傳云。永幼有志操。閭里稱之。魏正光末。六鎮擾亂。遂攜老幼。避地中山。後赴洛陽。

軍陣方圓。無勞聚米。山川形勢。

不待披圖。

後漢書曰。馬援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漢書曰。張安世長子千秋。為中郎將。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

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又後漢書曰。鄧禹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光武悅。

魏正光

五年入仕。解褐殿中將軍。孝昌三年，加龍驤將軍。永平二年，授平東將軍都督。中堯建義，勳謀是先。蒙

賞倉泉縣開國男，食邑一百戶。

正光五年，魏明帝即位之八年也。孝昌三年，魏明帝十一年也。按魏帝紀，宣武之八年，改元永平。明帝為宣武子，當作永安。疑有誤。隋書地理志曰：漢陽郡上祿縣，舊置仇池郡。後魏置

倉泉縣。其年淮淝，侵軼南鄙，徵公兵，受賑偏師。一月三捷。

本傳云：青州人崔社客舉兵反，永討平之。進爵為侯。左氏傳曰：戎有受賑。詩云：一月三捷。昔張遼奄至。

原本有關文。○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

封沃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進爵為侯。

漢書地理志曰：雁門郡有沃陽縣。永熙元年，魏孝武即位之年也。授使

持節車騎大將軍，左光祿。

本傳云：除左光祿大夫。

魏武帝特召入仕，閣內大都督。馬武小心侍蕭王於臥內，典章忠

壯，陪魏后於宮中。

後漢書曰：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為蕭王。袁宏後漢紀曰：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少時避怨綠林中，起隨擊甄卓二公兵。故王常親引之。邯鄲既平，王登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主之。何

如武讓不敢當，然歸心於王。武既降，置之帳下，每饗諸將，武斟酌於前，自以新屬也，甚卑恭，不敢與南陽時等。王善之。魏志曰：典章，陳留已吾人也，為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為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

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章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章輒舉斧目之。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

於時賊帥元伯破掠城市，西自潼函，

東綿鞏洛。

本傳云：時有賊魁元伯生率數百騎，西自嶧潼，東至鞏洛，屠陷塢壁，所在為患。左傳文十三年，晉侯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預曰：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高誘呂氏春秋注：桃林縣西長城，晉地道記曰：潼關是也。郡國志曰：弘

農故秦函谷關。又河南穀城有函谷關。河南鞏縣。故鞏伯國。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也。春秋之王城。

京畿大都督請士馬五千。公曰：此賊無他策，尋為鳥散。止請五

百騎，應手生擒。朝廷賞其謀策，百姓喜其除害。

本傳云：魏孝武遣京畿大都督匹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永進曰：此賊既無城柵，惟以寇抄為資，安則蟻聚，窮則鳥散，取之在速，不在衆。

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自足平殄。若徵兵而後往，彼必速竄，雖有大衆，無所用之。帝然其計，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討之，永覘知所在，倍道兼進，遂破平之。

既而喪亂弘多，生民板蕩，乘輿西

幸宗社北遷。

言魏孝武遷都長安也。

公妙識玄象，深知曆數，乃與昆弟謀為自全，斬西中郎將，送首關內。

本傳云：帝西遷，永時不及。

從大統初，乃結宗人潛謀歸款，密與都督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傳首京師。

蒙賞平昌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大統元年，授使持節都督北徐

州刺史，平竇軍，復弘農，戰沙苑河橋，公並預先登，身當鋒首，謨猷應變，備在司勳。

本傳云：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河橋之

役，永力戰先登，周禮司勳屬夏官，鄭注曰：此官主功賞。

增邑八百戶，通前合二千戶，進爵為沃陽縣開國公，授南汾州諸軍事，南汾州

刺史。

隋志云：文城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為汾州。

十四年，增邑三百戶，轉大都督。其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十

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加侍中，尋授恒州諸軍事，恒州刺史。又遷雲州刺史。

隋志云：北地郡三水縣，西魏置恆州，尋廢。又北地郡彭原

縣有豐城。西昔軒丘分族。異姓者十四人。酈邑建侯。宗盟者四十國。

史記曰黃帝姓軒轅氏。國語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左傳昭二十八年成鱗。

魏置雲州。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詩云作邑於豐。左傳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太祖文帝。席卷關河。三分天下。

席卷見過秦論。

潁川從我。並有鄉

里之親。新豐故人。非無布衣之舊。

袁宏後漢紀曰世祖爲大司馬。遣平河北。於是馮異。鮑期。堅。鐔。祭。遵。臧。宮。王。霸。皆以爲掾。吏從至河北。賓客多去者。世祖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已亡矣。疾風知勁草。爾其勉之。漢

書地理志曰京兆新豐。故驪戎國。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新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

更立九十九姓。還存三十六國。舊胄還姓爾綿。本傳

云賜姓爾綿氏。周明帝紀二年詔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遷。皆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稱京兆人。

增邑一千戶。進爵爲廣州。

一作

城郡開國公。

地理志曰廣城縣屬右北平。尋

授文州諸軍事。文州刺史。

隋志云汶山郡。後周置文州。

國家以玉門西拒。久勞亭障。陽關北牧。多事風塵。

漢書西域傳曰漢列亭障至玉

門。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南道北道。地理志曰敦煌郡有陽關玉門關。

武成二年。有詔進公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是以名馳梓嶺。聲振榆

關。無雷畏威。負霜懷德。

漢書地理志曰敦煌郡古瓜州。隋志云敦煌郡舊置瓜州。梓嶺卽梓潼也。漢書地理志曰廣漢郡梓潼五婦山。馳水所出。益州郡有葉榆澤。西域傳曰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又曰老上單

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有五翎侯。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澡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此云負霜疑貴霜轉寫之誤也。

保定二年還朝。受工部中大

夫遷軍司馬夏官司武待白露而治兵冬官考工記玄雲而授職

周禮夏官司馬之職謂永為軍司馬也月令曰七月白露降治兵謂秋獮之事也周禮冬官考

工記謂永為工部大夫也服虔曰黃帝以雲名官春官為青雲氏夏官為緝雲氏秋官為白雲氏冬官為黑雲氏中官為黃雲氏冬官黑雲故云玄雲矣

四年增邑三百戶通前合三千九百戶其

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治左八軍總管軍事

一有洛食

朝登上將暮會小卒事涉交接觀釁而返

左傳隨武子曰會聞

用師觀釁而動杜注曰釁罪也

天和二年以本官領小司寇二度有星名天獄八卦有坎象刑書

史記天官書注詩紀歷樞曰賤人牢一曰天獄坎上

六係於微纆實於叢棘三歲不得凶虞翻曰微索黑索也觀巽為繩艮為手上變入坎故係用微繩坎多心故叢棘獄外種九棘故稱叢棘二變則五體剝剝傷坤殺故實於叢棘也不得謂不得出獄艮止坎獄乾為歲五從乾來三非其應故曰三歲不得凶矣九家易

曰坎為叢棘又為法律

公繁不秋荼嚴無夏日

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左氏傳曰趙盾夏日之日也

民知約法未肯以獄吏為尊吏識刑名無敢

以死灰相懼

漢書高帝詔曰今民約法三章耳又周勃傳曰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又韓安國傳曰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

又任左廂第三軍總管

按後周六軍有右一軍右二軍右三軍左一軍左二軍左三軍總管見周武帝紀

仍被勅將兵馬北道教習韓信入關即申軍

令陳農受詔仍校兵書

史記曰蕭何薦韓信拜大將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按漢王入關中韓信亡楚歸漢故云入關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豈直六郡良家五

營騎士懸知正正之旗遙識堂堂

一作之陣

一作氣。漢書曰：漢典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漢官儀曰：漢有五營，孫子兵法曰：無邀正正之旗。

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注云：正正，齊也。堂堂，大也。

蒙犯霜露，旗鼓驅馳。

左氏傳：太叔曰：跋涉山川，蒙犯霜露。又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詩曰：載馳載驅。

俄而遘疾疹，至大漸。五年

六月十六日薨於賀葛城。春秋六十有八。

本傳云：率兵北道講武，卒於賀葛城，餘同。

將軍死綏，三軍行哭，都護喪還，緣邊追祭。

司馬法曰：將軍死綏，綏却也。漢書曰：段會宗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九月二十三日，靈柩至於京師，皇帝臨喪，百寮赴弔，詔遣使持節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軌監護喪事，又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紇豆陵亮冊贈使持節

柱國大將軍同華宜敷丹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

隋志云：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京兆鄭縣，西魏曰華州，京兆華原縣，西魏曰宜州，上郡西魏敷州，延安郡義川，西魏為丹州。

後周為丹陽。

諡曰恭公。其年十一月五日葬於京城南高陽原高司里，夫人赫連氏。

赫連勃勃之後也。崔鴻十六國春秋夏錄曰：赫連勃勃，朔方人。

匈奴左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并衆數萬，自稱天王大單于，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僭稱大夏，令曰：古之氏族無常，王者繫天為子，是為徽赫，實為天連，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支庶以鐵伐為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

兗州刺

史悅之女，年十四，適爾綿氏，冊拜魯城縣君，遷濟陰郡君，又遷廣成國夫人，肅恭令淑，儀範賢才，四德

有耀三星增輝三公夫人見於斯矣。

四德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國風綢繆云三星在戶

建德元年十二月亡春秋五十有八二年

正月歸於高司之塋劉荊州之墓合葬於襄水之陽。

劉荊州劉表也後漢書注引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又從征記曰劉表冢

在高平郡表之子琮擣四方香珍香數千斛著棺中蘇合消疾之香莫不畢備永嘉中郡人發其墓表面如生香聞數十里

衛將軍之陵同穴於廬山之下。

漢書曰衛青拜大將軍青尚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

象廬山。嗚呼哀哉世子岌使持節儀同大將軍領兵部大夫純孝事親忠貞事國禮義自立聲名有焉銘

曰。

軒臺受氏若水降居西城仲胤北陸寘餘。

言段氏之先本黃帝之子昌意之後姬姓其在鄭國春秋時有共叔段為京城大叔叔段為武姜少子莊公之弟故云仲胤北陸寘餘謂段匹磾本鮮卑人父務

勿塵為單于匹磾假撫軍大將軍也北陸北方之總名也

山川雄烈風俗扶疎昔我關塞泐襲干戈。

言懼仕魏為黃龍鎮將也本傳言曾祖序云曾祖援疑懼是其高祖矣

時遭拔

本世值橫波北封代郡東據遼河。

言北魏盛時儒為平東將軍持節燕恒朔三州也左氏傳曰拔本塞源漢書地理志云代郡秦置屬幽州遼西郡遼東郡秦置屬幽州遼陽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云北封

代郡東據遼河者儒為恒州刺史持節燕恒朔三州按魏地形志及隋書地志魏太和中分恒州東部置燕州恒山本恒山郡隋志馬邑郡舊置朔州本漢五原郡後魏置懷朔鎮及朔州此三州之地在燕代之間遼陽在東也

地未平一天猶

薦瘥我公重光繼文踵武

言魏正光末六鎮擾亂永遂於此時立功也逸書曰地平天成又老子曰地得一以寧詩曰天方薦瘥我公謂段永也楚辭曰及前王之踵武王逸曰踵繼也武跡也

總牧三蕃

兼治六輔雅俗觀風都亭待雨

謂永歷任諸州軍事及諸州刺史也漢書曰兒寬表奏開六輔渠章昭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內河南也師古曰溝洫志云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渠以益漑鄭國旁高印

之田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補助灌溉耳渠在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輒是也任昉曰六輔殊風文選李善引章昭注此云六輔亦引章氏之義也禮記曰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淮陰太守消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

不逢問吏無聞桴鼓

袁宏後漢紀曰劉寵為會稽太守郡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老父共往送寵曰山谷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發不去民間或狗吠竟夕民不得

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吏稀至民間狗不夜吠第五種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種皆大儲糧糴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終不止數千家桴擊鼓杖也音夫

公以載世挺此令聞孝有三

德忠惟一君馬陵釋患聊城解紛

左傳成七年云會武陵杜預曰魏郡元成縣東有地名馬陵史記曰龐涓死處聊城解紛田單事注已見

兵防滿月戰避迎雲長松

都尉細柳將軍

漢書匈奴傳曰匈奴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續漢志曰雲如壞山謂營頭之星所墜其下覆軍殺將血流千里後漢郡國志廣漢屬國都尉水經注云漢永初三年置有白馬水出長松縣東北

注白水又東逕陰平漢書曰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

既牧淮海且蕃恒代高壁負關長亭穿塞

謂永任徐州恒州刺史諸州軍事也左傳杜注曰壁壘壁也漢官儀曰秦法十里一長亭

司盟□□□□

此處脫四字○左傳僖三十三年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費鼓杜預曰殺人以血塗鼓謂之費鼓費計觀反

吏不能欺兵無敢背玉關遺矩汾海留愛

說文曰。釁。血祭也。應劭曰。殺牲以血塗鼓曰釁。玉關遺矩。謂爲瓜州刺史。瓜州。燉煌。玉門關是也。汾海留愛。謂爲南汾州刺史也。

大將受册。公昇其壇。六卿咸事。公貳其官。

大將昇壇。韓信事。謂

授使持節大將軍也。六卿咸事者。永爲小司寇。故云貳矣。

夷陵燒楚。上黨分韓。營軍參合。校戰皐蘭。

史記曰。秦將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漢書地理志曰。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

皆趙分也。史記韓王信傳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蘇林曰。參合。代地也。正義曰。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地理志曰。代郡有參合縣。水經注曰。道人城北五十里。有參合鄉。故縣也。漢書霍去病傳曰。合短兵鏖皐蘭下。師古曰。山名也。

年深厲起。

福過災生。上台裂岳。次將傾星。

傷其卒也。庾亮讓中書監表曰。小人祿薄。福過災生。上台。三台也。次將。文昌中星名。言永死。上應列宿也。

赤地。疑作

悲淚。白虎哀鳴。懸弓。

靈幕繫馬寒垆。

赤地。丹旄也。爾雅曰。龜地曰旄。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有丹地在水。自洒濯之。入於梓宮。其浴處有遺髮焉。故謚曰昭靈夫人。水經注引此作丹旄矣。干寶搜神記

曰。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爲荊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齋素。以祈於天地。當啓佐。愚心無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風大行。苛慝不作。山無豺狼。卒於湘江。有二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虎踰州境。忽然不見。民共爲立碑。號曰湘江白虎墓。爾雅曰。林外謂之垆。

煙凝不動。泉凍無聲。天子愴然。追於贈謚。禮官賜册。陪陵受地。

謂帝臨喪。册贈追謚。更受葬地也。

印綬曰策。衣衾曰襚。玄

窆就列。黃腸在位。

漢書曰。張安世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輜車。介士穀梁傳曰。衣衾曰襚。何休云。襚。猶遺也。以衣服。可以贈人。因謂衣服爲襚。周禮鄭注曰。窆。葬下棺也。漢書音義曰。以柏木黃心爲椁。曰黃腸也。

自此何世。

從茲幾春。樹爲樞社。陵成谷神。詎知雲閣。名在功臣。

樞社。疑卽櫟社。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按莊子以此木得終天年。此云墓樹長久也。老子曰。谷神不死。注云。谷

養也。神謂五臟之神。人能養其神。則長生不死。此云陵成谷神者。言死而不朽。視彼丘陵。有如生年也。雲閣。漢書所謂雲臺是也。臺閣通稱矣。

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昔者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

序張氏之先也。按姓譜自軒轅子少昊第五子揮。觀弧星始造弓矢。為弓正。主祀弧。世掌其職。為張氏。軒丘命氏。若

國語所云。黃帝之子十四姓也。注見齊王憲碑。若水降居。昌意事。注見段永碑。言張氏本黃帝之後。姬姓也。

自是以官為族。因地為宗。水派枝分。其可知矣。

以官為族。所謂弓正是也。因地

為宗。按潛夫論。河東解邑有張城。有西張城是也。

公諱慈。字元達。本姓張。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於周。張仲為孝友。謀於晉。張彥為賢

臣。小雅六月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箋云。張仲。尹吉甫之友。其性孝友。爾雅李巡注曰。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矣。春秋晉有張氏。世為大夫。左傳成十八年曰。張老為候奄。國語云。使張老延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是也。襄三年。悼公以張老為中軍司

馬。至襄十六年。平公即位。以其子張君臣代之。其後張氏累見於傳。張彥疑即張老。爾雅曰。美士為彥。彥。士之美稱。故云。張彥。若漢書魏倩汲直矣。

韓有開地。則五世稱強。一作趙有孟談。則三卿

不戰。漢書曰。張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秦滅韓。良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戰國策曰。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殺守隄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亂。擒智伯。身死國分

為三三卿。祖慶少習邊將。憑仗智勇。雖復五車竹簡。不取博士之名。一卷兵書。即以將軍自許。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其

韓魏趙也。

道躡駁。漢書藝文志稱兵書有嬋一篇。又有兒良一篇。廣武君一篇。丁子一篇。項王一篇。太壹兵法一篇。鳩治子一篇。孟子一篇。圖一卷。鮑子兵法圖一卷。苗子圖一卷。

角端在手。必無齊魯之侵。蓮花插腰。

甚得蛟龍之氣。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獸則麒麟角觶。郭璞曰。角觶音端。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毛詩疏云。角端有肉。張揖曰。角端似牛角。可以為弓。齊魯之侵。引史記曹沫事。注見步陸碑。蓮花劍也。越絕書曰。越

王取純鉤薛燭望之。其花掉如芙蓉。蛟龍之氣。

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霸城縣開國伯。贈河州刺史。

即雷煥。張華云。豐城劍氣也。後劍化為龍矣。

隋志。京兆太興有後

父璨。公子公孫。有鎡基於天下。良弓良冶。有世業於家風。

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賈逵曰。鎡基。耨也。列子曰。良弓之子。必先為

魏杜城縣。西霸城縣。

箕。良冶之子。

書則百家可知。劍則千人可敵。三槐以鼎象物。知其神好。五等以桓珪班瑞。守其宮室。君

必先為裘。

以才望兼而有之。

周禮曰。三槐三公位焉。左氏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人知神姦。爾雅曰。鼎絕大謂之鼐。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珪。鄭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

終於使

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定縣開國公。贈河州刺史。惟公秉山岳之靈。受星辰之氣。年

在髻髮。甫就勝衣。

後漢光武紀曰。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

竹馬來迎。已知名於郭伋。羊車在道。即見賞於王澄。

後漢書曰。郭伋在并州。素給恩德。及

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晉書曰。衛玠字叔寶。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瑯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

豈直

童子明經。書生說卦而已。

後漢書曰：臧洪年十五，以父幼，拜童子郎。注云：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

連，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譽來學，雲集京師也。秉山岳之靈，至而已。言張慈幼敏也。

至如禪河清論，秋水高談，故以辨折龜林，聲馳鹿野。

釋法

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南城北雙樹間，有希連禪河，世尊於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處。莊子有秋水篇，龜林，注詳齊王碑。本句經稱龜頭尾四足，以喻六塵。長阿含經曰：毗婆尸如來於槃頭城鹿野苑中轉無上法輪，城內四千人往詣鹿野苑中毗婆尸佛所，頭面禮足，即於座上。國家官族，君為首姓，起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襲爵為公，增邑合一千六百戶，弱遠離塵垢，得法淨眼。

冠登朝，傳呼甚寵。

漢書蕭望之傳曰：下車趨門，傳呼甚寵。

漢魏台鼎，故無此比。中朝方伯，罕有其年。大家宰任總機衡，是勤

王略，惜君忠壯，委以爪牙。

大家宰，晉國公護也。周書武帝紀云：保安元年，以大家宰晉公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五府總於天官。晉起居注曰：元康元年，詔曰：司徒王渾文武勳庸著在方策，宜參弼機衡，以亮天工，其可錄

尚書事也。左傳成二年曰：侵敗王略。杜預曰：略，經略法度也。又成十二年傳：卻至曰：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杜云：為搏噬之用也。漢書武帝詔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

乃領左廂親信，出為梁州防主。

隋書

地志：梁州在禹貢，自漢川以下諸郡，皆其封域。周時以併雍部，及漢又析置益州。又曰：漢川郡，舊置梁州。

華陽西極，漢水東流，巴濮既寧，沉黎即靜。

言梁州之地也。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又云：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左傳昭九年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正義曰：土地名云巴，巴郡江州縣也。建寧郡南有濮夷地。漢書曰：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置沉黎郡。臣瓚曰：茂陵書沉黎治笮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五十五里，領縣二十一。

保定四年，王

師北伐。以君驍勇。被召將兵。師下宜陽。身登函谷。

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卽韓宜陽縣城也。函谷關名。西征記曰。函谷右絕岸十丈。中容車而已。周書保

定五年。改函谷關爲通洛防。

將燒白馬之城。以覆烏巢之壘。

桑欽水經曰。河水東逕白馬戍南。澧水入焉。酈元注。澧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上。有張天師堂。庾仲雍謂山爲白馬塞。堂爲張魯治。東對白馬城。

一名陽平關。亦云澧口城矣。魏志張魯傳云。太祖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聞陽平已陷。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封藏而去。曹瞞傳曰。官渡之戰。許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梁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

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旅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

既而中途甚雨。未獲圍原。軍師聞喪。不成侵宋。

言伐齊之師無功也。周書武帝紀云。保定四年十月。

詔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護。率軍伐齊。護總大軍。出潼關。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諸軍。出豫州。少師楊檟。出枳關。十一月。柱國蜀國公尉遲迥。圍洛陽。柱國齊國公憲。營於邙山。晉國公護。次於陝州。十二月。齊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州降。齊師渡河。晨至洛陽。諸軍驚散。尉

遲迥麾下數十騎。扞敵得却。至夜引還。柱國庸國公王雄。力戰死之。遂班師。楊檟於枳關戰沒。權景宣亦棄豫州而還。五年春正月甲申朔。廢朝。以庸國公王雄死王事故也。左傳僖二十五年云。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按左傳圍原。無遇雨之文。五張寺

碑銘云。有雨圍原。及此篇皆云遇雨。是所未詳。疑此原字卽爾雅高平曰原之原。蓋郊外通稱。與下侵宋借對。非謂原邑也。六韜云。武王伐殷。兵行之日。大雨。左傳僖十九年云。衛伐邢。師與而雨。此皆師出有功者也。左傳襄十八年云。楚師伐鄭。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

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此無功之師。今周師伐齊無功。又將士多棄軍。戰沒。疑是引楚伐鄭之事。又按左傳弦高稱鄭有原圃。杜云。滎陽中牟縣圃田澤也。豈以鄭固有原圃之名。得稱圍原耶。史記宋世家曰。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去。在春

秋。文十六年十一月。經云。宋人弑其君杵臼。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諸侯會于扈。左氏傳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

也。杜預曰：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荀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刺欲平宋而復不能也。今晉公護等伐齊無功，其猶失所稱人之例與？
柱國趙王，今上之第九弟也。文則

河間上書武則任城置陣

周書文帝十三子傳云：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敏，博涉羣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豔。武成初，進封趙國公，保定中，拜為柱國。建德中，進爵為王。漢書曰：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

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者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魏志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將征伐，志意慷慨。太祖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太祖常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代郡烏丸反，以彰為驍騎將軍，大破之，斬獲千數，大賜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黃初三年，立為任城王。

作鎮岷丘揚旂

一作軫

錦水白虎之俗難安，黃龍之盟不定。

周書趙王招傳云：出為益州總管是也。周書武帝紀云：保定二年十一月，以趙國公招為益州總管。岷丘，岷山也。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華陽國志曰：錦江，織錦濯其中，色鮮明。又曰：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藪，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有巴郡閬中人，作白竹之弩，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為盟，要復其人。秦犯，巨輪黃龍一雙，巨犯秦，輪清酒一鍾，巨人安之，難安不定，謂須參佐也。

以君智略入佐中權

左氏傳曰：中權後勁。

天和元年

授使持節大都督，治柱國總府司錄，仍轉司馬。餘官封如故。相如西喻，鏤石於靈山。武侯南征，浮船於

瀘水方之今日彼獨何人

漢書曰上遣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相如使略定西南戶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檄通靈山道橋孫水以通邛笮張揖曰鑿開

靈山道置靈道縣蜀志曰諸葛亮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注云漢書地理志曰瀘惟水出牂牁句萌縣

九品課工為上之下

謂為司馬之職也

四年入朝歸事宰旅即受載師

大夫將命齊國尋盟出境即用和鄰之儀入國聞喪仍從會葬之禮

左傳襄二十六年曰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

事矣杜注云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史記曰平原君與楚合從毛遂捧銅盤而跪進之楚王遂定從而歸左傳文六年曰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八月晉襄公卒按周書武帝紀天和三年十二月齊武成帝薨四年春正月辛卯朔廢朝以齊武成薨故也遣司會河陽公李綸等會葬於齊仍弔賻焉是賀婁慈時將命齊國從會葬之禮也

可使南面

出論語

此之

謂乎尋以本官入治軍正至如渭水兵書在心為志軒丘陣法聚石成圖既得師不疲勞兵無怨讟

渭水

兵書太公兵法也太公釣於渭水故云史記留侯傳正義曰太公兵法一表三卷太公姜子牙周文王師封齊侯也軒丘陣法黃帝兵符也史記曰黃帝名曰軒轅皇甫謐云居軒轅之丘因以為名正義曰龍魚河圖云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左氏傳曰君無怨讟

入陪中禁更領儀同邸舍城池門闌戶籍咸資巡警並用司存帝城近臣公室密戚如逢司隸似畏都

官後漢書東海公陽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司隸都官注見崔說碑既而孤城鄭姬不相其年巴水涪翁不醫其疾

吳錄曰吾粲生數歲孤城姬相之謂其母曰兒

有卿相之骨。又曰：皇象工書，嚴武圍碁，宋壽占夢，曹不興善畫，孤城鄭姬能相人，及吳範、劉惔、趙達八人，世稱妙，謂之八絕云。見吳志注。後漢書方術傳云：有父老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脈傳於世。郡國志曰：巴郡涪陵出丹。注：巴漢志曰：涪陵，巴郡之南鄙，從枳南入折丹涪水。

深魏主

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獲荊州，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蒙疾發，孫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為之，慘戚心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願左

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敕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為之降損。魏志曰：陳留阮瑀，字元瑜，瑀以十七年卒，文帝與元城令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又云：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一時之儻也。此皆悲傷之詞。有詔贈某官禮也。以建德四年三月日歸葬於河州苑川。

郡之禁山公六郡良家西河鼎族地壯金行人雄寒氣

漢書曰：以六郡良家子給選羽林。史記正義曰：河在冀州西，故云西河。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玉之城，沙石之處，其人山

居而多風，水十剛強。

兵書七卷河水浮來射法三篇天弧夜下

兵書七卷，河水浮來，未詳。漢書藝文志有楚兵書七篇，又有李將軍射法三篇。史記天官書注曰：弧九星在狼東南，天之弓也。鋒

旗不息刁斗恒驚

鋒旗，疑作蜂旗。左傳哀二年曰：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漢書曰：李廣不擊刁斗以自衛。

猶得馬上讀書軍中習禮

吳書曰：魯肅雖在軍陣，手不釋卷。東觀漢記曰：祭遵雖在

軍旅，不忘俎豆。

太史子義善於謀策諸葛公休長於撫馭

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北海孔融為賊管亥所圍，慈到平原，說劉備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散走。孫策拜折衝中郎

將劉繇亡。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焉。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爲寇於艾。西安縣。策以慈爲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攻磐。磐絕跡不復爲寇。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魏志曰。諸葛誕。字公休。瑯邪陽都人也。傾帑藏賑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及反。後皆曰。爲諸葛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

四代儀同三司。七世河州刺史。

按本序。祖慶爲儀同三司。河州刺史。父粲亦爲儀同三司。河州刺史。此言四代七世。是高曾以上世。

授此。鍾鼎成列。冠蓋連陰。所謂生爲貴臣。死爲貴神者也。左傳。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家語云。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者也。但以遊魂久

客。反葬途遠。道阻山長。妻孤子幼。哀聲滿野。愁氣連雲。况復松檟飄飄。方臨武威之戍。丘陵迴遠。直對

臨洮之城。

任彥升爲范始興作表云。松檟成行。漢書地理志曰。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臨洮屬隴西郡。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師古曰。洮。吐高反。

馬援亡於武溪。尸柩返於

槐里。梁鴻死於會稽。妻子歸於平陵。

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得輕身。省慾。以勝瘴氣。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皆明珠文犀。益怒。援妻懼不

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兄子嚴。與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上書訴寃。同郡朱勃。詣闕上書。奏報歸田里。崔豹古今注曰。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多毒淫。按馬援。扶風茂陵人。漢書地理志曰。扶風。卽茂陵。師古曰。黃圖云。本槐里之茂鄉。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嗚呼哀

哉。崎嶇遠矣。昔者繁昌祠前。卽有黃金之碣。德陽墓下。猶傳青石之碑。

魏志曰。繁昌縣。授禪石碑。中生金。表送。上羣臣皆賀。水經注云。魏書國志曰。文

帝以漢獻帝延康元年登禪。改元黃初。以穎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城內有三臺。時人謂之繁昌臺。壇前有二碑。昔魏文帝禪於此。自壇而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故其石銘曰。遂于繁昌築靈臺也。於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為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也。華陽國志曰。德陽縣有青石祠。山原肥沃。有澤漁之利。士女貞孝。望山樂水。土地易於生事。車騎將軍鄧芝雅有終焉之志。遂葬其山。是謂勒功。乃為銘曰。

七葉佐漢五世相韓

漢書曰。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代仕漢。左太沖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弭金貂。漢書曰。張良五世相韓。

忠臣入仕孝友當官

忠臣謂良忠於韓。入仕漢也。詩曰。張仲孝友。

青城仙洞黃石祠壇

仙傳拾遺曰。嵩山叟。晉時人也。世說曰。嵩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淺深。百姓每歲遊觀其上。叟嘗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於穴。墮者得而食之。巡穴而行。十許日。忽曠然見明。有草屋一區。中有二仙對碁。

局下有數盆。白飲。墮者告以饑渴。碁者與之飲。飲畢。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留此否。曰。不願。碁者教云。從此西行數十步。有大井。井中多怪異。慎勿畏之。必投身。井中多蛟龍。見叟輒避其路。於是隨井而行。井中物如青泥而香。美食之。了不饑。半年許。乃出蜀青城山。因得歸洛。問張華。華曰。此仙館。丈人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子。其得仙者乎。遂尋洞往。不知所之。玄中記曰。蜀郡青城山有洞。穴分為三道。西北通崑崙。茅君傳云。青城是第五洞。九仙寶室之天。周迴二千里。十洞天之一也。入山十里得至焉。按此張華知之。是謂張華也。漢書張良傳曰。良始所見下邳圯上父老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從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臺堪走馬書足迴鸞

漢書曰。張敞走馬章臺街。衛恆四體書勢曰。弘

農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章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次伯英。索靖草書狀曰。蓋聞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已上皆言張氏之先也。

武定風颿霸城嚴肅並馳雙傳俱分兩竹

謂父

糜為武定縣開國公。祖慶為霸城開國伯也。漢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襦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為符信。漢書文帝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師古曰。與郡守為符。合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雙傳兩竹。言糜父子二人也。重世刺

舉連鑣衰服。草靡青丘。風馳赤谷。

亦謂瓌父子也。草靡風馳言能服遠也。十洲記曰。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漢書西域傳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

世不乏賢。挺茲

上嗣。孝有三德。忠無二志。

謂祖父有此世德。故生賢嗣。指張慈也。

劍足身挺。書堪面試。

列子曰。宋有簡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弄七劍迭躍。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魏志曰。陳思

王植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

旂節既秉。高蟬且珥。龜轉印函。蛇盤綬笥。

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惠文侍中。珥貂蟬。漢書百官公卿表曰。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背龜鈕。其文曰章。謂刻為某官之章也。後漢書方朔傳曰。許曼。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去。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為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十里。後五年。

更為大將軍。南征。出為遼東太守。討鮮卑。後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按笥以竹為之。禮記鄭注云。圓曰箠。方曰笥。

左右將軍。前後常侍。繼踵五侯。因循二事。

漢書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

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又元后傳曰。河平元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旂旃九坂。艦舳雙流。還驅

木馬。更引金牛。

謂鎮益州也。九坂。九折坂。漢書王陽所畏道也。溝洫志曰。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華。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蜀都賦云。帶二江之雙流。是也。蜀志曰。建興十年。諸葛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水經注

曰。蜀志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石牛道。

江波錦落。火井星浮。樽酒望帝。安歌蜀侯。

江波錦落。錦江

也。注已見。博物記曰。有火井。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燭井中。火即絕滅。不然。華陽國志曰。七國時。杜宇稱帝於蜀。號望帝。戰國策。秦伐蜀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受脈河陽。

偏師洛浦。置陣成臯。連旗廣武。

謂東征齊國也。左氏傳曰：戎有受服。河陽洛浦。謂河南洛陽也。隋志云：河南郡洛陽縣。後周置東京六府。洛州總管。漢書高帝紀曰：四年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孟康曰：於滎

陽築兩城而相對。名為廣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上。

朝兵滅竈。夜營多鼓。箭麗

一作起。

六麋鋒摧九虎。

滅竈。戰國孫臏事。注已見。左氏傳析公曰：若多鼓均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又曰：樂伯射麋麗

龜。晉魏錡如楚致師。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獻。漢書王莽傳曰：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號曰九虎。後漢書馮衍傳曰：皇帝率宛葉之衆。摧九虎之軍。

倏忽人世。俄然今古。崇發兩星。醫驚

二豎。

左氏傳曰：晉侯有疾。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子產曰：昔高辛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帝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則實沈參神也。又成十年傳云：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

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遊魂通夢。言返舊塋。紫泥賜册。黃腸贈行。

言慈

卒於官。歸葬河州也。後漢書曰：溫序死。葬洛城傍。長子壽夢。序告曰：久客思鄉里。壽上書乞骸。乃反葬舊塋焉。西京雜記曰：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緋其上。黃腸。漢書張安世事。注云：柏木棺也。

途登石紐。路入金城。

吳越春秋

曰：蘇娶有莘之女。得蕙苒而吞之。意若為人。有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高密。家於西羌。家於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漢書地志曰：金城郡。高帝六年置。應劭曰：初築石得金。故曰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曰：雖金城湯池。

寒關樹直。秋

塞雲平。劍埋合柱。書藏鑿楹。

埋劍。干將。莫邪。子赤比事。鑿楹。晏子事。注皆見。司馬裔碑。

武侯為廟。欒公為社。

二語注見。拓拔儉碑。

雲蓋低臨。霓裳紛下。

碑枕金龜。松橫石馬。

楚辭曰：雲為蓋兮霓為裳。漢舊儀：黃金龜紐。此借稱龜趺。水經注曰：睢水東。運石馬亭。西有漢故伏波將軍馬援墓。

永矣身世。留名華夏。

周上柱國宿國公河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

公諱威。字某。河南洛陽人也。舊姓辛。

周書有
辛威傳

隴西人。基若水之源。纂商丘之胄。邑於大亳。實定其居。封

於小辛。乃成其姓。

序辛氏之先也。辛氏本姒姓。史記曰。夏禹之後。用國為辛氏。其後有辛甲。為周太史。左傳所謂命百官。官箴王闕者也。劉向別錄曰。辛甲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之周。文王以為公卿。封之長子。故周有辛氏。後枝流

於晉矣。又按辛氏為莘國。變姓。故湯妃為有莘之女。晉侯登有莘之虛。括地志曰。國在陳留。水經注。謂邑本郟縣。今子山所引大亳小辛。皆殷之名號。且商丘又相土所因。豈其子姓之苗裔耶。史記曰。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有聖德焉。左傳。襄九年。曰。闕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杜注云。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闕伯之後。居商丘。亳。殷所都也。毛詩正義曰。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殷本紀曰。盤庚崩。小辛立。是子姓有小辛之號。以辛成。姓所未詳矣。

是以三川被髮。辛有得見事之機。八卦占爻。辛廖有知人之鑒。

左傳僖
二十三

年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三川。河伊洛也。又閔元年傳曰。畢萬筮仕於晉。辛廖占之曰。吉。杜預曰。辛廖。晉大夫也。

佐治以東都上將。

魏帝解衣。武賢以西國功臣。漢王推轂。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為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太祖大

悅。許譚平。次於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為議郎。文帝踐祚。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欲徙冀州士家千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盛。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

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耶。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徒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漢書曰。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到卒。子慶忌。至大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曰。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巨。

祖大汗。渭州刺史。

周書本傳云。祖大汗。魏渭州刺史。

考生。河州四面總

管大都督。

周書本傳云。父生。河州四面大都督。及威著勳。追贈大將軍涼甘等五州刺史。

隴右貴臣。河西鼎族。公侯踵武。岳牧連鑣。

言為隴西大族。世為公侯。四岳十二牧。見尚書。

並得聲振長榆。名雄高柳。

如淳曰。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地理志云。代郡高柳。西部都尉治。

公秉靈山岳。誕載星辰。結髮嶷然。齟年成

德。澄波萬頃。建標千仞。鋒穎既高。光芒已遠。

世說。郭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孫綽遊天台賦云。赤城霞起。以建標。注引會稽記云。懸溜千仞。謂之瀑布。

青衿

學劍。既為人主所稱。童子論兵。即佐中軍之策。

毛萇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左傳成十六年。鄢陵之戰云。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

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

永熙元年。入仕。蒙授直盪都督。

本傳云。威少慷慨。有志略。初從賀拔岳征討有功。假輔國將軍都督是也。

太祖文皇帝。雪

舊君之恥。連西伯之功。始裂鴻溝。初登函谷。

此下言周太祖統賀拔之衆。遂用威也。割鴻溝。登函谷。謂扈駕西遷。與高氏分東西魏矣。

公擢衣沐髮。仗劍轅

門。撤洗足而相迎。下賓階而顧問。

漢書曰。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食其。食其長揖不拜。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

起衣。延食其上坐。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西階。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史記信陵君傳曰：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

自此即居帳內，仍為直寢。授寧遠將軍羽林監。白

土縣開國伯，邑五百戶。

本傳云：太祖統嶽之衆，見威奇之，引為帳內，尋授羽林監，封白土縣伯，邑五百戶。漢書地理志云：上郡有白土縣，園水出。隋志云：北地郡新平，舊曰白土，西魏置豳州。

大統元年，從

迎大駕。

本傳云：從迎魏武，因攻回洛城。功居最，大統元年拜寧遠將軍。

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戶。加冠軍將軍，散騎常侍，轉大都督。公善於用

兵，長於撫御，自攻洛陽，定弘農，戰河橋，平沙苑，冒刃衝鋒，前無橫陣。

本傳云：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先鋒陷敵，勇冠一時。從于謹破襄城，又從獨孤

信入洛陽。

况以弦木六鈞，函犀七屬。

周易繫辭曰：弦木為弧。左氏傳曰：顏高之弓六鈞。周禮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

門多懸胄，射必中鞍。

左氏傳曰：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

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又昭二十六年傳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軻，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瘞。

山積器械，谷量牛馬。

袁宏後漢紀曰：上幸宜陽，赤眉請降，盆子與徐宣等二十餘人肉袒奉所得更

始璽綬，積兵甲宜陽西，與熊耳山等。漢書貨殖傳曰：烏支贏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問獻戎王，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谷量牛馬。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算，故以山谷多少言之。

軍吏計功，司勳賞策，授使持節，

銀青光祿大夫，進爵為公，增邑八百戶。昔者受律赤符，韓信當乎千里，治兵白帝，張飛擬於萬人，比跡

今日，公之謂也。

史記：劉季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受律赤符，言信拜大將，受漢符命也。蜀志曰：張飛，字益德，涿郡人，與關羽俱事先主，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

五

年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傳浮於江海達於淮泗篠簜既敷瑤琨即序禹貢曰淮海維揚州又曰均江海通淮泗

又曰繼簜既敷又曰瑤琨竹箭鄭注云篠箭也漢書師古注曰篠小竹也簜大竹也敷布地而生也篠先了反孔傳云瑤琨皆美玉也

軍開府仍賜姓普屯北史同此周即為官族本傳云賜姓普毛氏餘同左入陪武帳出總戎韜置府於陽關張

旃於瀚海漢書汲黯傳曰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戎韜太公六韜也漢書西域傳阨以玉門陽關孟康曰在敦煌西界府如衛青幕府是史記匈奴傳曰驃騎臨翰海而還正義曰翰海自天海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旃旗曲柄也故得

上書於漢即用同宗爭長於周還無異姓漢書曰婁敬上書論都賜姓劉氏左氏傳曰滕侯與薛侯來朝爭長公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十六年受鄜州諸軍事

鄜州刺史本傳云出為鄜州刺史威時望既重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鄜音敷公頻領兩牧風政神明虎去西河梟移東郡後漢書曰劉昆為弘農太守為政三年仁風大

行虎皆負子渡河說苑曰梟與鳩相言威河州鄜州兩牧稱神明也爾雅水遇梟曰我將東徙此言仁風所被也

蛇自天下屬地止於鄜史敦為以神故作鄜時索隱曰鄜音敷地名後為縣屬馮翊左傳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及乎魏終天祿周受維新謂周閔帝明命已遷彝倫或革

周元年改授大將軍枹罕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枹罕漢屬金城郡應劭曰故罕羌侯邑枹音鈇隋志云枹罕郡舊置河州軍中受詔非論北伐之

兵大將登壇無待東歸之策

東觀漢紀曰衛青大克匈奴武帝拜大將軍於幕中因號幕府漢書韓信傳蕭何曰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

此乎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置陣太平開陰晉之道連兵廣武納滎陽之城

史記曰秦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漢書地理志曰華陰故陰晉也後漢郡國志曰河南滎陽有鴻溝水有廣武城注云西征記曰有三皇山或謂三室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三百步其間隔深澗漢主與項籍語處本傳司校戰丹山移營白壁莫不勇冠三軍名凌五將保定初率兵討丹州叛胡破之三年與達奚武攻陽關拔之丹山丹

州白壁玉璧也杜預云三軍上軍中軍下軍李陵答蘇武書曰五將失道陵獨遇戰

保定四年授寧州總管

隋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為寧州

掌其北門既為鄭國所委捍

其西鄙無懼秦亭之逼

本傳云是年從尉遲迥圍洛陽左傳僖二十二年曰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史記注徐廣曰今天水隴西郡有秦亭也

是以築平綱

之城衛人拱手成滎波之澤梁氏寒心

平綱疑作剛平戰國策曰或為六國說秦曰築剛平衛無東野趙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取我剛平史記魏世家無忌曰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

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禹貢豫州云滎波既豬導沈水入於河溢為滎是滎在河南左傳云衛及狄人戰於滎澤杜云此滎澤在河北

朝廷與公有內外之親令公從戚里之貴乃以魏

文帝女為公夫人遂得長門之左別開公主之園濯龍之傍更築王姬之館

漢書東方朔傳曰帝姑館陶公主號賢太主獻長門園上大悅之更

名寶太主園。為長門宮。如淳曰。寶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以宿館處所。故獻之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左氏傳曰。秋。築王姬之館於外。

五年。被徵入京。拜少司

馬。本傳云。圍洛陽。期於司武。以公為魏絳。佐於中軍。以公為荀首。左傳成十八年曰。魏絳為司馬。又成二年傳。稱楚屈巫對莊公云。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

弟也。新佐中軍而善。豈直謂之鶉火。稱之縉雲而已哉。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神農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應劭曰。火德也。故為炎帝。夏官為鶉火。黃帝以雲紀事。夏官為縉雲。是也。辛威

拜少司馬。蓋夏官也。表又云。周官。夏官為司馬。其年被使。領兵出西涼州。奉迎突厥皇后。隋書地理志曰。張掖郡。西魏置西涼州。尋改為甘州。周書皇后傳曰。武帝阿史那皇后。突厥木杆可汗俟

斤之女。突厥滅茹茹之後。盡有塞表之地。控弦數十萬。志陵中夏。太祖方與齊人爭衡。結以為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高祖即位。前後遣使要結。乃許歸。后於我。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國公純等。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以下百二十人。至俟斤牙帳所迎。

后。俟斤又許齊人以婚。將有異志。純等在彼。累載不得反命。雖諭之以信義。俟斤不從。會大雷風起。飄壞其穹廬等。旬日不止。俟斤大懼。以為天譴。乃備禮送后及純等。設行殿。列羽儀。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后至高祖行親迎之禮。后有姿貌善行止。高祖深敬焉。

紀裂繻來。卿為君逆。稱族而行。尊君命也。左氏傳曰。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天和元年。授柱國。拜大司寇。本傳云。天和初。進位柱國。云建

德初。拜大司寇。楚之柱國。方之南火。軒之司寇。譬以西雲。柱國。楚卿也。戰國策。周累謂周君曰。君爵為執珪。位為柱國。國語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火正。又曰。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史記曰。

黃帝名軒轅。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由是而言。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司寇秋官乃白雲。白者西方金行之氣。故云西雲也。總授於公。能官人也。建德二年。

授少傅。

本傳云三年遷少傅。出為寧州總管。

四年授寧州總管都督七州諸軍事。即為河州大中正。

本傳在魏大統十七年。此為周建德四年小異。

公之

桑梓。本於此地。再為連率。頻仍衣錦。

注見前。威本河州人。為河州總管。即為河州大中正。是再為連率。頻仍衣錦也。

襄城龍種。更反池臺。桂陽仙人。還

歸鄉里。

謂以桑梓榮之也。襄陽記曰。龐德公子魯。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去官歸鄉。鄉人相語曰。吾家池中龍種來。按桂陽仙人有二。其一是成武丁。其一是蘇仙公。並出神仙傳。神仙傳曰。成仙公者。諱武丁。桂陽臨武烏里人也。為縣小吏。使京還。

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於野樹下。忽聞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且視之。乃二白鶴。仙公異之。遂往市。見二人。罩白傘。相隨而行。先生遂呼之。設食。食訖。遂出玉函。有素書。果有武丁姓名。於是以藥二丸。令服之。曰。君當得地仙。遂令還家。還家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府君周忻。有知人之鑒。見而異之。後告病。四日而殞。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猶未成服。先生友皆臨武。來於武昌岡上。逢先生。乘白驪西行。友人問曰。日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迷溪。斯須即返。我向來忘大刀在戶側。履在雞棲上。可過語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曰。吾向來於武昌岡。逢先生共語。云。暫至迷溪。斯須當返。令過語家人。收刀并履。何得爾乎。其家人云。刀履并入棺中。那應在外。即以此事。往啟府君。府君遂令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惟有青竹杖。長七尺許。方知先生托形仙去。時人謂先生乘驪於武昌岡。乃改為驪里也。又曰。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早喪所怙。鄉中以仁孝聞。母欲食魚鮓。去家百二十里。斯須即返。母大驚駭。知其神異。就後白母。受命應仙。當違色養。封一櫃。留之。有所闕乏。可以扣櫃。所需立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即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百餘歲。無疾而終。鄉人葬之。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也。鄉人苦請相見。即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後有白鶴來止郡城。自言是蘇君矣。

故老親賓。酣歌相慶。安

車駟馬。天下榮之。

史記陸賈傳曰。陸生常安車駟馬。

宣政元年。授上柱國。

本傳同。

更加少傅。配於上相。即陪玄扈之圖。居於

京師實有圮橋之策。

史記天官書曰文昌六星有上相河圖曰蒼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靈龜負圖丹甲赤文以授之圮橋黃石公期張良處也見漢書

改封宿國公。

按本傳在大象二年

食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射鴻舊圃舞鶴餘城既浮酸棗之河聊對淇園之竹。

言宿國也宿故衛地左氏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

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鴻於圃又曰衛懿公好鶴故鶴有乘軒者史記河渠書曰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元光之中河決瓠子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櫂

來朝建

章則天子降席出遊戚里則羣公下階。

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又曰萬石君奮徙家長安戚里中

是以行滿天地名聞四海方當光

輔五君參謀七政。

本傳云威性持重有威嚴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門友義五世同居世以此稱之孝經曰行滿天地無怨惡左氏傳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尚書鄭注曰七政謂日月五星也

天

厲弗戒薨於所居春秋六十有九柳莊告殯傾社稷之臣鄭僑云亡得諸侯之禮。

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衛獻公再拜請於尸

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鄭僑鄭子產國僑也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損其佩玦也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家是也按子產鄭國之臣死則丈夫輟耕婦人損佩其為國君所禮可知特其事未聞耳鄭國之君雖為伯爵得稱諸侯言鄭僑亡得諸侯所禮非謂以諸侯之禮加之也

詔贈某官諡某公禮也以今開皇元年

周靜帝大定元年遜位於隋王楊堅是為隋文

帝改為開皇元年

七月某日反葬於河州金城郡之苑川鄉

子山以是年卒按此時子山猶在也

山行隴底地入塞源望積石以緣河

臨崆峒而下坂。

師古曰隴底謂隴阪即今之隴山也地理志曰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禹貢曰浮於積石孔安國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史記曰黃帝西至於崆峒登雞頭章昭曰崆

峒在

玄甲黃腸崎嶇亭障及云奠徹方勞榆沉。

玄甲甲之黑色也見漢書霍去病傳黃腸柏木棺也見霍光傳注在司馬裔碑漢書曰光祿諸亭障師古注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

隴右

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儀禮曰屬引撤奠乃祖謝莊宣貴妃誄曰階撤兩奠銑曰撤去也奠祭也禮記檀弓曰諸侯輶而設幃為榆沉鄭注云以水浸榆白皮之汁潘地取其引車滑而不滯

若夫樹反壤也封夏屋焉。

終須潁川之碑乃見華陰之碣。

檀弓國子高曰反壤樹之哉又子夏曰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云封築土為壘覆猶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又夏屋山名呂氏春

秋曰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是

教之也歸慮所以取代矣高誘曰夏屋山代之南山也觀望欲令之取代也此云封夏屋焉蓋檀弓之夏屋也蔡邕陳太丘碑文云實字仲弓潁川許人述征記華岳廟前立碑段熲所刻其文張昶造

世子儀同永達。

本傳云子永達嗣大象末

以威勳拜儀

孝性有聞居喪得禮嗟海變而田成懼山飛而地絕。

神仙傳麻姑曰已見東海三為桑田越絕書曰龜山一曰怪山往古一夜自來吳越春秋曰瑯琊東

同大將軍

武海中山一夕自來故名怪山按龜山一名飛來一名寶林一名怪山史記蒙恬傳恬曰恬罪固當死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

勒石墓田仍銘云爾。

少典之孫玄王之子虹貫於月金承於水。

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黃帝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生高陽有聖德焉正義

曰華陽國志及十三州志云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黃帝為子昌意娶蜀山氏後子孫因封焉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昌僕謂之女樞河圖云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於幽房之宮生顓頊首戴干戈有德文也按史記顓頊高陽黃帝之孫昌意之子高辛玄囂之孫黃帝曾孫高辛於顓頊為族子虹貫於月謂顓頊也雄曰虹雌曰蜺顓頊為金德高辛為水德故云金承於水言少典生黃帝黃帝二子其後皆有天下也

降及於周公侯復始風俗氣候山

川表裏左傳辛廖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左氏傳曰表裏山河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

河連積石山帶崆峒秦亭北上漢使西通括地志曰積石山今名小積山在河州枹

罕縣西七里河州在京西一千四百七十二里崆峒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抱樸子內篇云黃帝見廣成子受九品之方過崆峒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理即此山酈元云蓋大隴山異名也莊子云廣成子學道崆峒山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蓋在此秦亭在隴西郡注見本序漢書西域傳曰西域以孝武時始通

金行氣壯地勢人雄稜稜高節凜凜疎風漢書金城郡師古注曰以郡在京師之西故謂金城金西方之行祖考藩屏濁河

清渭兩地謨明雙流光賁謂祖大汗為渭州刺史考生為河州總管也蜀都賦曰帶二江之雙流水無別色雲無異氣為吏為民惟懷惟畏東觀漢紀

曰朱暉為臨淮太守民懷其惠又云暉斥遠佞人吏畏其威公之嗣世實秉英靈降神中嶽迴文列星左傳僖二十六年展禽對齊侯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詩曰維嶽降神爾雅曰嵩

高為中嶽迴文列星即所謂鸞翔鳳顧珠角山庭臣深義本子極天經山海經曰軒轅之丘鳳鳥自歌鸞鳥自舞珠角山庭注見齊王憲碑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

洛城戰陣河橋旗鼓謂威從獨孤信入洛陽城經河橋陣也箭飲石梁劍然銅樹並麗六麋俱抽雙虎水經注曰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昔宋景公

以弓工之弓彎弧東射。矢集彭城之東。飲羽於石梁。卽斯梁也。史記刺客傳曰。荆軻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正義曰。燕太子云。荆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左氏傳曰。樂伯射欒麗龜。晉魏錡如楚。致師。楚潘黨逐之。及葵澤。見六檠。射一檠。以顧獻。史記張儀傳曰。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卞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兩虎之功。

玉門開郡。陽關置府。再爲上台。兩爲少傅。

漢書地理志曰。敦煌郡龍勒。有玉門陽關。春秋漢舍孳曰。三公象五

岳在天法三能。台能同。按辛威傳。建德二年。授少傅。宣政元年。更加少傅。是兩爲少傅也。

模範帝師。經綸國步。允襲峻德。欽明審諭。不吝車茵。誰言温樹。

潘岳揚仲

武誅曰。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史記曰。周文王得呂尙於磻溪。以爲師。武王曰。師尙父。成王尊爲太師。周易曰。君子以經綸。詩云。國步斯艱。峻德欽明。俱見尙書。漢書曰。丙吉爲丞相。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污丞相車茵耳。又曰。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宴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天道茫昧。

年齡倏忽。上將星開。功臣鼎沒。

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李善曰。倏忽言疾也。上將文昌中星名。按鐘鼎所以勒勳。功臣亡故云鼎沒。

九原陵阜。三河甲卒。地險

龜林。營危馬窟。

國語。文子曰。九原可作者。其隨武子乎。漢書。高祖委發關中兵。收三河士。淮南王諫伐南越書曰。甲卒死亡。龜林未詳。疑謂西域也。齊王憲碑云。地盡龜林。又賀婁慈碑云。辨析龜林。擊馳鹿野。是龜林佛教語。以喻六塵。疑以此

名地矣。注詳前二碑內。古詩曰。飲馬長城窟。

西州永別。北闕長辭。山張虛蓋。野祭空帷。

西州。謂隴西河州是也。北闕長辭。謂反葬河州也。潘岳哀永逝文曰。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禮記

曰。士殯帷之。又禮記鄭注云。在傍曰帷。在上曰荒。所以依柳。

陵原地迴。松路風悲。銘於碣石。勒以貞

一作龜。周禮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鄭注曰。正龜於卜位也。

周柱國楚國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

昔在殷書懋賞周禮議勳諸侯計功大夫稱伐

商書仲虺誥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周禮曰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左傳臧武仲曰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惟

師尙父昆吾載寶鼎之銘王命尸臣枸邑傳琯戈之賜

墨子曰昔夏開使飛廉採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尙作周太師而封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張景陽七命

曰銘德於昆吾之鼎是也漢書郊祀志曰美陽得鼎獻之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枸邑賜爾旂鸞黼黻琯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張敞曰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於宗廟也

注云尸故知太上立德

左傳叔孫豹之言明試以功出尙書存有顯爵之榮歿有大名之貴郊特牲云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晉中興書曰

中宗卽位尊號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則稱實不誣而已

昊天不弔其惟楚國公乎詩云昊天不弔不懋遺一老可以旌德景鐘勒

勳彝器晉語曰昔克潞之役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左傳昭十七年籍談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王曰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杜預曰彝常也謂可常

式昭盛美載揚洪烈者焉公諱寧字永安昌黎徒河人也周書都尉總六縣之卿名山稱五岳之

佐序慕容氏之先世居昌黎徒河本漢遼東屬國都尉治也後漢書百官志曰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郡國志曰遼東屬國故邯鄲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別領六城雒陽東北三千六百六十里六縣謂昌遼賓徒徒河無慮險瀆房也五岳爾

雅中岳嵩山。東岳泰山。西岳華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按燕在趙北。其名山爲醫無閭。是北岳之佐也。周禮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鄭注云。醫無閭在遼東。

燕太祖文皇帝慕容皝。以當世英

雄。奄有河朔。

詩云。奄有龜蒙。河朔。河北也。鄭康成曰。朔。北方也。

趙之南境。且建王城。冀之北土。仍爲興國。

晉書載記曰。慕容氏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巨邑於紫蒙

之野。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莫護拔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燕多冠步搖冠。莫護拔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曰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容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慕容皝。字元貞。廐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尙經學。善天文。廐卒。嗣位朝鮮公。討逸豆歸。築榆城。安晉二城而還。征遼東。剋襄平。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襲宇文別步於大獲。從昌黎。踐凌而進。擒母弟仁。敗屈雲於五官水。盡俘其衆。以咸康三年。僭卽王位。皝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龍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可盡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蠓蟪塞。長驅至於薊城。進渡武遂津。於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於是成帝遣使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伐宇文歸。斬其將奕于。盡俘其衆。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奕于城爲威德城。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僞僭號。追謚文明皇帝。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左氏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公旣皝之苗裔。家世燕陞。

周書本傳。其先慕容氏。前燕之支庶也。

高祖侍中

本傳高

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保錄尙書。北地

疑作海。

王慕容超之世。

晉書載記曰。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以義熙元年。僭嗣僞位。

祖勝

蕃屏王室。詳之燕錄。可得稱焉。

左氏傳曰。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崔鴻十六國春秋。有前燕錄。後燕錄。

曾祖尙書府君。因魏室之難。改姓豆盧。仍

為官族。

本傳云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避難改焉案傳改姓當是高祖此云曾祖為異也

祖仕魏文成皇帝。

豆盧永恩碑云祖代左右將軍魏文皇帝直寢魏書本紀云高宗文皇帝諱濬景穆

皇后之長子也

考早亡。

本傳云父長柔

朝廷以庸勳攸屬恩深追遠保定三年有詔贈柱國將軍少師涪陵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戶。

本傳云父長柔玄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武成初以寧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涪陵公隋書地志曰梁州涪陵郡西魏置合州

公稟氣中和降祥川嶽岐嶷表羈貫

之年通禮稱綺紈之歲夙著奇節幼表大成。

本傳云寧少驍勇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儀容善騎射詩大雅曰克岐克嶷鄭云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然有所別識也穀梁傳曰羈貫成童

漢書敘傳稱綺襦紈袴師古曰綺即今之縉紈阜黑色學記曰九年知顯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兄弟分果備知推讓賓客解鈴曾無恡色。

本傳云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勳及生子讚

親屬皆請讚為嗣寧曰兄弟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勳為世子世以稱之又請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弟孔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傳暢自序曰余方五歲散騎常侍魯叔虎與先公友善喜與余戲常脫余金環與侍謂余怖惜余笑與之經日不索見太平御覽

永安元年大宰爾朱天光

一本作元天穆

魏室元輔握兵淮右抗

權江南。

魏書曰爾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勇決善弓馬榮親愛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長尋轉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東征邢杲詔天光以本官為使持節假鎮東將軍都督隸天穆討破之

公

時任別將便從征伐自是長城峽石必先行陣秦南隴西每當矢石摧堅乘勝莫不前驅策勳行賞常

居第一

本傳云永安中以別將隨爾朱天光入關加授都督又以破万俟醜奴功賜靈壽男天光敗後侯莫陳悅反太祖討悅寧與李弼率眾歸太祖周書賀拔岳傳云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爾朱天光軍至汧渭之間醜奴棄平涼而走岳追擒

之賊行臺万俟道洛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天光與岳渡隴並擒之禹貢曰夾右碣石入於河太康地志云樂浪遂城縣長城所起蜀志隴西郡屬秦州左傳荀偃士匄攻偃陽親受矢石

永熙元年補子都督并加鼓

節軍儀除桑乾太守

漢書地理志云代郡有桑乾縣隋志云馬邑郡善陽縣有後魏桑乾郡

轉補都督其年以魏皇西幸奉迎大駕賜封河陽縣

開國伯增邑三百戶

本傳云魏孝武西遷以奉迎勳封河陽縣伯邑五百戶隋志云河內郡河陽有古河陽城治

俄遷大中大夫改伯為侯增邑合九百戶

本傳

在大統

元年仍授使持節都督顯州諸軍事顯州刺史

本傳顯州大中正隋志扶風郡陳倉後周置顯州

四年遷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其年秋河橋之役先登破陣

本傳云從太祖擒寶泰復弘農戰沙苑

遷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五年沙苑之功加封合前

二千戶俄授敷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外深推轂內侍集書

顏師古曰推轂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此云推轂集書謂常侍之職夾車參乘入侍左右集羣書也

十

五年授右衛將軍十六年授大將軍後魏元重重授敷州刺史公以先經刺舉固辭不就

本傳云拜北華州刺史在州未

幾以廉平著稱加散騎常侍七年從于謹破稽胡帥劉平伏於上郡及梁企定反以寧為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平進位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從太祖迎高仲密與東魏戰於邙山遷左衛將軍進爵范陽郡公增邑四百戶十六年拜大將軍羌

帥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反叛。寧率衆討平之。周太祖紀云。魏廢帝三年。改北華州爲鄜州。鄜音敷。

三年。本傳魏恭帝二年。

改封武陽郡開國公。

隋書地理志云。武陽郡。後周置。魏州武陽郡莘縣。後周置武陽郡焉。

除

尚書僕射。職惟贊奏。任居封掌。分左右之儔。兼典舉之選。

漢書百官表云。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驕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

事之號。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漢書典官職云。尚書僕射。主開封掌授稟假。錢穀也。百官表注云。建安以來。執金吾榮邵爲尚書左僕射。僕射之有左右。自此始也。魏志曰。陳泰爲尚書左僕射。典選舉。

屬以

江南阻兵。渚宮邊敵。軍機警急。鋒鏑縱橫。

謂梁將王琳寇江陵也。注見下文。江陵本楚地。戰國時。荆郢通稱江南。左氏傳曰。阻兵安忍。渚宮。謂江陵也。後漢陳龜年傳疏曰。懸命鋒鏑。顏師古曰。鋒。戈戟

刃也。鏑。箭鏃也。史記索隱注曰。南北爲縱。東西爲橫。

公奉命星言。元戎啓路。總秦人之銳士。兼荆戶之廣卒。

謂奉命征討。自秦至楚也。詩云。星言夙駕。又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按魏都長安。故云秦人。江陵楚地。故云荆戶。漢書刑法志曰。秦昭以銳士勝。師古曰。銳。勇利也。左傳宣十二年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預注曰。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

十五人。水龍競雙刀之勢。步騎陳四分之威。

豫章記曰。劍入襄城水中。變爲二龍。漢書云。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匈奴騎四方盡白。東方盡驪。北方盡驪。南方盡騂。

夷陵

既燒黔中。方定旋軍。反旆解甲休兵。

屬以江南至解甲休兵。○本傳云。梁將王琳。遣其將侯方兒。潘純陀。寇江陵。寧與蔡祐。鄭永等討之。方兒等遁走。史記楚世家曰。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

燒先王墓夷陵。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

其後鳳州內叛。成都外絕。公又總督衆軍。蒐乘卽道。兵不血刃。並皆擒獲。遷其酋豪。

納其降附。

本傳云。三年武興氏及周查氏魏天王等相因反叛。寧復討平之。隋志云。河池郡。後魏置南岐州。後周改曰鳳州。又蜀郡有成都縣。

皇朝受終文祖。革命神宗。選賢與能。改

絃創制。爰降冊書。授公柱國。

本傳云。孝閔踐阼。授柱國大將軍。皇朝謂周也。尚書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鄭康成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史記正義曰。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垂象也。

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文祖者。赤帝燮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也。周易曰。天地革命。尚書禹謨曰。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選賢與能。禮記禮運之辭也。

增邑四千戶。二年。

本傳武成初。

授同州刺史。

衿帶關輔。脣齒秦晉。編戶殷積。邸閣儲峙。藩籬是任。親賢勿居。

按括地志。同州本臨晉城也。一名大荔城。亦曰馮翊城。言同州要地。以寧賢能擢斯職也。西京賦曰。

衿帶易守。關謂關中。輔謂三輔也。左氏傳曰。脣亡齒寒。言同州為古秦晉二國脣齒之地也。獻帝紀曰。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閣儲峙少。乃悉載其營。見魏志董卓傳注。過秦論云。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張孟陽劍閣銘曰。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此云親賢勿居者。言此同州險要之地。非親子弟與賢者。不可令居也。

公建旃作牧。褰帷行部。六條斯舉。百城咸勸。

周禮九旗之名云。鳥隼曰旃。漢書公卿表曰。刺史成

帝更名牧。後漢書曰。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震悚。其諸臧過者。解印綬去。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威邁百城。

三年。授公大司寇。又以公勳庸特著。冊封楚國公。食邑一萬戶。蓋因破侯万仁等於荆陝。

即其地而封焉。

本傳云。復督諸軍。討稽胡郝阿保劉桑德等。破之。遷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別邑鹽亭一千戶。收其租賦。

逖糾王慝。弛張刑政。

左傳僖二十八年。王命晉侯曰。逖糾王慝。杜預曰。逖。遠也。

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

式遏寇虐。於是御之以寬猛。

詩云。無俾作慝。式遏寇虐。左氏傳曰。寬以濟猛。

柔遠能邇。然後平之以冲和。

詩云。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老子曰。冲氣以

為舜任咎陶。不仁者遠。

論語子夏之辭。

晉舉隨會。羣盜皆奔。

左氏傳曰。晉隨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晉國之盜奔秦也。

保定四年。授岐州諸軍事。岐

州刺史。沉痾彌留。

本傳云。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大軍東討。寧輿疾從軍。隋志云。扶風郡舊置岐州。

保定五年。二月四日。薨於私第。春秋六十有二。

本傳云。五

年薨於同州。時年六十六。

詔贈太保。同卿等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昭公。

本傳同。

禮也。十月庚申。葬於洪瀆之川。馳綽

毀宗。客車專道。

禮記曰。四十者馳綽。鄭注云。綽。引棺。紼也。檀弓曰。及葬。毀宗。驅行。出於大門。殷道也。雜記曰。專道而行。注云。柩行於路。人皆避之。

玄甲被屬國之兵。介士陳輕車之

騎。漢書曰。霍去病薨。上發屬國玄甲。又曰。張安世薨。天子贈以輕車介士。

克善令終。生榮死感。嗚呼哀哉。公經德秉哲。

尚書酒誥辭。孔傳云。能常德持智也。

體道居貞。

履貴思冲。居盈一作滿。

一作滿。

念損。澄波千頃。不能變其清濁。高牆百仞。無以測其汚隆。立身行己。居安如墜。亡

躬殉義。視嶮若夷。至於將略。應變出奇。設伏太乙。風角之占。常從星辰之候。樓船戰陣之錄。強弩馳射

之書。

漢書曰。翼奉有風角五德。又藝文志有太壹雜子星。太壹兵法有常從日月星辰。二十一卷。師古曰。常從。人姓名也。老子師之。藝文志又曰。武帝時。軍政楊僕。掛摭遺逸。紀奏兵錄。列傳云。楊僕為樓船將軍。又藝文志有強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望遠連

弩射法具。莫不動會機神。發符雷電。至於至雷電。○本傳云。寧營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肆射。乃於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定服其能。贈遺甚厚。梯衝所向。地靡百樓。

之城。長戟所臨。野關。疑作關。三門之陣。魏略曰。諸葛亮攻郝昭於陳倉。以雲梯衝車臨城中。昭以火箭射之。雲梯盡。人皆燒死。後漢書。公孫瓚與子續書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應瑒檄文曰。長戟

百萬。後漢書高彪曰。是以斬將擐旗。四十三戰。尊官厚祿。三十七年。武彰七德之義。歌誦九功之業。漢書楊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僕傳上

以書勅責之曰。非有斬將擐旗之實也。師古曰。擐與擐同。擐。拔取之。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擐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杜預注曰。此武

七德。又傳晉郤缺曰。九功之德。皆可。迹紀庸器之文。行昭易名之典。表記鄭注云。謚者。行之迹也。周禮曰。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鄭注云。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

兵物所鑄銘也。又云。陳庸器。鄭注云。陳功器。以華國也。禮記曰。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以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

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昔臧文既沒。穆叔稱其立言。鄭僑云亡。宣尼泣其遺愛。左傳襄二十四年云。穆叔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

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又昭二十年曰。子產卒。仲尼聞之。泣曰。古之遺愛也。德陽青石之墓。千年未平。華陽國志曰。德陽縣有青石祠。車騎將軍鄧芝葬於

其板。疑作枝。江白虎之碑。百代無毀。板江當作枝江。水經注曰。陳留王子香。漢和帝時。出為荊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徵之。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百白虎出入人間。送喪踰境。百姓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

銘德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世今猶謂之為白虎王。又按板江者，後漢書南蠻傳板楯蠻巨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射殺白虎。昭王嘉之，乃刻石盟，號為板楯蠻巨。然此云送葬，當用枝江白虎也。

敢因斯義，乃作銘曰：

遼水之東，冀州之北，既曰都尉，兼稱屬國。

後漢書和帝紀曰：永元十六年，復置遼東西部都尉官。注云：西部都尉，安帝以爲屬國都尉，在遼東郡昌黎城也。漢書曰：以蘇武爲典屬國，師古曰：典屬國，本

秦官，漢因之。掌歸義蠻巨屬官。

斂氣餘勇，雄邊遺則。孝實天經，忠爲令德。

左傳高周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孝經曰：夫孝者，天之經也。左氏傳曰：忠爲令德。

冠冕世祿，羽儀

祚胤，俗被燕丹，風慚英蘭。

言燕王苗裔，世居燕也。地理志稱燕俗有燕丹遺風。西征賦曰：仗命世之英蘭。注云：蘭相如也。

劬勞役行，辛苦行陣，勇過溺駿，氣踰瓦

震。

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曰：北拒溺駿，李善云：春秋感精符曰：強傑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溺駿。史記曰：趙惠文時，秦軍軍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王國克生，思皇多士，温温恭人，謙謙君

子。

上三句詩辭。下謙卦爻辭。

擁旄仗節，出蕃入仕。

脫二字。

五朝建旗千里。

李巡曰：旄，牛尾著竿首也。爾雅曰：鳥隼曰旗。

時逢改特。

疑作物。

名載策勳，淮陰

召拜，昭陽破軍。

改物，謂周受禪也。左氏傳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又曰：賜爵策勳焉，禮也。史記淮陰侯韓信傳曰：王拜大將，又楚世家陳軫問昭陽曰：願聞楚國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

職司刑政。

獄慎深文，沈羊不飲，萑盜無聞。

職司刑政，謂授大司寇也。漢書趙禹傳：周亞夫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劉向新序曰：魯有沈猶氏，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孔子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左氏傳

曰。鄆國多盜。取人於菴苻澤中。

巴庸薄伐。江漢專征。軍總六校。兵兼七營。

春秋巴國本姬姓。左傳桓九年云。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鄆為好是也。杜預云。巴國在巴郡江州縣。文十六年云。巴與秦

楚共滅庸。戰國時。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張儀貪巴苴之富。取巴。執王以歸。置為郡縣。杜預曰。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又曰。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按巴庸。江漢皆楚地。時王琳之寇江陵。命寧討之。故云是矣。漢書百官公卿表云。五校尉皆二千石。晉書職官志曰。

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等校尉。是為五校。並漢官也。又王濬傳曰。拜濬輔國大將軍。舊校惟五。置此營。自濬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為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為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按五校尉加輔國。為

六校也。魏書曰。公孫淵自稱燕王。令官屬上書曰。七

營。虎士五部。變已各懷素飽。見魏志公孫淵傳注。

運長擊短。後實先聲。增壘威敵。滅竈潛兵。

周書曰。長勝短。漢書李左車曰。兵有先聲而後

實。左氏傳曰。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作壘。塹成輒徙。合其圍也。壘。合鄭師。哭。遂取鄭也。滅竈。孫臏事。注已見。

鐘鳴夜漏。晞露朝陽。邑里蕭索。宅帷荒涼。

魏志田豫曰。年過七十而居位。猶鐘鳴漏

盡。而夜行不休也。李陵曰。人生若朝露。

豐碑下柩。題湊遷喪。宮臨樽里。臺傾孟嘗。

檀弓曰。公室視豐碑。鄭注曰。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

為鹿盧。下棺以繚繞。天子大綽四碑。前後各垂鹿盧也。綽音律。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史記曰。樽里子卒。葬於

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桓子新論曰。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既已平。

兆戒期。遠辰告筮。德遺身後。名昭沒世。

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鄭注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曲禮曰。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左氏傳

曰。吾聞有盛德者。必百世祀。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館舍長捐。泉扃永閉。晏嬰悼齊。柳莊悲衛。

晏子春秋曰。晏子死。景公伏尸而號曰。天降禍於齊。加禍於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又云。

晏子死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吾失夫子則亡何禮之有禮記曰柳莊寢疾衛獻公請於尸曰臣有柳莊非寡人之臣也社稷之臣也又按左傳齊公孫竈卒晏子曰惜也姜族弱矣似引此事謂悼齊國然柳莊無悲衛之言明是齊悼晏嬰衛悲柳莊互文也言寧死天子怒焉如晏嬰之見悼於齊君柳莊之致悲於衛主也

風秋北原日沒川逝葬田舊頃客土新封淚墮片石劍挂孤松漢書成帝永始元年詔曰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也晉書曰羊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已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清徽令範千載餘蹤

周兗州刺史廣饒公宇文公

本姓鄭周書作鄭常神道碑

唐朝以元凱並進十有六人周室以昭穆先封十有五國

帝王世紀曰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徐廣曰號陶唐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

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又曰昔武王克商光宅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

發源纂冑葉派枝分開國承家珠聯璧合周易曰開國承家竹書紀年曰日月如連珠五星如合璧是用

克明峻德

尚書辭也思皇多士詩大雅之詞也

盛德有後公其裕哉公諱常字子元豫州滎陽人也

周書附鄭偉傳後周宣中興

然後樹賢建戚鄭武有國然後保姓受氏

章昭鄭語注曰桓公友鄭始封之君周厲王之少子宣王之弟也宣王封之於鄭又周語注云鄭武桓公之子武公滑突也幽王既滅鄭武公以卿士夾輔平

王東遷洛邑左氏傳曰保姓受氏以守宗祏

荆衡之賦千乘莫敢加兵虢會之封十城翻為獻邑

按春秋鄭國屬楚至弭兵之會始晉楚俱朝荆衡楚地云賦千乘者若左傳魯

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此云千乘之賦以貢楚也云莫敢加兵者左傳宣十六年楚子圍鄭克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按自後鄭屬於楚國語曰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會為大虢叔恃勢會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亂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鄆蔽補丹依驟歷辛君之士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芟醜而食溱洧修典型以守惟是可以少固公悅乃東寄孥與賄虢會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韋昭曰十邑謂虢會鄆蔽補丹依驟歷莘也

况復郊門致騎先迎內史之賓

史記曰鄭莊以任俠自喜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休洗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

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武帝立莊稍遷至九卿為右內史

南宮旦朝獨識尚書之履

漢書曰哀帝擢鄭崇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祖思慶建威

將軍山陽太守

隋志云揚州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郡

建威取曹仁之號可以定名山陽有王暢之賢足觀風俗

魏志曰曹仁字子孝太祖

從弟也文帝時拜大將軍後漢書曰王龔山陽高平人也子暢字叔茂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拜南陽太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襪車馬羸敗以矯其敝

考頊

周書鄭偉傳云偉族人頊字寧伯

銀青金紫方於

溫羨傅祗鎮南征東比於劉弘荀顛

晉書曰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又曰傅祗字子莊北海泥陽人拜常侍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晉書職官志曰左右光祿大夫加

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加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銀青金紫謂溫羨傅祗皆為光祿大夫也晉書曰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荀顛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母丘儉文欽反顛預討有功進爵萬歲

享侯武帝踐阼位至侍中太尉

報功之册則槐路是儀贈行之典則荆河惟牧

本傳云項少有幹用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稍遷行臺左丞與偉同謀立義後隨

鎮南謂劉弘征東謂荀顛也
偉入朝賜爵魏昌縣伯除太府出為扶風郡守後為太府少卿轉衛尉少卿歷職內外並有恪勤之稱尋卒官贈儀同三司豫州刺史周禮曰三槐三公位焉禹貢曰荆河惟豫州言項位至少卿贈豫州刺史也

公弱齡早慧幼學夙

成立必正方言無勦說

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禮記曰無勦說

青衿智勇即埋雲夢之蛇童子仁心已愛中牟之雉

列女傳曰孫叔敖為兒時

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者陽報之爾默矣必與於楚及長為令尹後漢書曰魯恭為中牟令螟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具以狀白安始遊庠塾不無儒者之榮或見兵書遂有風

雲之志

許氏說文曰塾門側堂也後漢書二十八將論曰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出忠入孝事盡於心脩身立名理窮於性大統三年起義華陽先

登廣武浮潛逾沔入渭亂河

周書鄭偉傳云大統三年河內公獨孤信既復洛陽偉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建義於陳留攻拔梁州擒東魏刺史鹿永吉等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眾來附因是梁陳之間相次降款偉

馳入朝太祖與語歎美之按常父瑒與偉同謀立義本傳亦云以立義及累戰功知起義之時鄭常在焉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華山之南常建義陳留攻拔梁州為華陽矣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因為廣武城史記楚與漢臨廣武而軍是也禹貢曰浮於滎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漢書地理志師蒙授永安縣開國男輔國將軍隋志冀州西河郡永安縣又臨汾郡霍邑舊曰永安自爾長從太祖入古注曰漢上曰沔音莫踐反正絕流曰亂

爲帳內都督。河橋接戰。秋水則三月不流。洛城揮鋒。金墉則一月路斷。

史記正義曰。河橋在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陸機洛陽記曰。金墉

城在宮之西北角。

魏故宮人皆在中。

西京不賓。羌戎侵軼。城如飛鳥。地有伏龍。

按此疑常除涼州刺史。總督河西甘瓜諸州軍事。故云飛鳥伏龍。集中崔說碑文亦云是矣。西京不賓者。按漢營地

志。張掖酒泉。故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後元年分酒泉置敦煌郡。敦煌本古瓜州。左傳所云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者也。故云羌戎矣。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水經曰。三危山在敦煌縣南。西河記曰。姑臧。匈奴故曰蓋藏城也。城不方。有頭尾兩翅。名蓋鳥城。晉書張軌傳曰。姑臧城。本匈奴所築。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又按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爲名。今祠頗有靈驗。是同州亦有伏龍之名。然以崔說碑飛鳥伏龍按之。及本文西京不賓。羌戎侵軼。知是涼州之臥龍城也。

公以金僕裁抽。靈鈔整舉。蜂目已奔。狼心遂革。

左傳莊十一年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杜預曰。金僕姑。矢名。又昭十年傳

曰。齊惠轅高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後用之。杜注云。靈姑鈔。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又文元年傳曰。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曰。是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又昭二十八年傳曰。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

遷

平東將軍。帥都督。十五年。襲父封。魏昌縣開國伯。傅大都督。

隋志云。石城郡。石泉縣。舊曰永樂。置晉昌郡。西魏改郡曰魏昌。後周省魏昌郡。入中城郡。

三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黃權受詔。嘉其入魏之功。竇憲當官。賞其平戎之策。公之此授。

勳庸著矣。

蜀志曰。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先主時。爲鎮北將軍。後降魏。景初元年。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後漢書曰。竇憲。字伯度。南匈奴請兵北伐。拜憲爲車騎將軍。與耿秉各將四千騎。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言常爲車騎。勳同二公

矣。進爵廣饒縣開國公。

本傳云。賜爵饒陽侯。隋志云。徐州東海郡東海縣。舊曰廣饒。

邑五百戶。保定三年。授都督羅州諸軍事。羅州刺史。

隋志。房陵郡竹山。梁曰安城。西魏改焉。置羅州。

仍領金州兵馬。應接上庸公於文谷路。溪澗崢嶸。巖崖豁峻。山窮水斷。馬束橋飛。中

埒既開。雙城即款。

隋志云。西城郡。梁置梁州。尋改南梁州。西魏改置東梁州。尋改爲金州。置總管府。上庸公。陸騰也。漢書地理志曰。漢中有上庸縣。括地志曰。上庸。今房州竹邑縣。即金州是也。隋志。房陵郡上庸。梁曰新豐。西魏改焉。後

周曰孔陽。周書曰。陸騰。字顯聖。代人也。魏恭帝三年。爵上庸縣公。保定二年。資州磐石民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討斬之。而蠻獠兵及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騰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是年。鐵山獠抄斷內江路。使驛不得通。進軍出其不意。擊之。應時奔潰。一日三下其城。斬其魁帥。獲三千人。招納降附者三萬戶。益州記曰。江曲由左擔道。鄧艾束馬懸車之處。山窮水斷。馬束橋飛者。言房陵道險。水陸無路。懸車束馬。飛橋度濟也。中埒既開。雙城即款者。按周書司馬裔傳。陸騰進次雙城。往者申息盡掩。江黃無援。往者以下。追序梁元帝武陵王紀之師也。楚蜀興師。唇亡齒寒。江陵之伐。當必與焉。左氏傳曰。申息之北門不啓。又曰。江黃道柏。皆弦姻也。言魏人侵蜀。

元帝不恤其難。而使樊猛斬紀。故云無援矣。此下皆言元帝之敗也。

涪陽極浦。亟犯風塵。夏首西浮。頻遭鋒鏑。

涪陽。夏首。楚地。風塵。喻亂也。楚辭曰。望涪陽兮極浦。又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

首。夏水口也。杜預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鏑。箭鏃也。

公以伏波受賑。樓船誓衆。入橫江之陣。進下瀨之兵。

漢書曰。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後漢書曰。馬援爲伏波

將軍。左傳。戎有受賑。漢書曰。楊僕爲樓船將軍。郡縣志云。橫江浦。在和州對江之采石。往來濟渡處。漢書武帝紀曰。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臣瓚曰。瀨。湍也。伍子胥書有下瀨船。

越客文身。湛盧終去。吳人長鬣。

餘皇遂遠。

漢書曰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吳越春秋曰滿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水行如

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滿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都之戶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金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都之戶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左傳昭十七年曰吳楚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隘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建德四年授使持節

開府儀同大將軍公孫敖下光祿之塞諸葛誕勒丸都之山

漢書曰武帝太初元年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三年紀云壞光祿諸亭障應劭曰光祿勳徐

自為所築列城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款塞朝於甘泉宮請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近光祿塞也魏志曰諸葛誕字公休瑯琊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又按魏志母丘儉傳云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大戰梁口句驪王宮連破走儉遂束馬懸車以登丸都六年復征之宮奔買溝追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本母丘儉事而云諸葛誕者以魏志儉誕二傳相連且又揚豫換州淮南俱叛故開府通用也公之

處焉差無慙德

謂比於公孫諸葛無慙德也

四方雜俗天下殊風以君廉能使兼觀察馳傳擁節揚旂持斧既乘驄馬

仍被繡衣羣盜累足貴戚斂手

漢書曰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後漢書曰桓典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漢書百官公卿

表曰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服虔曰指事而行無阿私也師古曰衣以繡者尊寵之也貴戚斂手後漢二鮑事注見下文

鄉亭留宿幸無歸忌之疑

後漢書郭鎮傳曰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吐狗馬

終不言死日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注云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

公車奏事寧有反支之日

後漢書王符傳曰明帝時

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章懷太子注曰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戊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潛夫論曰明帝問今日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寬之也乃勅公車奏章無避反支漢官儀曰公車掌啓司馬門天下上事及徵召皆總領之是使陽球司隸無所申威鮑恢都官因人成事

後漢書

吏傳曰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拜尚書令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緒三年遷為司隸校尉又鮑永傳曰永為司隸校尉刻帝叔父趙王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疆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言鄭常威能雖陽球鮑恢不能及也

高祖武皇帝

宇文邕太祖第四子也

以仲春誓衆甲子濟河公仗劍

六軍披圖八陣

杜預左傳注曰六軍天子之軍也兵法有八陣圖

譬彼張遼前鋒而報魏主

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從征袁尙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益奮太祖壯之自

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合肥之戰幾獲孫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方之耿弇先戰而待蕭王

後漢書曰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

邯鄲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以成光武之業蕭王光武更始時所封也

及乎九州迺同四隩既宅

二語出禹貢

遂得功參勇爵名入司勳授上開府增邑

五百戶。

本傳以立義及累戰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周禮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

加以舉功行賞。推恩分邑。兼乘而反光乎。譙郡之城。載寶

而歸。照於臨漳之水。

漢書曰。司馬相如。馳四乘之傳。至蜀。晉書地理志曰。譙郡。魏置。檀弓曰。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鄭云。蓋嘗失位去魯。載其寶來朝於君。干寶晉紀總論曰。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

即日賜

姓宇文。與國同族。婁敬上書於鹿輅。項伯舞劍於鴻門。公之此榮。足為連類。

漢書曰。婁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虞將軍入言。召見上。說曰。陛下

都洛。不如入關。據秦之便。遂都長安。賜姓劉氏。又高祖紀鴻門之會云。項莊入為壽。請以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五年。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以公績著屯險。誠貫風霜。其年授使

持節都督東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本傳云。信東徐南兗三州刺史。隋志云。徐州彭城郡。舊置徐州。後周立總管府。

宣政元年。授都督南兗州諸軍事。

南兗州刺史。

隋志云。豫州譙郡。後魏置南兗州。後周置總管府。

作牧濟河。風行於雷澤。建旗海岱。化被於淮沂。

史記曰。舜漁雷澤。鄭康成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

周禮九旗之名云。鳥隼為旗。禹貢曰。淮沂其乂。淮沂二水名。顏師古曰。淮出大復山。沂出泰山。

櫜帷入境。貪殘者解印。冕旒從政。仁義者郊迎。

後漢書曰。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

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又曰。郭賀拜荊州刺史。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豈直白石開渠。青鹽換粟。祥雲入境。行雨隨軒而已哉。

白石開渠。未詳。疑即溝洫志白渠。魏志曰。徐邈為涼州太守。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河右少雨。乏穀。邈上修武威。

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廣志曰。北胡有青鹽。謝承後漢書曰。鄭弘行春。隨車致雨。

在任遘疾。薨於方鎮。皇甫嵩監御史荀中郎連率此則。中

興方伯英聲茂實。公之有焉。

後漢書曰。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拜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晉書曰。荀羨字令則。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詔贈某官。諡某公。

禮也。

本傳贈木官。加鄆都陝三州諸軍事。鄆州刺史。

以大象二年十一月十日。歸葬於滎陽之某山舊墓。九原悽愴。趙文子其何

言。駟馬悲鳴。滕成公其已遠。

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

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博物志曰。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喪。駟馬不行。跼地悲鳴。跼蹄下地。得石室。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

若夫勒鼎刊

碑。銘功頌德。陳其令範。必在生前。嗟乎。此之樹碑。異乎洙泗之水。此之勒石。異乎燕然之山。

史記曰。孔子葬魯城北泗

上。孔叢子曰。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泗水上。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論衡曰。書傳言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為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後漢書曰。竇憲登燕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

嗚呼哀哉。乃

為銘曰。

高陽之子。少典之孫。蒼林遠遘。若水遙源。

言鄭氏之先。出自姬姓也。史記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又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國語。胥臣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

二姓。青陽與蒼林。爲姬姓。史記曰。嫫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有聖德焉。水經曰。水出旄牛微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

公侯復始。鐘鼎逾繁。承基纂冑。建國開

藩。我壯我武。既公既侯。緇衣出鄭。卿士歸周。

左氏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毛詩序曰。緇衣。美鄭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言鄭氏自桓

武有國之後。以國爲氏也。

魚陵北上。滎澤東流。河移酸棗。粟雨陳留。

皆鄭地也。郡國志。潁川襄城有魚齒山。左傳謂魚陵。杜預曰。在雙縣北。漢書地理志曰。河南曰豫州。川曰滎。雒師古曰。滎卽沈

水所溢者也。又溝洫志曰。孝文時。河決酸棗。地理志曰。酸棗。屬陳留郡。王充論衡曰。建武中。陳留雨穀蔽地。形若棗而黑。

祖守南邦。考鎮東郡。兩龜爲印。雙蛇結綬。

謂祖思變爲山陽太守。考頊贈

豫州刺史也。漢舊儀曰。銀印背龜紐。其文白章。後漢輿服志。采組。連結於璪。謂之綬。又許曼傳。隴西太守馮緄。始拜。有雙蛇盤綬。箭

日察陰陽。星占長柳。是曰世載。其名不朽。

漢書藝文志曰。陰陽

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又雜占十八家。有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事親之道。孝以立身。事君之道。忠以立仁。今君

嗣德。一此君親。如松之茂。如竹之筠。

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也。

功參荆棘。職主兵戈。北臨青嶺。南通白波。

謂從周太祖爲帳內都督。遷平

東將軍也。隋志。允吾。後魏置。曰。廣武有青巖山。後漢書。董卓傳曰。黃巾賊郭太等。起西河白波谷。號爲白波賊。

直雲橫塞。長星渡河。陣開沙斷。師移竈多。

與本序往者。申息盡掩。至餘艫。遂遠。意同。

謂其有戰功也。湘中記曰。遙望衡山如陣雲。晉書曰。有長星自西南流於東北。墜於梁水。帝斬公孫文懿於梁水之上。漢書曰。韓信擊龍且。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後漢書曰。虞詡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倍增之。曰。孫臏示弱。

我今示強勢
有不同也

舉功行賞。封疆受位。宮室鏤珪。山河分地。

言以立義戰功。授開府大將軍饒陽縣公也。周禮。公執桓珪。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漢書功臣表。封

爵之誓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長存。爰及苗裔。

決勝千里。謀深計祕。建武功成。名連星次。

漢書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張良。後漢書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

應二十八宿。建武光武年號。言常從周武帝如漢二祖矣。

建旗濟漯。擁節龜蒙。既蠶桑土。實撫梧桐。

謂授兗徐二州刺史也。禹貢曰。涉河惟兗州。浮於涉。涉。師古曰。涉。本濟水之字。從水。弗聲。言此

州東據濟水。西北距河。弗音涉。漯水出東郡東武陽。漯。它合反。詩曰。奄有龜蒙。禹貢曰。兗州桑土既蠶。又徐州云。嶧陽孤桐。

野無異器。河無別風。吳亭楚障。

一作塞。莫敢彎弓。謂常為徐州刺

史。威震吳楚也。徐州楚地。與吳接壤。過秦論曰。士莫敢彎弓而報怨。

倏忽身世。俄然松檟。路轉銅魚。山迴石馬。

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上檟。任昉范始興表云。松檟成行。禮記鄭注云。以竹為池。衣

以青布。懸銅魚焉。西京雜記曰。張丞相墓前有石馬。

武侯之廟。樂公之社。望此高碑。悽然淚下。

武侯。諸葛亮也。蜀志曰。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漢書曰。樂布。梁人也。吳楚反時。以功封鄒

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晉書曰。羊公碑。名墮淚碑。

周隴右總管長史贈太子少保豆盧公神道碑

君諱永恩。字某。

周書云。豆盧寧之弟也。

昌黎徒河人。本姓慕容。燕文明帝毓之後也。

周書云。其先本姓慕容氏。南燕之支庶也。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慕容毓。字元

眞。廩第二子。小字萬年。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略。博學多材藝。晉建武元年。振武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太寧末。拜平北將軍。朝鮮公。咸和八年。卽遼東公位。九年。晉遣謁者拜統鎮東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僭卽燕王位。晉使鴻臚郭忱持節拜統侍中。大都督河北

諸軍事。大將軍。燕王。遷都龍城。及薨。諡文明王子。雋稱尊。追尊曰文明皇帝。
朝鮮微 當作箕 子之封。孤竹伯夷之國。
前燕錄曰。統拜朝鮮公。又云。卽遼東公位。孤竹。遼地也。漢書地理志曰。樂浪郡。朝鮮。應劭

曰。故朝鮮國也。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又地理志云。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今有孤竹城。
漢有四城。秦爲一候。
謂燕也。漢書地理志曰。昭帝元鳳元年。改燕國爲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爲國。有薊縣。方城縣。廣陽縣。

陰鄉縣。凡四城也。揚雄解嘲曰。西北一候。銑曰。候。所以伺候遠國來朝之賓。亦官也。
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開國承家。始靜遼陽之亂。
前燕錄曰。昔高辛氏遊於

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夷。世居遼左。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以爲號。莫護跋魏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見燕代少年。多冠步搖。符意甚好之。遂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因訛遂爲慕容焉。生木延。左賢王。從母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大都督。又涉歸。以全柳城之勳。進拜單于。遷邑遼東。於是漸變胡風。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姓。漢書地理志曰。柳城屬遼西。遼陽屬遼東。保姓受氏。左傳穆叔之辭。開國承家。易師卦上九爻辭也。

自天市星妖。連津兵覆。
晉書天文志曰。惠帝永康元年。彗星出牽牛之西。指天市。占曰。牛者七政始。彗星出之。改元易號之爲也。天市一名天府。一名天子旗。帝座在其中。哀帝咸寧元年八月。有星孛於角亢。入天市。占曰。爲兵喪。

三年三月。慕容恪攻沒洛陽。沈勁等戰死。前燕錄曰。永嘉初。遼東太守龐本。殺東戶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等。託爲臻報讎。攻陷諸縣。太守袁謙。請與連和。連津不從。虜東擊連津。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
尙書府

君。改姓豆盧。筮仕於魏。
周書云。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避難改焉。左氏傳曰。初畢萬筮仕於晉。

祖代左右將軍。魏文皇帝直寢。父長

少以雄略知名不幸早世

周書云父長柔玄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

周朝以兄弟佐命義存追遠

兄弟謂兄豆盧寧及豆盧永恩也

保定二年有詔

贈柱國大將軍涪陵郡公

周書豆盧寧傳云以寧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涪陵郡公隋書地志云梁州涪陵郡舊曰漢平

是知春雨潤木自葉流根西伯行慶

推存及沒

張士然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云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言豆盧兄弟以著勳報本為自葉流根周朝追贈如文王之澤矣

公以山嶽精靈星辰秀異氣侔鐘鼎聲感

風雲觀於秦兵尚稱童子對於楚戰猶在青衿

周書云永恩有識度為時輩所稱左傳僖二十三年曰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

無禮必敗又成十六年鄢陵之戰云楚晨壓晉軍而陳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毛萇曰青衿學子所服

太祖文皇帝

周太祖宇文泰也 乘

時撥亂奄有霸業潁川

一作昌

從我舊愛無渝春陵故人相知惟眷

周書本傳云初隨寧事侯莫陳悅後與寧歸太祖後漢書王霸傳云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為大

司馬以霸為功曹史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又光武紀曰建武三年十月幸春陵祠園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

普泰二年關西建義授殄寇

將軍

本傳云歸太祖授此官

奉迎大駕賜封新興縣伯邑五百戶

本傳云以迎魏孝武功封晉書地理志新興縣屬南安郡

開新安之鄉還移楊僕之

關解弘農之圍更入劉昆之郡

漢書曰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故關為弘農縣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關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

農三百里。後漢書曰：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拜弘農太守。

援桴併轡，並預前驅。

左氏傳曰：左井轡，右援桴而鼓。

大統三年，有沙苑之戰。四年，河橋之役。

周書豆盧

寧傳云：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本傳云：屢逢征戰，皆有功。沙苑河橋，恩皆與戰矣。

介冑蟻虱，戎馬生郊。

韓子曰：攻戰無已時，甲冑生蟻。虱，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

公應一作靈

變愈長，風颭

更勇，隱若敵國，差彊人意。

後漢書光武曰：吳漢差彊人意，隱若敵國矣。

授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八年，授直寢右親信都督，尋轉大

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十六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元年，

本傳云：魏廢帝元年。

授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鄧騭以漢朝親戚，始授中台。

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延平元年，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也。

黃權以魏國功臣，初登上將。

蜀志曰：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先主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及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於魏。景初元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公頻煩寵授，朝野為榮。三年，都

督成州諸軍事，成州刺史。

本傳同。周書太祖紀云：魏廢帝三年，改南秦州為成州。

尋加侍中，外總連帥，威振百城。內參常伯，榮高八舍。

蔡質漢儀曰：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愨，仰占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參乘佩璽秉劍，員本八人，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板揖，河南尹亦如之。

於時隴坻黠羌，時穿上谷，榆中羣賊，或聚

漁陽。

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應劭曰：有隴坻在其西也。又曰：上谷郡，秦置，屬幽州。枚乘說吳王曰：昔秦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地理志曰：漁陽郡，秦置，屬幽州。

公卷甲星馳，長驅千騎，迴洛兕

徒望風草靡瓜州豪傑束手歸軍

迴洛謂万俟洛也。北史曰：万俟普，太平人，子洛，字受洛干，河陰之戰，諸軍北渡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神武名其所營地為回洛。

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世。隋後魏元年，改封龍支縣侯。

周書魏恭帝元年，進封龍來縣侯。隋志：龍支，後魏曰北金城，西魏改焉。

二年，朝廷使大將安政

公隨突厥

一有天

吐谷

一作番

渾歸國

安政公，史寧也。周書曰：史寧，字永和，建康袁氏人。吐谷渾通使於齊，寧擊獲之，就拜大將軍。時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渾，寧與木杆擊夸呂，破之，虜其妻子，大獲珍物。寧

乃還州。周書異域傳曰：突厥者，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別為部落。其俗謂兜整為突厥，因以為號。訥都六，有十妻，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其後部落稍盛，始通中國。又曰：吐谷渾，本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庶兄也，止於枹罕，自為君長。自吐谷渾至

伏連籌，一十四世，伏連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為可汗，治伏侯城，在青海西十五里。

河鄯二州，屬當路首公，領騎八千，以為戎防。

周書本傳云：三年，大將軍安政公史寧隨突厥可汗入吐谷渾。

令永恩領騎五千鎮河鄯二州，以為邊防。隋志曰：枹罕縣，舊置河州，西平郡，舊置鄯州。

南通丹粟，西望白蘭，關塞無虞，公之勳也。

山海經曰：荆山之首曰景山，雒水出焉，東南流至於江，其中多

丹粟。晉書曰：吐谷渾龍渾王，據有西零，以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周書異域傳曰：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鄯鄯，風俗物產與宕昌同。

周元年

孝閔帝踐阼之年也。

授都督鄯州諸

軍事，鄯州刺史。其年改封沃野縣公，增邑千戶。二年，授隴右總管府長史。

傳

武成元年，都督利涉

本傳作沙

汶三州諸軍事，利州刺史。

周帝魏廢帝三年，改西益為利州，沙州為深州。水經注：酒泉南有鳴沙，故曰沙州。隋志：汶山郡，後周汶州，義城郡，西魏利州，置總管府。

五年，兵破文州陽陣蠻。

仍平瀘水。

本傳時文州蠻叛。永恩率兵擊破之。

以保定元年。

一有遣字。

將兵破巴州恒獾獠。

周書異域傳曰：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由達於邛笮川洞之間，所在有之。自江左及申州，遞有巴

蜀多恃險不賓。太祖平梁之後，令所在撫慰。其與華民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至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口以充賤隸，謂之爲壓獠焉。有木籠獠、鐵山獠、恒稜獠，此恒獾獠，卽周書所謂恒稜獠也。

渡瀘五月，葛亮

有深入之兵，長坂九迴，王遵有忠臣之路。

蜀志曰：諸葛亮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故也。水經注曰：瀘水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

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恙。故武侯以夏渡爲艱。漢書王尊傳曰：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瑯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步至邛邽九折，嘆曰：奉先人造體，奈何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應劭曰：九折坂在蜀嚴道縣。

霜雹不驚，水草無乏，天幸將軍斯之謂矣。

漢書曰：霍去病從大將軍爲驃騎校尉，敢深入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

其年

授司會。

本傳云：保定元年入爲司會中大夫。

八法斯掌，九賦是均，事總歲成，功參日要。

周禮曰：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致財用以參互考日成。

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

二年還，授隴右總管府長史，公屢弼英蕃，頻相大府，北海入朝，仰以對問，東平謁帝，因而

定禮。

後漢書曰：北海敬王睦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

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又曰：東平憲王蒼卽位，拜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

遂使馬首懷燕，不無樂

毅蕃臣疑漢或多田叔

史記曰燕惠王用齊反間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曰望諸君燕惠王後悔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又曰田叔者趙陘陽人也趙王張敖以

為郎中貫高等謀弑上事發漢下詔捕趙王有敢隨王者舉三族惟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賴衣自髡鉗為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乃進田叔等十餘人盡拜為郡守

兄楚國公

豆盧寧也周書云寧以佐命元勳封楚國

公以參和挹讓莊贊樂推建國開都奄荒南服求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公沃野之封

本傳同 朝廷以

兄弟相讓不無前史推恩分邑有詔許焉增邑并前合四千七百戶既而六氣相犯五聲相觸靈壽不

終遊魂且變

左傳醫和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杜預曰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也漢書皇太后賜孔光

靈壽杖知靈壽杖名也周易曰遊魂為變

薨於官舍春秋五十八

周書作四十八

詔贈少保幽冀定相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諡曰敬

公禮也天和元

一作六

年二月六日葬於咸陽之洪瀆川大夫墓樹以柏諸侯墳高於雉

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刃樹以松諸侯半

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周禮云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鄭云漢律曰諸侯墳高四丈左傳杜注云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高一丈

嗚呼哀哉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

直榦百尋澄波千頃

世說曰和嶠森森如千丈松又曰叔度汪汪若千頃波

留心職事愛玩圖籍官曹案牘未嘗煩委

一作擁

戎馬交馳不

妨餘裕。兄弟公侯。國朝親戚。宜春有湯沐之盛。濯龍無流水之譏。

漢書衛青傳曰。封青子伉為宜春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于侯。青謝曰。上幸裂地封為

三侯。地理志曰。宜春屬汝南郡。左氏傳曰。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袁宏後漢紀。馬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愧其心。宜春有湯沐之邑者。言兄弟公侯也。濯龍無流水之譏者。言國朝親戚也。

渭南千畝之竹。尚懼盈滿。池

一作

陽二頃之田。常

一作

思止足。

漢書曰。渭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漢書溝洫志。白渠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地理志。池陽屬左

馮翊。應劭曰。在池水之陽。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閑居賦序云。於是覽止足之分。

立身則十世可宥。遺子則一經而已。

左氏傳曰。天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漢書韋賢傳曰。遺子黃金滿贏。不如教子

一。刺史賈逵之碑。既生金粟。將軍衛青之墓。方留石麟。

王隱晉書曰。永嘉元年。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中興之瑞也。述異記曰。秦漢間公卿

墓則以石。乃為銘曰。

朝鮮建國。孤竹為君。地稱高柳。山名密雲。遼陽趙裂。武遂秦分。

朝鮮孤竹。注見本序。漢書地理志曰。代郡高柳。西部都尉治。隋書地理志云。安樂郡密雲縣。後魏置密

雲郡。領白檀。要陽。密雲三縣。遼陽疑作漁陽。史記趙世家。悼襄王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正義曰。燕無狸陽。疑狸字誤。當作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趙東界至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也。地理志云。遼陽屬遼東郡。按武遂有二。其

一在韓。其一在燕。史記韓世家。襄王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釐王六年。與秦武遂二百里。正義曰。上武遂。及此武遂。皆宜陽近地。又趙世家。悼襄王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安平。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遂城。戰國時武遂城也。隋

志云。上谷郡遂城。舊曰武遂。今云。慕容氏本都燕國。蓋謂燕武遂城。與韓為異也。戰國時。燕為秦所滅。故云。武遂秦分。

寶珪世胄。雕戈舊勳。名稱賓賓。言謂身文。挺此含章。降

茲岐嶷。

寶珪。周禮所謂桓圭信圭是也。漢書郊祀志曰。黼黻雕戈。莊子曰。名者實之賓也。左傳。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易曰。含章可貞。詩曰。克岐克嶷。鄭箋曰。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然。有所別識也。

有犯無隱。王道正

直。惟愛惟敬。永成悅色。枕籍禮闈。留連學殖。

禮記曰。事君有犯無隱。尚書曰。王道正直。孟子云。禮門也。說文。闈。宮中之門也。左氏傳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

策參幃帳。功

披荆棘。韓陣揮戈。齊城馮軾。

漢書高祖曰。運籌幃帳之中。後漢書馮異傳。帝曰。為我披荆棘。定關中。博物志曰。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磨之。日為之反三舍。左氏傳曰。君馮軾而觀之。馮。皮冰反。此云。齊城馮軾。

者。引屈完事。左傳。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使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是也。

豹策乃建。龍韜同啓。校戰岐陽。申威隴坻。城壘畫地。山林聚米。

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校戰。岐陽。本序河橋沙苑等戰。是也。申威隴坻。本序隴坻黠羌。時穿上谷。至瓜州豪傑。束手歸軍。是也。地理志曰。扶風美陽岐山。居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居。隴坻。注見本序。漢書李廣傳曰。廣喞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袁宏後漢紀曰。

上西征至漆。議者以為車駕不宜入險。馬援夜至。勸上曰。鴛鴦瓦解。兵進必破。以來為山谷於上前。指衆軍所入處。上笑曰。虜在吾目中矣。

上馬諭

一作論

書。臨戎習禮。賈復開營。廉公屈體。

漢書高祖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後漢書祭遵傳曰。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袁宏後漢紀曰。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寇恂為潁川太守。時賈復兵在江南。其部將殺人。恂戮之。復怒曰。吾與寇恂並立。而為其所陷。今與相見。欲手劍擊之。恂謀好避之。終崇曰。請以劍從。有交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士。吾安可以忘之乎。上徵恂。恂至。引入。時復在前。欲起。上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可私鬪。詔令並坐。極歡。

遂共車出。結友而去。廉頗藺相如事見史記。

從容傅會。占對造請。用此廉平。終茲寬猛。

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西征賦曰。或從容傅會。望表知裏。後漢書徐防傳曰。占對可觀。

綠林兵息。潢池盜靜。名振赤山。威高青嶺。玄獸浮河。飛螟出境。

後漢書曰。王莽末。南方饑饉。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

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注云。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也。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召見。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邇。不需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乘傳至渤海郡界。移書勅屬縣。悉罷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後漢書祭彤傳曰。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強盛。數入塞殺略吏人。彤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督偏何歸化。擊破赤山。斬其魁首。持首詣彤。塞外震讙。又烏桓傳曰。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按烏桓。神靈所歸之處也。若中國岱山矣。隋書地志。允吾後魏置廣武郡。有青巖山。後漢書曰。劉昆為弘農太守。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又魯恭傳曰。建德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

災氛一作氣

生隴。毒水侵涇。朝傾地鎮。夜落台星。

說文曰。氣。祥氣也。隴。地理志。所謂隴坻是也。左氏傳曰。秦人毒

涇上流。師人多死。周禮職方氏。有山鎮。朝傾地鎮。即所謂泰山頽也。晉書曰。張華死。中台坼。

石壇承祀。豐碑頌靈。渭城高柏。昌陵下亭。須知地市。為讀山銘。

漢書

曰。張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周禮及窆執斧。以泄匠師。鄭注云。匠師主豐碑之事。以泄之。使戒其事。漢書地理志曰。扶風渭城。故咸陽。成帝紀曰。于昌陵。賜丞相御史將軍列侯公主二千石。冢地第宅。蜀本紀曰。始皇陵有銀蠶金雀。以多奇物。故俗云。秦

皇地

市

國家圖書館



004758686

